

中華民國郵務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宗 教 經 驗 號

生 命

第三卷 第七册八册合刊

生 命 月 刊

本月刊是證道團出版物的一部份。凡關於本月刊的——材料——經濟——編輯——都由證道團所特派的委員會負責。

委 員 姓 名

梅貽琦	簡又文	誠靜怡	柴約翰	劉廷芳	麥美德	陳國梁	吳雷川	徐寶謙	趙紫宸	齊樹芸	丁淑靜	誠冠怡
胡學誠	林鴻飛	余日章	夏秀蘭	張佩之	步濟時	司徒雷登	吳耀宗	博晨光	甯約翰	陳頌平	寶廣林	胡金生

質 性

- (一) 不分黨會
- (一) 不分宗派
- (一) 不分國界

發揮基督教的真理實力

宗 旨

- (一) 討論宗教教育
- (一) 研究聖經
- (一) 研究神學
- (一) 研究社會問題
- (一) 研究教會問題
- (一) 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提倡

<p>● 代印處</p> <p>北京華印書局</p> <p>虎坊橋大街</p> <p>電話南局六一三八號</p>	<p>● 通信處</p> <p>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內</p> <p>生命月刊社</p>	<p>全年十册</p>		<p>報 全年 半年 一册</p>	<p>費 一元 六角 一角</p>	<p>郵 內 五分 八分 二分</p>	<p>費 外 六角 三角 六分</p>	<p>香港，澳門，與國外同</p> <p>日本郵費與國內同</p>
		<p>廣告價目</p> <p>廣告全用一色黑字用兩色者價日加倍</p> <p>期 面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p> <p>全年 一百元 六十元 三十五元</p> <p>十期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p> <p>半年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p> <p>五期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p> <p>一期 十五元 八元 五元</p>			<p>價 目</p>		<p>價 目</p>	

目錄

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個人的宗教經驗號·(本期零售大洋三角)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以姓氏的筆畫多少爲序)

丁貴堂 王芳蓮 王善治 毛吟槎 任安良 米星如 成蒙三 仲偉儀 吳雷川 吳耀宗

李路德 胡庭璋 俞顯庭 浦化人 郭摩西 徐寶和 張欽士 張群英 張亦鏡 張志鵬

張子謀 齊樹芸 謝扶雅

著論

信條的利用

美國卜郎恩原著
郭瓊瑤譯

因信得救

同上

詩

永生永死

知爲

討論

基督徒與信仰

劉汝剛

關於嬰兒領受洗禮底討論

耶穌的戰爭觀

紹明

本	主	席	張佩之先生
月	副	主	席
刊	會	計	誠冠怡女士
職	主	幹	劉廷芳博士
員	經	理	胡學誠先生

我個人宗教之經驗

丁貴堂

自我皈依教主屈指僅五年耳。信仰耶穌爲日既淺。基督典籍又少研究。於聖教精微奧妙之理既未能領悟。又何有經驗之可言。但素蒙師友導引。暇嘗妄自揣摩。所得之愚。雖不敢謂爲經驗。何妨作吾謬見。好在題旨不注學說。而重實踐。將五年來個人所學所見所知所行拉雜書出。用備參考。愚謬之處。尙希不棄指正爲幸，爲盼。

我之基督教之要義

教會之專引人入教藉以懺悔希圖永生。予實以爲大謬。蓋基督教之要義。果僅如斯。何異乎釋教之勸人成佛。道教之誘人昇仙。既不能用以維繫人心。復不能假之昌明世道。社會國家何需斯教。斯教又何貴重視。而其能傳流千百代而益興。遍五大洲而盛行。豈非怪事。故吾以爲基督教所以能昌盛於世者。既不在乎使人懺悔。亦不止於引人永生。實以其有至一無二。至大無極。包羅萬象。物宇羣生之愛也。所謂耶教之愛者非僅自愛。亦實愛人。惟其能愛人故。能爲人。能爲人。故能服事人。能服事人。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丁貴堂）

故能犧牲。能犧牲。故能舍己。能舍己。故能流血，受死而不辭。是即耶教之真精神。是即耶教所以能挽人心世道而救國。亦即耶教所以異於他宗教也。然則基督教之要義無他。愛而已耳。

何爲基督徒之職業

世人多以爲基督徒所以宜爲者。非爲傳教士。即爲有關教務之事業。若工若商若學若仕不屑爲。不足爲。亦不可爲。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夫耶教之工能。乃爲改造社會之不良。增進人民之幸福。宣傳宗教。僅社會事業之一端耳。其他工商學仕無非人類生存之必要。使人盡爲宗教士。荒棄百工。工商未振。政學不興。社會因此退化。國家隨以不興。是宗教非止無以利社會。反因以戕人生命。烏乎可。故吾以爲基督徒之職業。不僅宗教之宣傳。及爲有關教務之事務。凡百事業。無不可爲。亦無不可充量爲之。蓋無地不有基督。亦無事不可表現基督。果能本基督之精神。處理事務。其成就常較優於宗教事業所成就者。馮玉祥將軍之成就。其一例也。故基督徒固不必以宗教事務

爲清高。而視他事務爲污濁不可爲。凡事在人爲耳。

我信基督教之緣故

悔改也。得救也。永生也。昇天也。幾爲牧師引入入教之老生常談。一般人士之皈依基督。亦多以此爲目標。而吾信基督之緣故則異是。嘗以爲人之性善惡相兼。而惡性常勝善性。如無外力引之。導之。制之。止之。則其惡性必充量發展。人因之以爲惡。故必有以制止之。而能引導制止者。厥爲信仰。卽所謂宗教也。人如有真正之信仰。則其惡性常爲其束縛而導之於正。蓋人有時雖不懼刀鉅斧鉞。而常受制於其所信仰之宗教。是宗教能束縛人之身心。使無由發其惡也。且天之生人也。非欲其自私自利。實願其有用於人也。有用於人者。必能服事人。能服事人者。必具有百撓不挫之毅力之精神。而後可。但此百撓不挫之精神毅力。非偶然者。是必有宗教之信仰。養之有素。安可言此。故人欲保全其身心，而使之歸於正。並欲服務社會國家而不挫。不信仰宗教者未見其可也。吾之信仰基督教之緣故如此。或曰宗教多矣。何獨信耶教。不知所

謂宗教者。必天與人之間有相連者。耶教既言天。又言人。天人之間。耶穌在焉。且耶穌教之真精神。在於愛人。又能有百折不撓之精神以施行其愛。果能一國之人。盡信仰之。則其國必強必盛。是卽所謂基督教之能救國也。

我現在之信仰

五年前當吾之始信基督也。於耶教之典籍事故。多未能澈底領悟。於奇能異事。尤多懷疑。吾之信仰因未能堅定。近年來蒙師友之指教。及閒嘗揣摩。以爲基督教之重要。不在乎奇能異事。乃在乎能愛人如己。能舍己服人也。所謂之奇能異事。雖似跡近無稽。而歸之於神異。已無可置辯。况篤信宗教者。要在信其主義不可注視其枝末。吾之篤信基督教。信其主義。而不注意其異事奇能。且吾尤信基督之確能救國。但所謂能救國之基督教。乃純潔無僞之基督教。非爲假冒爲善外托基督教之名。內藏禍心者也。近今之基督徒純潔無疵者。固不乏人。而假基督之名禍騙世人者。亦不無其人。昔日吾之信仰。幾爲此等假基督徒所破壞。今則知基督教聖教也。而所以有時受世人指

責者。因信之者不善也。

我之宗教生活經過

大矣哉基督教之有益於吾之生活也。蓋當吾未信教時。所有行爲。雖未至惡濁不堪。而不可謂爲十分純潔。誠以社會污穢。試探頻仍。少年人幾無力抵柱中流。自吾皈依基督以來。嘗以基督徒爲吾之招牌。其初也每當試探。強自遏抑。以避墮落。非誠心爲善。實以人言可畏。恐謂吾假基督徒之名而行相反之行爲。但久則成習。昔日心所好而不敢爲者。今則不屑爲之。昔畏人言。今主良心。昔會假冒。今具誠心。是吾今日稍較清潔之生活者。實基督教賜之。

我之基督教生活中之困難

上自父母下至妻子。近自宗族遠至親戚。除吾一人外。無一爲基督徒。亦無一得聞基督教之宣傳。吾既不能離家庭親戚而生存。其日間生活之困難。不言可喻。而吾所以能勝此困難者。實以經權互用。凡不違吾之信仰。而可合伊等之意思者。均可適從。誠以基督教之主義。非所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丁貴堂)

謂家庭革命。亦非所謂使人與人羣分離。是在以誠感之。以共化之。久則忘形。自無生活中之困難也。



本社定購「真理週刊」多份，奉
送定閱「生命」二年以上諸君，
藉示優待之意。此後按期隨
「生命」附寄，請收閱是要。

生命月刊社啟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王芳蓮女士

光陰似箭，韶華如流，計余生世，不覺已念餘年矣。回顧過去之歲月，殊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余父母俱早年信奉耶教，是以余自生世以來，即生活於耶教環境之中。幼時，常隨母至禮拜堂禮拜，漸長，即入學校；並與余三姊——從姊——共學，同去同來，頗甚相得；每至主日，同赴禮拜堂禮拜，從無間斷。至十四歲，為余信仰最熱烈之時期；於是年，即立志為基督徒，遂與余三姊，同受洗禮為教友。然而此時之信仰，未經絲毫之煅煉，或純為迷信之信仰，亦不自知。蓋以十四歲以前，所有之學校，均為教會設立；終日所背誦者，大半關於宗教之書籍。迄十五歲，與余三姊，同考入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此時為余最危險之時期，環境乍變，諸事均非，師友談話，又皆非難教會之言，咸謂在此科學發達之時，不應有此種迷信之行爲。日漸薰陶，遂與不知不覺中，遠離上帝，曾記有一次，適值孔子誕日，學校出佈告，於是日全體學生，一律向孔子致敬禮。余兄乃篤信耶教之人，爲此事，曾修書學校，聲明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王芳蓮女士）

絕不能令余等敬拜孔子，不然寧可退學。其後，學校讓步，余等遂得仍肄業於是校。自是以後，余對於宗教，益覺無趣。蓋以余不欲出官立學校，而入教會學校——其中生活太苦惱了——。肄業於是校之第二年，余三姊忽一病辭世。余三姊長余一歲，自幼迄今，未常有數日之分離。今也，頓失所依，砥礪無人，與彼非教會之人，誠相差無幾矣！假中歸家，亦常向父母申辯，謂：「上帝在那兒？耶穌亦不過一絕頂聰明之人而已。」余父聞言，深為余擔憂，輒為余解說福音之道。然余終不少動，且反勸余父，亦拋棄信仰。惟余母，余仍望其信奉基督教，因老太太無事做，借此可以消磨其寂寞之長日。余在女師校，肄業五年，舉凡晨夕禱告，查經，以及守禮拜等等，大都廢棄。蓋余此時，已自目為教外之人。所不同者，即余幼年時，所背誦之聖經詩詞等，尚能記憶，對於新舊兩約，頗熟悉也。

余卒業後，即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關於教會各種之集會，仍不常赴會。余校有查經班——青年會設立的——，每禮拜一次，余亦不常到班。其後，吳雷川先生

，來領余等查經，余遂常往，吳先生對於宗教，很有研究，彼主張打破舊的信仰，而建設新約宗教觀。其見解之特出，視之教會中，一般老牧師一成不變的講演，實相去天淵。至若，普通牧師，登台，動言：『上帝遣其愛子降世，死于十架，以救世人，故爾等應當悔罪，信仰上帝；不然，天地末日，救主再臨，將行善惡之大審判；善者升天堂，惡者入地獄……』此等言論，只可以籠絡愚夫愚婦。故結果信教者，多無識之徒。一般極愚的老牧師，當不能辭其咎也！自後，余常赴青年會，及各種教會之集會，時聆名人高論，對於宗教問題的闡明，尤多新穎的解釋——有理性的解釋。余遂覺悟基督教非愚夫愚婦之教，實為神聖不可侵犯者！欲除去社會上種種惡習，而達到改革人心，改造中國，促進世界和平之目的，端惟基督教是賴。余慕道之心，不覺油然而生矣。吾知青年學子，如余者，當不乏人。已覺悟者，固堪欽仰；而未醒悟者，可早覓良師，以解疑竇，慎勿為環境所左右，如余之多走歧途也。



我個人的人宗教經驗

王善治

劉廷芳胡學誠二位先生，請我把個人確實的經驗和覺悟，藉着本題「我個人的宗教經驗」述說出來，我看這件事，倒很緊要。所以就不揣譎陋，老老實實的，寫了這斷經驗，請海內大方道長，指教指教。切願天父上帝，祝福我們這樣舉動，使我們在他的道理上，能有實在的進步，中國本色的教會，快快的成立起來，則深慰引領了。

一，我信基督的緣故，是因基督徒的愛心：

我本小康官裔，迭遭災禍，家道衰落。年十三，先父歿，棄學爲賈，蒙戚友介紹在蕪湖弋磯山義學讀書。見洋人師圖爾醫士，並無剜眼割心等行爲，而反克己治人各種惡毒危症，且我之日食三餐，四季穿着，亦彼所賜。就想他是一個善人，以他所說的話，必不害人，加以戚友勸導，遂知信基督，非賣祖宗作洋奴，乃是靠着基督作個更好的人。於是在二年冬季，就歡歡喜喜的，領了洗，進了教。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王善治）

二，我現在的信仰，還是「靠着基督作個更好的人」：

我信仰基督，茲已二十五年。也把地球，環遊了一周。文科，神學，聖職，等文憑，弄了好幾張。學生，教員，校長，牧師，會長，幹事，主筆，各樣滋味，亦都嘗過。雖然時間，空間，學識，職務，有此種種變遷，而靈性信仰，也有諸般感應，劇戰，興革，演進。但感謝天父上帝，我早二十五年前，所得的「靠着基督作個更好的人」的觀念，至今還是透澈一貫的。就是從今以後無論生死何處，在天在地，我的希望，仍是奮勉「靠着基督作個更好的人。」

三，我的宗教生活的經過，很顯出上帝是有意志，有安排的。謹分五期，略述於后：

甲，幼小時期。在這一期內，我的宗教生活，可算是朦朧無知的。

雖然先父，常訓以敬天愛人，安分守命，以及「心好不用齋，」「忠厚重後，」等諺語。且因戚友中，有以教

西人官話而遂信奉基督者，一再提撕，「堆金如山，亦不

願奉洋教，」而我則說謊，罵人，偷竊，逃學，般般皆會。無神思想固未夢及，卻似生性不怕鬼怪。及年十二，始知下力讀書，詎料天不從人，竟於次年，喪我先考。先母勞心費力，三請四邀，延到四位和尚師爺，嘻嘻哈哈，唸了幾句佛經，飽餐一頓，賺錢數串，就捲起鑼鼓而去。但先父英靈，並未由我們所備的一鬼梯子，一升上屋頂，從屋簷縫內，鑽回家來。堂前地上，所敷的青灰，依然如故，毫無他的腳跡。他慣用的茶盃，供在靈棹上，亦未作點響聲。他所最愛的靴子，擺在靈棹下面，也絲毫沒有移動。所供的靈屋，雖比我們的住宅，優勝數倍；金藏銀庫，擺總裝滿了元寶洋鈔；男丁女僕，亦安插了好幾位；只是他杳無形踪，畢竟未來承受這樣豐美家產。當時我尚不以先父未「回煞」為憾，而所極憎的就是那班油嘴和尚。逮我進入義學，經人指破靈迷，不禁就跨竈，而奉了洋教。

乙學生時期。在這一期內，我的宗教生活，宛若陽春

初至，生意滿腔。

回憶在南京滙文書院，即今金陵大學，共肄業九年，兼治文科神道。學識靈德，以之並進。幼小惡習，幾全忘却。而在善事上，屢被推為領袖。學生病故者，多係我看。狐關鬼祟者，亦我去查。因我極想見一鬼怪，好誦教他陰間的實情，可惜終沒見着一次。而校內歷年所聚的大奮興會，亦無一次激動我的感情，使我慟悔哀救。即撫心自問，亦堪自命為一個好學生。這並非說，在學校內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沒有遇見試探，乃因腐海心窩，已充滿了基督，這些試探，即不期自解。例如欺生媚上；喜新厭舊；考試挾帶；闖堂罷課；假冒為善；私議閨閣；等類惡念，皆像雪花冰片，落於沸鼎烈火，隨來隨滅。他如少年色情，固未免時有發動，要皆臨崖勒馬，不至隕越。抵禦方法，即祈禱，察經，看書，散步，運動，或與一窻友，談道講學。至於我如何因江西南昌江召棠之教案，發起傳道志願，聖靈如何教我守庸常之道，上帝如何成全我的志願，皆載於「學校青年會叢書，第十六編，傳道團詳解，第

十三章，我爲何傳福音」篇內。早邀海內大方惠鑒，茲不贅叙。

丙·傳道時期。在這一期內，我的宗教生活，乃如勇士出征，血戰而勝，卻亦帶傷而歸，頗覺疲憊。

一千九百零六年冬季，在鎮江年議會，被派到安徽太湖縣福音堂。當被派時，即有人告訴我說：「太湖縣是一個萬惡的地方，人民蠻野，好訟，天主堂橫行，而本會去一牧師，即壞一牧師，或到任不滿三月，就自行跑退，並且那個地方遠在內地，往來極不方便。」等語，意即勸我不要一出書房門，就去冒這樣極大的危險，我感激之餘，卻回答他說：「我已將我全身，奉獻給上帝。他要我何往，我即何往。至於那個地方不好，不大緊要，因爲上帝要我，恐正爲那個地方不好，若是那個地方好，就用不着我去了。不過我也要商量我的未婚妻一下。」感謝上帝，我的未婚妻，雖亦以爲一出學校，就跑到太湖縣去，路途實覺太遠一點，然而她說：「上帝要你到那裡去，我也去。」於是在次年二月下旬，我們結婚之後，就彷彿亞伯拉

罕，一同往太湖縣去。沿途風塵，尙堪忍受，惟進入我門的福音堂，我即嘆了一口氣，對我妻子說：「我們是來到地獄裏了！」此語一出我口：就想起耶穌，隨又轉話說：「雖然如此，我們比耶穌還算享福，因爲他連枕首的地方都沒有，我們的房屋，雖像這樣低狹暗濕，霉臭不堪，倒還可蔽身啦。」我的妻子說：「是啊，我們想法子，把這間房子修改一下，即可將就了。」在禮拜日，講道的時候，來聽道者，也有二三百人。有的說我會講道，儒者亦可聽得下去；有的說我很熱心，句句出於誠懇。但是發了躊躇，永不再來的，亦實繁有徒。未及十天，果有人來，千方百計，要慫恿我叛訟，甚至有人用反間計，擊刺我說：「天主堂神父說：『先生年幼，不懂公事。』我則哂笑順推說：「不錯，我才二十五歲，剛從學校出來，那裡能懂得公事呢？」從此我就覺得耶穌當日對耶路撒冷哀哭的苦衷，他本欲犧牲全身，要救他們，他們卻總不肯聽勸。不到三個月，我的去志亦萌，但於祈禱察理之際，看到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八節說：「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

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頭，不是徒然的。」我以為這是聖靈挽留我的指示，「按本文，就得不着此意，」精神大振。在禮拜四晚禱之時，我就以馬太十章十四節，「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為題，明對他們說，我如何蒙召捨己，要救他們的真我，若定要強我為所不欲為的，則莫怪我忍心，蹂躪而去。感謝上帝，即晚有多數的人，大受感動，自相埋怨，不應勸我幫訟。從那晚起，我就一直過了七年，

合縣舉貢廩秀，紳商農賈，各色人等，慕道領洗者甚夥。募捐購地，建築禮拜堂，牧師住宅，女學堂，共開支堂四區，辦男女小學七處。聯合天主堂，聖公會，「主政者皆華人，」暨地方紳耆，創辦禁煙會，戒煙所，馴至合縣城鄉洋煙，幾全禁絕。倪嗣冲督軍時着知事張維，贈「功同拯溺」匾額。又因大旱第三年七月底，數縣禾苗，枯稿殆盡，途遇一僧，不畏烈日蒸晒，獨踞高臺祈雨，遂不覺五中發熱，信仰頓高，特發起合縣禱雨大會，徧佈六事，約

期籲禱，果於二禮拜內，合縣大獲霖雨，禾苗盡甦，是年竟有八成收成。總茲七載，人民漸相安堵，民教公會，畛域俱泯，詞訟鮮興，盜賊銳減，城鎮金錢，皆不恐慌，寒冬臘月，亦報大有之年。而本會教友學生中之蔚為長牧者，現已有二位。留美返國，而為全國基督教婦女節制會學生幹事者，亦有一位。他如充當男女傳道教員等類，則不下數十位。然則上帝命我到太湖縣，聖靈留我在太湖縣，我之順命肯在太湖縣，洵非徒然或偶倖之事了。

一千九百十三年十二月，陞任江西南昌連環司，兼半步街福音堂牧師，並豫章中學校長。復聯絡同志暨聖公會程宗洛會長，組織南昌基督教城市青年會籌備會。教友中常有人說，「先生所得薪水，頂不上人家的車馬費，而先生所辦的公事，則有四個督軍所辦的那樣多。」第二年秋季即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協會之召，為全國基督教學生立志傳道團遊行幹事。亦荷上帝厚賜，在各處受感而立志傳道者，約有數百名，以此有教友稱我為先知以利亞。也有學界非基督徒朋友，頌我「功邁素干。」但我自問天良，若

非基督教護，則我早已沉淪罪海，不在人世了。我之所以能作下一個稍好一點的傳道，基督之功也。

丁，留美時期。在這一期內，我的宗教生活，好像病夫，入醫院，休診一般。

留美之機，出學後一年即有，但我以為傳道尤要，故謝絕未受。越六年，以留學回國者，日衆一日，而少有專門科學之人，恐教會乏合格人材，以為彼輩宗教領袖，故特上書栢施福會督，甘徹妻室自備川資赴美。專攻神學，蒙彼允准，通過年議會。但忽以學生立志傳道團，需幹事孔急，再三央請展期，無已又犧牲二年。而上帝亦不虧我，特使我趁機稍積川資，終於一千九百十六年九月上旬，乘南京船，東渡黃海太平洋，毫無困苦，以熱愛所激，不願失彼大好良機，故竟不揣英語，荒疎九年，而居然操英語，對同船留學生暨西人，演說「真實爲何？」亦頗受歡迎。惟遽進入美國，則令我火熱的信仰，沉淪冰海，驚寒萬狀。使我最寒心的第一件事，即「白奴」的消息，以爲美國淨土，不應產出這樣惡人；第二件事，即在飯車中，

有一婦女，見我與她同棹，遂廢餐而去，與我素見之不分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的基督徒，懸若天壤；第三件事，

即我所進入的神學校，毫未爲我籌備津貼，我雖盡棄所有爲教會，而教會則抹面無情待我；第四件事，即彼堂堂大教育家，竟出讒言誹謗別校，以此我即陡生疑竇，覺得基督教救人的能力，亦屬有限的。更有令我對於宗派畛域，益形冷淡者，即一天主教老嫗，正在我迷路焦急之時，駕石一輛馬車，來問我是否失迷了路。我對以實情，她便請我上車，與她併坐，送我到學校去，且與我閒談說：「我每天黃昏的時候，即到此一遊，尋找迷路的人，前次遇見一少年黑人，今晚又遇見一位少年黃人，我極喜樂，我是奉天主教的。我有錢不多，皆存在一個猶太人舖內。有許多人說，猶太人不好，我看這個猶太人，倒很信實。我丈夫與我皆無甚大能幹，不過常作一點小小的好事，以盡我們的本分。我家就在那邊不遠，你公餘之時，可到我們家中來，我們極歡迎你。」我看這位天主教的老太太，倒比本會的那位大教育家，更像基督。由此我就確知真基督徒

，不是以宗派分別出來的。我在那個神學校，只住了一星期，就設法謀得一封荐信，跑進紐約聯合神學校，我未到美國之前，即想進入這個神學校，但以業經允許鹿依思會督，先到那個神學校去，又以這個神學校，所教的神學，許多人說是異端，因此就未敢先到個神學校去。然而上帝徧徧引我進入這個異端學校，實在是一件奇事。我一進入這個學校，見他們看人人爲天父上帝之子，天天冒死奮闘，要把真基督宣佈給人，好像我在太湖縣，所有的精神一樣，從此我就看出人的話，萬不可盡信。而真基督徒也不是以神學分別出來的。益發使我佩服這一流人們的，即是馬婷女士(Miss Anno Pentali Martin)能仗義疎財，竭力助我替一班受欺壓的僑胞伸冤，減少鐘點，增加工資，而使他們得着適當的生活。所以我看他們，實在不是那些稱呼「主阿，主阿，」的人，所可比得上的。於第二三年，我亦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習學法文德文，遂深悉哲理科學，雖不足完全解釋宇宙人生，然於宗教亦不無極大貢獻。且杜威，亞德培，之徒，皆能各守一偏的真理，奮闘

無己。他們的人格，確有好些基督徒趕不上的。這就令我不得不承認天父上帝是無限量的，人所得的智能皆是有限量的。基督不單住在耶穌保羅裏面，卻也住在孔，孟，釋迦牟尼，馬鳴，以及一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人裏面。聖靈微特感動人默寫新舊二約，也感動人發明上帝各樣真理。而最使我生出這宗觀念的事，即在藏室內，閱見許多泰西名人的著作，論孔子生平爲人，他們所論的，簡直是糊說。即栢施福音會督在他的「中國」(China and Her Religion)內面所論的，算在好一方面的然亦不免許多一知半解淺學拘儒的見解。我在反躬自省，己之知識道德，也沒有一日就達到完全圓滿的地步，且何時不努力信仰基督照着他的榜樣作人，何時就退化不訖。也有好些事情，上帝毫末應允我的禱告，以此我就確知聖靈當日所教之按步就班，循序漸進的庸常之道，是真實不妄的。

戊，留歐時期在這一期內，我的信仰生活，乃若病夫復瘳，精神壯旺，又思奮闘。

在剛要畢業之時，即得全紹文先生來函，約我到歐洲

爲華工青年會幹事，我驚喜異常，以爲是上帝旨意。且所學皮毛法德文字，正合所用，尤出意料之外。因此畢業之後，即跨大西洋地中海，而登歐羅巴大陸。一路與天主教人，共同禮拜，奉獻彌撒，毫不覺有甚異樣。第觀察其社會傷風敗德，種種惡事，則誠有不堪言者。我若在中國看見這些惡事，我定要大書特書中國滅亡四字。故嘗對巴黎本國留學生演說：「若以歐洲這樣這新文明，換我中國的舊文明，吾絕不願做。」我國五千年的光輝歷史，歐洲這次滔天大禍，豈是偶然無因的事嗎？格外叫我看真基督徒不是以宗教，信條，矩規，儀文，所分別出來的，即一位西國佈道使，在中國多年，也在法國華工隊作青年會幹事，天天新觀察似乎很虔誠，但是他一物賣兩價，賣給華工昂些，賣給他本國兵士就廉些，有時還開花賬一天被一中國幫手看破，就責問他說：「你爲甚麼一樣東西，賣兩樣價錢呢？賣把你們兵士，就便宜，賣把我們華工就抬價呢？你太不公平，我不帮你，你另找別人吧！」這個工人，後來遷調到我的隊上，盡義務，很熱心，幫賣雜貨，

也一文不取。他卻是一個少年總管，沒有 相信耶穌。又在法國極北海濱金克容城內，我有一友，名貝嘉（Béja），告訴跑到我的女學校門前，無處藏身，我就開門，讓他們在校內躲避，鄰友有後至者，容納不下，遂有煩言，責我不受同胞，而反受這班離離苦力。我則回答他們說：「這些中國苦力也是人，同你們一樣貴重，因爲他們先來，自然先讓他們進來。」云云。在我隊內的工人們，也是這樣說，都很感激貝嘉校長夫婦的仁愛。但是他們夫婦子女四人，皆與天主教沒有關係，惟信一位天老爺。（The Lord）又在法國中部克魯梭地方，有一女士名庫舍（Michele）父爲法人，曾在印度安南等處，作過領事；母爲德人，亦是名人之女，只生女士一人，早五年父歿，母年亦衰，女士遂誓志不嫁，而仗教授英法文字養事其母。逮我住在她家，患病之時她親自備藥餌，送茶水殷殷勤勤服事我。這樣賢孝的女子，實在令人敬佩難忘，但是她母女二人，皆是極虔誠的天主教徒。像這樣看來，宗教，信條，規矩，儀文，等類，或同，或異，或繁，或簡，皆

不足輕重。「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加拉太六章十五節」

基督徒或真或假，教教皆有。處處皆有。甚至一人，亦可時真時假，但非基督有真有假，或時真時假，乃信奉基督者，有真有假，或時真時假便了。基督絕不奪人自由志願，而強之爲真爲假。他總是教人順從天父旨意，謹守上帝真理，存大公無我之心，抱物與民胞之懷。捨己教人，犧牲濟世。從未教人仗恃所流寶血，原諒罪惡，暗昧良心，自以爲義。乃反令其良心，因耶穌受磔，格外痛恨罪惡，與之奮鬥，有非除滅罪惡，永無平安之勢。基督總是叫人志氣發揚，隨從聖靈引導，明白各樣真理，結出天國子民的善果，而絕不叫人營私舞弊，貪墨肥己，作下等動物的種種惡性的奴隸。正如我在牛津大學「基督家」飯堂內，看見維師洛理克等偉人影像的時候，忽然儼若聖靈感動我說：「就是從這些人下手，再求進化。」我不覺恍若升入光明世界，信仰爲之一振，即以此自勉。

感謝上帝，我的妻子亦能守其前言，緊隨我後，留學

美國，復赴法郎西，儕輩遂同遊英比荷德瑞資等國穿綏司運河，過印度洋，回到祖國，再與我四萬萬可敬可愛的同胞，一同，「靠着基督作個更好的人。」

切盼人人不要落泊如我，惟像師爾爾大善士，幫助個個無機會的貧苦人信靠基督作個更好的人。教會幸甚，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毛吟棧

我的宗教經驗，非常淺薄，要寫這篇宗教經驗的東西，自覺是有些够不上；只是我既是在宗教的範圍中服務，是自幼在教會之中，在宗教上，終有些經過的情形，和現在的景象，不揣冒昧的寫上幾句。

我是生在信教的家庭之中，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做主日學中學生，對於信教的原因，似乎出于自然而沒有甚麼別的緣故。

後來年紀稍長，同教會裏的人，交往逐漸多起來；初起時，我深信教中的傳道，和教友們，都是良善，誠實公正，和愛的，誰知道？不是這樣，他們使我受着很大的苦痛。于是使我對於教中發生了覺悟：如今把我在教中的經歷和覺悟，寫在後面：

(一)我受着教會中不良傳道和教友們的欺哄，使我發出覺悟的心，注意觀察教中的人物，善與不善，和真傳道及飯碗傳道的分別。

(二)教會的辦法，我素來目為神聖的，不可異議的，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毛吟棧)

詎知有許多老資格的人，私心自用，將天道遮蓋起來，拿人的習慣來傳作道理；于是使我發出覺悟，如今猶太化，西洋化的教會不能信任了。

(三)宣傳真理，宗教家應做的事工，拘守陳法的前輩先生，將舊法老道食而不化，把信徒束縛到一個來生的天堂裏面，既使在世無所事事，只盼望來生享天上幸福自誤誤人，理性不講，真道不傳，但說幻夢迷人之話，于是使我不敢追隨他們的腳蹤。我既不隨從他們，學作鸚鵡語，那麼我的信仰，自亦有些不同，今將我的信仰，述說在後！

我信仰上帝，是善力，是凡諸善，都出于他；人敬上帝，不是為懼他的威權，是崇奉他的美德善意。

我信仰以上帝是獨一之靈，是叫人的精神依賴他；人心就可以統一。

我信仰上帝是公理，賞善罰惡，非如世上的法官，乃憑公理的標準。

我信仰上帝是給人意旨自由，和充分的理知，可以分明真偽。

我信仰基督救贖個人的功能，必定引到全社會。

我信仰基督理想天國的主義，就是平等，和平，博愛，良善，真實，信義，親密，——必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信仰福音必能脫去人的障蔽，可以活潑潑地表彰出來。

我信仰教會必能做信徒靈性的家庭，可以實行聖徒的相通。

我信仰基督是生命之主，信主的人可以得着豐富生命，因此可以有猛力的服務。

我信仰基督的主義，可以包容各宗教，成就全美的宗教。

我信仰基督的教義，不與科學哲理抵觸；並且有糾正科學哲理謬誤之點，而引到完全的地步。

我信仰基督主義的新教會，不久就能實行出來。

我的信仰，上面已經說過，講到我的宗教生活，我本來在舊信仰中產生的信徒，對於許多玄說無稽之道，當作

不拔之基礎，這樣的傳說，對予智識簡陋的人，似乎有些效力。到了近幾年來，我就覺得前頭的差處，我就改變方針，將玄學，理解，分別施行，才覺得不背真理，符合福音大道了。

我在舊信仰時代，作宗教的舊生活，倒是容易敷衍過去，我改變方針以後，有些前輩的健者來斥責我，說我看了不應看的哲學書啦，科學書啦，和別教的經典啦；說我做了批評的文章刊在報章，是損害……什麼了。說我講的道理不能救人。將我傳道的地方硬要調動了，這種種的困難我是備嘗足夠了。

我如今不為自己辯護，我覺得我無論做一什麼事，終沒有使人受我的害，我無論得時不得時，終要把福音傳開，使人得着福音的好處。資產階級，權勢高位，日耳曼帝國式的教會，很深信不久就要過去，今日壓迫施教，就是遮避福音的罪人。受困難的人們，就是要做將來新教會種子。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任安良

(一)我要寫我信基督的緣故，就得回想我未信基督的時候。

不曉得甚麼是基督，我住在古襄平北邊的一個鄉村裡，都是以拜偶像為世傳的信仰。不但未有信基督的人，連一個傳基督教的也未曾遇見。我從六歲入私塾，直到十九歲我父作故，可說我是盲從祖傳的一個迷信者。對於家庭

之生活咧，父親的生事死葬咧，也都臨時遵守些媽媽的論調，家中遺傳非佛非道非儒的儀式。我曾記得十四歲的新年，跪拜天地牌位，污穢所穿的新衣，當時就很厭惡這種規矩，但是還得牢牢守着。到我父離世的那一年，教我於悲痛之餘，學習那些無用迷信的瑣屑禮節，更是使我難以為情的嘔。二十歲我投入奉天省城警界服務，晝夜奔忙，就很思想無父何怙那一句話。加以未受真正宗教的指導，每日生活在五里霧中，由糊塗迷信的人生，變而為悲傷憂思恐怕厭世的生活。日以繼夜，無時能脫此種環境的暗傷。有時遇見難事，即覺無父之苦，久之憂勞成疾，以急性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任安良)

胃炎，漸成慢性胃加答的沉疴。飲食少進了，形容憔悴了，諸醫束手了，奄奄一息，孀母苦勸。請僧念經咧，延巫跳神咧，雖甘為魔鬼之奴，終於實病無補啊。三年病魔，苦累全家，在無指望中，遇一望道友，姜士林字文遠者，精通針灸，施醫吾疾，未半年，而大愈。日日教以福音，授以針術，初未相信，久感其愛，略研究之，病愈受洗，歸依基督。

(二)我現在的信仰，確實由讀四福音漸漸覺悟中學習實行。

生出來的。我確信基督是上帝的化身，也是人們完全的模範。他的內省啊，自修啊，默禱啊，行善啊，服務人羣的勤懇，處世恒忍的犧牲，憐恤衆生的熱愛，拯救衆靈的全能，明證已往啦，預見未來啦，苦心孤詣，捨己為人，足殼作我一生學習效倣作人的，親神的愛人的，目標。我必十分仰瞻這位救主，至死永不改變，求主成全罷。

(三)我宗教生活的經過，要由我二十七歲信主那年起算已，

已經度過十年啦。初信的時候，家人不大在意，未半年我的三個男孩，一個女孩，都信了主。又半年我的妹子玉純，也入了教，現在南京修神學。第二年內子學道了，我母親到教會了。全家八口都歸主，由此每日晚八點有家庭禮拜，得了親戚朋友們作教友的十餘名，望友二十餘名。後來我離了政途，專門義務傳道，代針病人，二年生活，屬靈的，屬體的，都受了不少的試探，壓迫，到底因靠主得勝有餘了。三十歲又投身政界，作丈地事業，得於公餘，對蒙人佈道。三十二歲到黑龍江拜泉稅局，作了五年稅吏，求主給我立一教會，到是很興旺的。我以保羅為師友，他說我傳福音，不要工價，免得用盡傳福音的權柄，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傳福音，若不傳福音，便是有禍了。這五年中教友的復新數十名，望友的受洗五十餘，受靈感者有人。去歲十月來到這綏化縣署，仍是作我筆墨生活，也是照常作我職業的佈道，由拜泉稅局中得的教友十有二名，隨來共事，每於晚間在署唱歌談道，是又不能不感激上帝啊。

(四)我宗教生活的困難，可是不少。

現在我是三十七歲啦，初信的時候，是因久病孀母弱妻，都因病無見好的指望，姜醫生於治病之餘，講道理，作見證，尚可入耳，待我病稍好，就大反前情了。一面煩惡醫生，一面責我不孝，我於久病將好又受武斷迷信家規的壓迫，何能不困難呢。後來我跪禱上帝，感動全家，哭祈天父，救我家母。二年內全家歸主，家庭難處過去了，生活的難處緊相連。我在警界作筆傭，竟因信耶穌不見諒於官長，迫不得已辭差啦。二年的奔走，難得很哪。一時親朋的譏刺，以代謀事為條件，逼出教者有之；以助生活誘迫離主者有之，以若果不離教餓死無人問威嚇者又有之。有時流淚不止，以禱告得安慰，勝此難關。此後上帝開我人生觀念，因保羅說，信的時候作何職業，仍可作何職業，總要得些人就是了。遂又流落到政界裡來啦。今年計算度過七年，其中因講道不得同事的歡迎，因行道不得官長與同事者的贊成，反加之以陷害，造之以謠言，幾乎投身於監獄。感謝上帝，因其賜我虛清的心，恒久的忍，所

以我在教會裡頭，對於外國的教牧啦，大夫啦，教育家啦，有所諫正的，就直言的諫正，有所應行的，就快樂的力行；對於我創立的教會，望教友咧，執事董事佈道士咧，辦學堂咧，佈道咧，作公益慈善事咧，遇見種種困難，都學會了視爲成功之母。就到現在，這種難處，並未止住，有生之日，難處俱存，我望靠主勝過就是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號



北京基督教通信研究社特別啓事

本社講義原特爲住在北京的朋友們作研究基督教的材料，近日外城的同志紛紛來信囑寄講義願與我們共同研究，我們很以爲榮幸。惟郵費突增，超過我們的預算，我們不得不略加限制，以後凡外城的朋友們要得講義，須附寄一分的郵票七分。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米星如

生命月刊要我述說我個人的宗教經驗，我想這種經驗是很難人各盡同的。我最佩服梁漱溟先生的說話：『宗教完全是出於特殊的宇宙。……』現在說到宗教上個人的經驗，却更是特殊中的特殊宇宙了。不過若是把這種更特殊的經驗赤裸裸地說出，藉着靈性上的『交感』，知識上的『推理』，當能做別人宗教生活中的一個『互證』。

我在前三年——一九二〇——方才信了基督，受洗爲基督教徒。若說到我所以信基督的理由，在現在看來，却很是薄弱得可笑，——或竟說是不能成爲理由！

我自從一九一五年因爲在一個中等學校裏，以學生的資格創辦一種專揭地方黑幕的出版物，被那位校長開除了以後，就跑到安慶一家報館裏去當編輯。一九一八年，有一個朋友在安徽滁縣辦了一個學校，要我去幫忙，我就到滁縣做小學教員。那時結交了一個朋友陳經君，他在滁縣辦平民教育事業多年，我別的事都很敬重他，惟因後來知道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心中却有些不高興他。他很看得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米星如）

起我，把我當做好朋友般看待，直到我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他常常要我到禮拜堂裏去做禮拜，查經，我心中雖是十二分的不願意，但因爲他的那付熱情，竟好多次沒有抵抗他的勇氣。我到教堂中去，見了那些牧師教友們，不知怎麼總有些成見在心中，以爲他們不過是用些假仁假義來迷惑人罷了，所以他們越向我殷勤，却越引起我的好笑。但以後往來既頻，默察他們做事的精神，交際的信用，如聚會守時刻，熱心公益等，都非地方教育界所能及！於是稍稍引起我的同情。後來我因事觸犯了那地方的知事，就辭職返里。那時我有一班小時同學的老朋友，在家鄉中已經辦了許多的事業，在社會上也佔有一部分的勢力，他們很歡迎我加入他們的團體以實行改良地方的素志。恰巧那時滁縣教會因爲陳君的介紹，要聘我在本鄉開辦教會學校，我就答應了。我在本鄉全椒縣辦教會學校共計三年，同時也幫助朋友們做些社會上的事業，我們創辦了改良月刊，整頓了通俗圖書館，組織了讀書會，並且實行了監督地方財政，選舉等等的責任，以致引起地方上強有力者對於我

們的惡感，於是我們所做的事業，就屢遭失敗。

那時我們儘量去讀新的出版物，於是新青年，新潮，等等雜誌，就代替了庸言不忍大中華，而哲學，文學，社會學等等叢書，更分類地研究起來，竟組成一個小小的學社。那時我開始讀了赫克爾的一元論，柏格森的創化論，既引起我對於斯賓塞達爾文學說的懷疑，就不禁發生我對於宗教上的傾向。我因為教會學校，所以聖經也得以常常披閱，當時我竟儼然是一個「慕道友」了！我對於耶穌的言行，實有十二分的欽佩，有一次我們學社中開暑期講演會，我竟講了一篇「耶穌革命的精神」，致引起朋友們的猜疑，大家說我已經受了基督教的同化。我當時氣急不過，當眾辯說我決不會變做基督教徒，但耶穌的精神，我却不能不要崇拜！其實我那本鄉，教會不能和知識界聯絡，又因為交通的不便，鮮有開通些的宣教士往來，社會上的事功既少，人心的隔膜極深。所以教堂中成日冰般清冷，而所與往來的，不過是三五個「拖着大辮」的人物！朋友們對於基督教的懷疑，自是勢所必然的事。

後來我因為在家鄉擔任了上海某報的訪員，以致觸動官廳方面的忌怒。起首由一位鄉紳向我關說，官廳每月將津貼我個人的金錢，我竟把這事披露到報紙上去，於是官紳方面就聯絡起來要和我作難。恰巧這時陳君迭次來信勸我進教，縣教育會會長杭君並宣言定要我和他一同受洗，我當時一方面是承認了耶穌的精神感力，大可以加增我的勇氣和輔導；另一方面却以為進了教後，則不必懼怕於黑暗勢力的壓迫了。所以當我在縣教育會和杭君一同受洗時，曾向衆宣言：「我願基督的精神做了我的精神；我願我能為人羣犧牲，一如基督！……」

我現在確已明白只有篤信上帝，仰賴耶穌，方能有充滿的愛心，犧牲的實力。並且又深覺得抵抗黑暗的勢力，戰勝罪惡，却不一定非要依教會做什麼「護身符」。然而那時進教，是絕對的不信任有什麼上帝，並且否認有超絕底聖靈的能力，只憑着耶穌人格的感化，願意皈依他的麾下，做一個改造社會的小卒罷了。現在的信仰，是已經不同於從前，我現在深信我信仰中底上帝是慈祥和憐，超絕

現世，而爲真美善的結晶，一切人類靈性之父；並且基督耶穌的慈愛，犧牲，公義，謙卑，具有誠篤勇毅的精神，感化人心的偉力，歷數千百年而反如新者，實由於神的交感遠大而雄厚所致！所以我信上帝的大能是貫澈古今，普及萬世；而基督耶穌活潑的生命，也正是無始無終的充滿人心。

我自進教後，靈性上的功夫，實很疎忽，其中有兩大阻力，使我的宗教生活中橫生阻碍：（一）我不肯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二）我不願意崇拜一個「主」。我當時崇拜耶穌，不過是崇拜他那「人格」和「精神」，而非直接崇拜耶穌自己。因爲我深以爲自己是天地間的主宰，崇拜別人做「主」是辦不到的事！因此，我很害怕禱告，每逢聚會的時候，我心中惴惴不寧，惟恐主席者請我祈禱。我還記得當我受洗的前一晚，和幾個人在一位西牧師家裏聚會，後來各人爲我和杭君明日受洗立下禱告，我只敢在地板上，及至聽到別人禱告中提起我的名字，我的心不禁怦然。覺靈上出了許多的熱汗，靈到我的時候，我竟顫慄起來。

平時的勇氣再也不能鼓起，竟也半吞半吐地閉着眼說了兩句。

在受洗之前，會有許多朋友多方勸阻我；收到這種函件有一大疊。有些以科學的事業勸勉我，有些以文學的事業相期許，更有些指出現在教會裏的弱點以爲警告，無非想我不做宗教中人，然而却都被我看成他們言語中的破綻，而把他們駁倒了。受了洗之後，漸漸有些靈修的需要，並且深覺前此所思所行，實難免有貽於靈魂上的純潔，而物質界榮華的觀念既經破壞，更痛惜於罪惡的沉淪，乃漸知認識教主——而願與靈性之父我們的上帝復和；至是信仰的根基方始確定。於是人生觀就爲之一變，自覺現在的境地，實多開拓於從前；而情緒的豐富而熱烈，知識的滋進而推廣，意志的雄厚而闊大，皆是前此所不曾有。

前兩年我見教會中種種變遷的舉動，重重不能公開的黑暗，——如階級，專利，敷衍……等等的行爲，不無要項。我認到宗教本身的罪惡，而感那美宗教的悲愴；並且此時有幾個好朋友要我加入於他們的團體裏，努力於自然科學

，而叫做「征服自然」的健者，於是我對於基督教的信條，就不禁起了種種的疑問：

(一)基督教是「一神」的宗教，為什麼要說一體面有三位；並且那所謂「天使」的又是什麼？

(二)上帝是至善的，為什麼要創造魔鬼以害人？

(三)上帝是全能的，為什麼不除去害人的魔鬼？

(四)敬拜上帝，是不是表現出自己意志的薄弱？

(五)聖經中所載的「神蹟」，是不是真實的？有沒有善明的可能？

這種種疑莫決的問題，不絕地在我心中和我宗教上的信仰交戰，雖然至今未能完全解決，但我的信仰方面却已佔了優勝：

(一)以為教育不能完全表現宗教的精神，這是教會的罪惡，而非宗教本身的錯誤。——並且，教會的罪惡不能除盡，乃是我們基督徒本身的恥辱！

(二)以為宗教不但不禁止我努力於自然科學，實更將助我以努力，「征服自然」，為人羣謀福利，以達到宗教上

最高的目的。

(三)以為宗教的感化力，是不可思議，不可以人的理智推測得出；三位一體的信仰，原不礙於信仰所得的實屬效力。

(四)以為我個人所得看的宗教生活，實為前此所未曾有；若遵此循行，自能達到圓滿的妙境，更不必求解釋於神學上煩瑣的問題，以自害於寶貴的信仰。

我現在宗教的信仰雖然較前堅定了許多，但宗教上的造詣實未能深至，所以非特各種神學上的問題，無法去解決；並且因為今日宗教上思想的變遷，且發生重大問題，趁此機會提出，以公同志們的研究：

(一)從前猶太人的上帝是不是我們今日信仰中的上帝？若說是的，則我們今日的信仰實和從前猶太人不同；若說不是的，則「教恩」實自猶太人傳出。並且若是從猶太人思想上的進化去解釋古今上帝的異同，則上帝實或為人類思想中的產物，有沒有破壞信仰的危險？

(二)今日教會有各宗派的分歧，A宗派的上帝是不是

B宗派的上帝？若說是的，則A、B兩宗派的信條實不是一樣；若說不是的，則皆隸屬於同一的宗教。若是以為信條上的異同原不害於同一的信仰，則信仰既同，信條爲什麼偏不能合一？信條不能合一，對於「同一信仰」能不能真實？

(三) 現在佛教的學說盛倡，許多教友提倡以基督教化之。佛教的信仰是不是與基督教的信仰同一？若是同一，爲什麼又要來化合？若是不同一，並且，倘使佛教也抱着化合基督教的目的，則基督教又怎樣可以保存其原有的信仰？

(四) 世界各國因民族，地理，和歷史上的不同，各有其特殊的色彩和性質；現在提倡中國本色的教會者甚多，而主張以基督教化除國際間界限以達到「大同」的目的者更非少數；若是各國都要發揮其國家固有的色彩和性質，則「大同」的主義在基督教中又怎樣能實現？若說只要使世界的信仰大同，即是基督教的目的，（據余日章先生前天和我的談話如此）則各國固將以基督教爲其「國性化」，——所謂本色教會——則世界的信仰又能不能果真趨於大同的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米星如）

途徑？

九二三，一，一五。



NOTICE

WE CHARGE 25 CENTS
EXCHANGE ON EACH
PERSONAL CHECK

THE MANAGER

私人支票每張應

貼水二角五分

本社啟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金陵神學畢業生 成蒙三
長沙長老會牧師

我是一個非基督徒家庭的兒子，我整十歲的那一年就是主曆千八百九十七年，我住在湖南的衡陽縣城北，城南有一座很大的壽佛殿，這廟的前面右旁是湘江河岸，岸旁有倫敦會的一個禮拜堂，那年的陰曆二月初八日有壽佛的慶祝會，大鬧花燈甚是熱鬧，我跟了一路花燈去玩耍，不料那路花燈竟仗着人多要到禮拜堂去尋釁，他們責禮拜堂不燃放歡迎，就打起來了，把許多的小本福音書散在遍地，我却拾了一本馬可福音並一本約翰福音，非常歡喜的時候，忽然衆人慌了！說官與兵都從後門來了！他們不要命的跑，我也跑，我因為欄杆門倒了我絆倒在地，他們整千的人並不憐憫我，只顧從我身上踐過去，儘末後來了幾個兵，有個兵把我拉起來，我的胸前早都成了泥漿式的地皮，但我不覺有疼痛，仍拿着書回去，到家解衣觀看並無一點傷痕，從此我就認識耶穌兩個字了，每每聽人讚歎耶穌就心裏喜歡，聽人謗譏耶穌就憂愁，也不自知何故，等到千九百十年因爲一位俄人牧師的殷勤教導並我憎惡假基

督徒的心意所激，我就做了基督徒，並且作了傳道士。從那領洗的日子到於今，我是信宇宙和其中一切有形無形都是一位創造者所支配，並信基督就是耶穌，而且他的愛是周到的，他的愛就是要世上的人類都領受祂會然後表現於言語動作裡，這愛是基督教純潔真美的生命，已往未嘗破過產，現在不會破產，將來以至永遠也不會破產；他若破產，就是這宇宙破產了；他們沒有破產，他倒成了新宇宙了。我自領洗以後，沒有懷過疑，但也做過許多不當，有好幾件是在上帝面前成了罪案，然都因他的愛力與榮耀的光照，激勵我痛悔，未至「愈趨愈下」，「流而忘返」，並且在窮乏的時候就因着星曜雲舞，鴉噪鷄鳴，覺基督備這些以慰我的寂寞，稍有富裕則反覺鶉結鷓而者常環左右，境殊不樂地憂了。等到兩手空了，樂又來了，祈禱也勤了，書也能多讀幾頁了。有人勸我當儲蓄些以防意外，只是我總不能，我在宗教生活中最困難的就是這一點來的，我覺一天說幾點鐘的空話能表現基督多少的愛呢？能吸引幾個人歸基督呢？我的困難是多有說話的機會，缺少物質表

愛的力量，譬如有時主若對我說你給他們吃！那末，我呢，一個餅一尾魚也沒有。以致我有時向上帝說：主阿請准我五年假在你的教會工作上，許我在一個商務上或農業林業及畜牧裡得一個機會，將來呢？我要種一個五十畝地的菜園，五十頃地的農場，廿方里的林場，六畜並牧，工廠齊開，男女小學八個，中學二個，大學及研究院共一所，百個病床的醫院一所，到那時的我呢？餓了的請他來吃，渴了的請他來喝，赤身露體的請他來穿，作客旅的請他來住，病了的請他來就醫，在監牢的我去看他，當娶的爲他預備房舍，當嫁的爲他預備裝奩，我的口不住的傳福音，我的心很自由的享天國的快樂，我的這想終成了夢呢？我的困難就要同我進到墳墓了！但我信主是赦免我的，我的魂靈仍是在我的樂園裡阿們！阿們！

一九二三，二，十三，長沙長老會

收報費的辦法：

- 一：報費全年一元，郵費一角五分，京內京外一律；但外國，香港，澳門，郵費五角；
- 二：在郵匯通行的地方，用郵局滙票；
- 三：在郵匯不通行的地方，郵票代洋按九五折算，並以一分的爲限；
- 四：私人支票，每張應貼水二角五分，
- 五：京外各處由信寄外省和外國的鈔票，本社爲免違郵章起見，一概不收。

本社 啓

自歷明證

仲偉儀

由經驗而堅信仰

致生活常抱樂觀

記者生長在基督徒的家庭裏，從四歲就隨父母離開黃縣本鄉，到煙台西南河居住，厥後教會中人多呼該村爲伯大尼聞道最早，不得機會與流俗接洽，受種種卑污的沾染，每日對於家中禮拜，祈禱，歌詩，讀經等事，習慣成自然，非常快活，六七歲親承庭訓，在家認字念書，八歲入小學，朝出暮歸，就玉皇頂東教會義塾肄業，當時雖無正式體操，而往返上下山坡，自然運動，且學舍地址，背山面海，空氣特佳，甚合衛生，令人身健神爽，健廻想幼穉時期的境遇實在覺得有幸福，當感謝上帝，正如保羅所說，從母胎裏被選，施恩召我的話了，及至十一歲，先嚴赴即墨縣當牧師，全家偕往，只剩自己在煙台讀書，因下榻校內，智識漸開，試誘漸遇，賴有牧師郭顯德業師王子樵皆係基督忠僕，訓誨多方，不致蕩檢踰閑，兼受德智教育，年十五，畢業於崇實學校，轉年與同學劉君壽山，偕往登郡文會館

自歷明證

大學修業，是校山狄東明博士創設，人才濟濟，良師益友，多所觀摩，念一，照章畢業，留充本校教習，念三，考入邑庠，念四，丁母艱，適值赴省垣鄉試，歸途至濰縣，驚聞噩耗，匍匐奔喪，星夜趕至登郡，已三日未進飲食，以致胃經受損，消化力弱，事後思之實係不善保身勉強從公二年，念七，決計辭館回里，在鄰村教讀二載，揣摩舉業，藉以休養心神，按前清時代教外學塾，不設孔子牌位，並讓守安息日的，得未曾有，若非神恩啓牖，本地學東，焉能如此忠敬優待呢，更未料到自己的道心，反在這兩年內，重新堅定大有覺悟，因向來在教會中間，聽講教道，視爲故常，禮記上說，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到此離羣索居，纔覺得靈性飢餓，爲善乏力，私慾亦有時發動，本打算乘機用儒書格致誠正的工夫，及至悉心體驗，畢竟非祈禱不能誠意，非研經無以正心，非靠神力幫助，斷難勝過邪慾惡魔，日進光明，再逢春秋二季，赴登州教會禮拜，聽講，或領聖餐，倍有滋味，年三一，就北京崇實館教職，丁酉科，蒙順天府尹胡公芸樞，咨送總理衙門錄課，

得隨各省奇才博學，北闈應試，薦卷未售，復中運喪妻，是冬元配李氏國香病歿京寓，遺下二女二子，失恃堪憐，余以爲父的兼爲母職責，公私交迫，勞碌可知，三十四，考入經濟特科，旋充京師大學堂教習，三十五，續娶燕京聖公會斐德院女教習張氏蕙貞爲繼室，三十六，學生雙子，喜動鄰里，正以爲否極泰來，孰知不幾日拳匪發難，身遭浩劫，全家離散，顛危萬分，幸而天心有在，妻女散而復聚，長次兩子，後先在濟南尋得，中外稱奇，說不是冥冥中有保佑他的不可，遂任山東大學教習二年，嗣因禮拜孔儀注，與教規不合，辭職，應基督教青年會之聘，至天津幹事，十有八年，會因公赴日本東京，寰球青年大會，並參觀過上海，南京，蘇杭，武漢，各處，教會情形，獲益良多，辛酉夏，辭職寓都門，著書明道客春西赴長安遊歷，親觀天國軍人實況，指往年的陸軍十六旅去歲的十一師言歸至汴京，留督署佈道數月，藉資閱歷，總之鄙人信道五十餘年，受完全教育，歷任執事長老，會董，教導，等職，經過崎嶇不平的境地，許多喜，怒，哀，樂，可泣可歌的事情，倘使知行如一，勇往直前，將比起古昔刻苦自勵，能知非知

命的人，不該多讓，今竟依然故我，瑕瑜相參，每見後來居上的信徒，精進無息，深覺抱漸，然究亦不無心得，略舉數端如下，以求彼此印證：一，確信宇宙有真神，愛吾人，勝過吾人愛子女，並遠過吾人的自愛；二，兼信世界有魔鬼，尋找機會，誘惑人類，但不能破壞上帝的意旨，妄害信徒；三，自信爲善的力量不足，逢得意自恃，必致失敗，虔誠依靠主，軟弱時倒得勝強；四，深信祈禱大有效力，凡合理的禱告，必蒙應允，是出鬼入神唯一方法。故此對於真道，縱有離合進退的時間，要不敢背道而馳出乎範圍，任處何境，作何事，總願直接，或間接，佈道，心中纔覺着平安，越能多爲上主作證的職務，越覺快慰，金錢的勢力，不足爲苦樂權衡，進項多的時候不必道德增進，入欸少的時候，未嘗福氣減薄，倒像與實惠，有反比例，而且疾病憂患，都是天父懲誡所愛子女，用的妙術，試煉信心的利器，醫治靈魂的良藥，料想吾人今生，難免不如意事，應當看爲與自己有益處，甘心忍耐，隨遇而安，無往不適，那怕命途多舛，均抱樂觀，會有位老友告訴人說，仲某莫論如何倒莓，終不懊喪，可算是知我的了。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吳雷川

我自從民國四年，在北京聖公會受洗，加入基督教會，到現在已是八年。這八年中，我的信仰屢有變遷，我的生活，狀況，也不能說是合式。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假如在八年前未曾信仰基督教，恐怕現在的生活，更不妥協。這是我確實承認，常常要感謝基督教的。所以我很願意，將個人經驗述說出來，供讀者諸君的參考。

我將要提到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就不能不先述我個人的略歷。我是同治庚午年，（主歷一八七〇年）生於江蘇徐州府地方。（原籍是浙江杭縣）那時科舉制度盛行，我幼年所受的教育，無非是為科舉的預備。在十七歲以前，和我母親朝夕相依。我母親是個敦厚慈祥，富於忍耐性的人。我深得着無形的感化。現在追溯起來，可說這是使我的性質，能接受基督教義的第一原因。從十七歲到二十八歲，我一方面僥倖得了科名，一方面卻因家庭境遇的困難，練習了忍耐，並且得着機會，讀了幾種有益的書，自己纔知道學着為人。這可說是我的志趣，後來能和基督教相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吳雷川）

近的第二原因。其後我在江蘇浙江北京三處地方，當過六年的學校監督，多和青年學生相處，覺得培養青年，正是我的志願和責任。（雖然我很缺乏教育的知識），及至民國元年，我被調到教育部，薦任為僉事，派在文書科辦事。（現在還是原來的地位），當時新文化的潮流，還沒有發動。既入了政界，也不知道去尋找服務社會的機會。每天到部供職之外，不過是隨波逐流，酒食酬應，一天一天的度過。但有時清夜自思，總覺得這樣的生活，究竟沒有甚麼意義與價值，精神常感不快。這又是我的感想，使我需要一種宗教的第三原因。恰值有兩位朋友，正在研究基督教，於是我就加入他們的團體，共同研究以至於受洗入教。

我最初對於基督教的概念，以為基督教必是能改造中國的社會，所以我願意信仰。及至受洗入教之後，研究新約書和別的參考書，有二三年工夫，雖然對於耶穌的言行，十分敬服，卻總不免為神學的解釋所遮蔽，轉覺於教義的中堅，不能十分明瞭。就如（一）耶穌的上帝觀究是如何；（二）耶穌何以為基督；（三）耶穌受死如何是救贖了我們

，種種緊要的問題，自己不能明確解答，也得不到別人的指示。後來放膽多看新文化的雜誌，以及非難基督教的論說，又重將新約仔細研究，近兩年來，纔算得着些光明，不再有從前爲神學所遮蔽而迷悶的情況。依我現在信仰說來：第一，我承認耶穌是澈底覺悟人類天性所固有的知勇仁（信望愛）三達德，並且能充分發展這三達德的人。他與上帝合一，正因為他能盡其性。他能盡其性，所以是人類的模範。他既深知惟有捨己是人類脫離罪惡創造進化的唯一方法，（喪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他就自己實行出來。他的計畫，不是爲一時代一種族的國民，而是爲千萬世的全人類。所以他是我們人類的救主；第二，我以爲凡屬純正的宗教，必是從人類靈性上發明。而人類在人世上唯一之目的，乃是爲真理服務，使社會進化。基督教在本體上，專一注重人的靈性，正與佛教同源。更在致用方面，注重社會改造，不像佛教祇談哲理，偏重個人，容易使人厭世。所以基督教實爲適應現時代需要的宗教。這是我可以鄭重說明的。

原來宗教的效能，就是引導各個人生，得着正確的觀念。而基督教所指示的人生觀，就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我自從加入基督教會以後，數年之內，幾次經過家人的死亡疾病，在人事上可說是不幸，但我對於人生，能够不抱悲觀，實是信仰基督教之賜。我常想着改造中國的責任，是在現時代的青年學生，而欲保留青年有用的人才，使他們得意時不至於隨從世俗，失意時不至於牢騷抑鬱，唯有信仰基督教，是萬全的良藥。因此，我在北京，多作傳道於智識界的工夫。除了在聖公會擔任名譽誨道者一年，和平時領查經班之外，凡是北京基督教各團體的事業，差不多都與我有分。有時我覺得工作太多，精神上好像有一種壓迫，但換一方面着想，我又不能不感謝各團體所給我的工作，實是於我有益。因爲像我所處的地位，和我家庭的環境，如果不是有正當目的在前引導，更得着許多服務的機會，我一定難免小人間居的危險。正如保羅所說：「若不傳基督就有禍了。」

但是我個人的宗教生活，因爲我個人品德的缺欠，也

發見許多困難，使我常自以爲不足。第一，是我因爲生計所困，不能捨棄現任的地位，專做有益社會的事。我每天到部供職，是一種機械式的勤務，（文書科的職務本是機械的），而所得的薪俸，卻不爲少，我常覺得靦顏。於是不得已自爲解說，以爲生在現時的社會裏，不妨藉着官吏的薪俸，養活身家，卻另在宗教事業上，寄託性靈。但這彷彿是成了兩面的人，能說是合宜麼？第二，是我常覺得「行有不慊於心則餒」。論到宗教的生活，應當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我初入教會，信仰基督教狹義的時候，自己頗曉得戒慎恐懼，行爲不敢放縱。及至信仰放寬之後，對於神的觀念，漸漸薄弱。因之意念行爲，也就不知不覺的疏於檢點。所有社會遺傳，和自己數十年習慣的種種罪惡，常常乘虛而入。偶一失足，作工便不能活潑有力。這是何等的困苦呢？第三，是我的知識不夠。現時代要和有智識的人講論宗教，必須自己於各種學術，都能略窺門徑。

我既不通外國文，不能看歐美新出版的書，又不懂得科學。縱然竭盡我的理想，廣設例證，終不能使對於基督教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吳雷川）

義懷疑的學者，融通諒解。因此我作工的效用和興趣，當然減少。這三種困難，常常刺激我，使我不安。我想要，勝過困難，祇有隨時自勉而已。

以上所寫的很是繁瑣，沒有甚麼價值。但盼望傳道的人看了，知道宣傳基督教，務要使人在理性方面，充分的解，不可使人迷悶盲從。基督徒看了，知道要作成一個純正的基督徒，是何等艱難，惟有一心向上，努力自愛。非基督徒看了更知道在這惡濁的社會裏，要求適當的生活，有了宗教信仰，尙且難免困難，若是沒有，恐怕更容易墮落，宗教到底是有益於人生的。那末，藉着我個人的經驗，也就足爲鑑戒了。



愛閱本報諸君：

本社爲清手續起見，茲有下列緊要的聲明，請注意是幸：

一：定報時以姓名和地點，清清楚楚的示知本社，以免寄報生錯。（請別先用英文的，後改漢文的，或先用姓名後又用號，以至有事與本社交涉時，難於調查和答覆。）

二：報費須直交本社，發給收據後，負寄報的責任。若將報費交付他人，沒持本社收據者，有何舛錯，本社概不負責。

三：遷地址時，須先函通知本社，並須詳細說明由某處到某處，以便改寄報簿和照寄。若報已發後，才通知者，本社不負補寄的責任。

四：報費沒有給清，本社已行函知者，其尙缺的數目請補交。否則本社按所收的報費，照零售合算寄報，請原諒，勿來信見責。

五：寄報一節，本社深信都按期寄去，惟投遞的地點，處在不靖的地方，或曾經不靖的地方，以至遺失或郵局暫留者，本社不負責任。若來信說明，本社有餘報時亦可再寄，沒時恕不答覆。

本 社 啓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吳耀宗

我是一九一八年六月領洗的，到現在是四年零九個月。自從信了基督教以後，我的思想，和我職業的觀念，起了一個大革命；在無限的前途中，發見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在寸心的泉源裏，流出不斷的快樂和平安。

我是一個好作幻想，富於情感的人，對於宇宙和人生，從很小的時候，就發生了種種的疑問：我為什麼生的？我的生從那裏來，我的死往那裡去？這個無限空間，無限時間的宇宙，究竟是什麼？這些問題，愈想愈奇，愈難回答；但是「為什麼」這三個字，總沒有離開我的腦子。

以後我漸漸的長大，我又發生了一個大問題：世界為什麼有這樣的痛苦？人類為什麼有這樣的罪惡？人人都有個良知，為什麼不能完全照着最善最美的去行，使個個人都得着身心充分的快樂，使世界變成極樂的世界？

我十六歲就到北京的稅務學校念書，畢業後七年多在廣州，牛莊，北京，三處海關服役。自從離開學生生活以後，見社會的混濁，人心的險惡，修己的困難，就叫我起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吳耀宗）

了一種很矛盾的感覺。「良知」時常有一個微小的聲音說：「你是一個人，你是人類的分子；世界充滿了痛苦，你為什麼不盡你的本分，和罪惡奮鬥？」「知識」却反對他說：「這個世界有什麼意思，「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人生不過是「曇花一現」，過了幾十年，英雄凡俗，同歸於盡，你又何必作無意識的奮鬥呢？」「經驗」接着贊成說：「不但如此，善那能勝惡呢？不要說世界，就看你自己，你知道應當作的，為什麼不能去作；不應當作的，為什麼却去作了？奮鬥是無益的，隨着世界走罷！」

我用什麼方法，去調和這種矛盾的見解呢？我想之又想，夜以繼日的想，後來就造成了我自己的一種人生觀，就是「盡責任」四個字：我要「盡責」，因為我的良知告訴我，我有一個不可逃避的責任，我若不盡這個責任，我的良心必定非常的痛苦；至於事業的結果怎麼樣，我的前途怎麼樣，宇宙世界怎麼樣，我却不知道，只好「任運」。

這種人生觀是勉強的，沒有力量的，不如意的事來了

，失敗，痛苦，困難來了，這種消極的人生觀，立時失了他的安慰和希望。世界究竟是痛苦的，人生究竟是無味的；宇宙這個悶葫蘆，你如何能把他打破？

我和宗教發生關係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一年西山臥佛寺的夏令會。我從那個會，對於基督教得了幾種感想：（一）基督教有他的價值，因為他對於人生的解釋，能給人安慰與鼓舞；（二）基督教的上帝，天堂，等等是人造的——為應付精神的需要而假設的；（三）上智的人，不需宗教；幾千年後，宗教沒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次我與宗教發生關係，係同年在一個查經班裏。領班的人，從馬太福音耶穌的家譜，一個一個字的講解，毫無意味；我因感情的關係，同着班友充了幾回數，不久那個班就停止了。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我從牛莊調到北京，住在青年會的宿舍，這次我與基督教有一個很密切的接觸。有兩位同學，從畢業以後，就在青年會當幹事，我常與他們談話，討論基督教的問題；又到幾處的查經班和宗教演講會去

研究。不到幾個月，我對於基督教的觀念，竟大大的改變。最叫我不能忘記的，是有一天晚上，在一個查經班第一次讀耶穌的登山寶訓。奇怪了，基督教竟有這樣的道理——我十幾年來，夜以繼日，求而不得的道理！我回到宿舍，把那三章書翻開再讀一遍：我的心門衝開了！我的快樂充滿了！我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能往下再念了！這時候我心中得了一個很強的印象——就是耶穌：他的話何等有力！他真是一個已經得了生活的秘訣，了解宇宙的意義，能解決我一切問題的人。還有什麼可說呢：我只得五體投地的皈依他了！

但是這是向耶穌的個人投誠，至於入教呢，我的研究太淺，好些神學的問題，還沒有很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應當等着。一九一八年春天，艾迪博士又來華佈道了。他的先鋒卜克門先生，在青年會開談道會，我聽了三次，受很大的感動，叫我覺得信仰耶穌就是作基督徒唯一的資格，所以我在艾迪的佈道會裡，就決志作基督徒了。

我領洗不到一年，我的職業就發生問題。海關不是我

終身服務的地方，這個主意，我從畢業後就決定。我從小身體很弱，在學校的時候，很研究了一點衛生的書，所以我打算要終身提倡衛生事業。後來基督的道理在我的思想和生活裡，一天比一天的有勢力，有意義，我就覺得基督教是中國個人的需要，我對於基督教事業的貢獻，或者可以比別的事業多一些。正在這時候，有好幾位朋友，要求我到青年會作學生幹事，我用一年多的工夫，專專為這件事祈禱，求上帝的指引，後來我決定作基督教事業了，於是重違了家人的盼望，我就于一九二〇年的冬天，辭了海關的職，到青年會去。

我現在的信仰是什麼呢？我試作一個簡明的回答。

我信仰的立腳點，還只是一個耶穌，其餘都是附帶的。我皈依耶穌，不是因他是「神」，却是因他是「人」，是我們一樣的「人」如保羅所說的：「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又因他在絕大的困難中，得了至高的勝利；他說的話是對的：「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不但如此，他也給我們指示明白了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吳耀宗）

生命的道路：「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叫我們知道，「希聖希天」，不是一個奢望。

耶穌就是「真理的化身」(Incarnation of Truth)。他在我的心中，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勢力：他是困難中的希望，奮鬥中的能力，失敗時的安慰；他使我歡歡喜喜的，追求那至高至聖的生活，叫我信人生是有意義的，理想的世界是可以實現的。在耶穌裏面，沒有黑暗只有晶瑩純潔的光明；沒有悲觀，只有源源不斷的平安，喜樂。

耶穌又給我介紹了我們的父上帝。上帝是真理，是愛；上帝是宇宙的起原，是萬物的主宰。他不是一個「高高在天」的上帝；他是無所不在，在我們的心中，存我們的左右的一個上帝。上帝是不可測的；耶穌說他是「父」，不過從人類的關係中，得一個我們比較可以了解的名詞，這個名詞或者不能形容那位真正的「上帝」的萬一；若不是耶穌給我介紹，我真不敢信這樣不可思議，不可捉摸的一位上帝。

宇宙是有計畫的，從太陽，恆星，以至於一個人，一隻螞蟻，一根草，都有他生存的程序和目的。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戰爭，罪惡，以及種種似乎凌亂沒有意義的事，都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只是我們沒有完全明白就是了。宇宙是善的，真的，美的，現在我們所在的世界，却帶了一個惡的，假的，醜的面具，將來這個面具必要揭破。

上面所說的，是我根本的信仰，至於別的問題，只是神學的問題，與我的信仰，沒有很大的關係。耶穌是誰生的呢？聖經裡的某種奇事，是實事呢，是寓言呢？耶穌的復活，是肉體的呢，是靈的呢？永生是個人的呢，是非個人的呢？這種的問題，有的我已經否定，有的我還在懷疑之中，但雖然不是最要緊的，我却很喜歡，而且覺得應當，逐一的研究。

又有一種問題，我覺得與我的信仰很有關係，而且應當急求解決的。祈禱是甚麼？我們祈禱的方法對不對？上帝能用什麼方法對待我們？如何才充充滿滿的得着耶穌的生命？還有好些遺傳下來的或自己不求甚解的信條，經義

，儀文等，我覺得一一都要用深思的工夫給一個「爲什麼」的考問使了解他的真意。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極有限，我們的知識經驗都是進步的：昨日所信的上帝，未必是今日所信的上帝；今日所認識的耶穌，未必是明日所認識的耶：「信之彌高，鑽之彌堅」這就是宇宙的真理。耶穌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只有虛心是活的道；成見，固執，懼怕，都是死的道。

我時常懸想着一個理想的我，一個理想的世界，髣髴耶穌在我面前領着我一步一步的向着那個理想的地方走。我深信我們個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所能作的事情，或者還沒有作到萬分之一；耶穌就是那無限的寶藏的鑰匙。

我將來要作甚麼，要怎樣作，我不知道，也沒有人能告訴我，只有耶穌的精神——真理的精神——配作我的嚮導。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李路德

我今年三十五歲信仰基督將近二十年了。我不敢說我是個覺悟徹底的人，算是個真基督徒。總之，我時時刻刻願意懺悔。我自幼以來所作的錯事實在不減於所作的善工，恐怕連人所稱為善工的，根本上也有許多過失，自己不覺得的不必說，覺得的已經不少了。

我幼年受官僚式學究式的教育，中毒太深了。然而除科學外那東西洋歷史學也稱為研究，如摩西蘇格拉底基督耶穌（當時我對於教主只作聖人看）穆罕默德馬丁路德路索達爾文都是我頂欽佩的；並且曉得亞力山大帝遠征印度，十字軍東征，和鴉片之戰，關於東西洋局勢文化很大。我最悲痛的是鴉片之戰和庚子之役，所以從那時候起立志要研究基督教義和教會，看牠是甚麼東西，到底為祖國為個人有何益處，或是有何害處。

我讀了使徒行傳和路得改教記深深地覺得保羅馬丁路得是世界第一等偉人。我仰慕他們，我就取名叫路得，只是當時想不透他們的毅力是從聖靈來的。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李路德）

我好久想買一部新舊約全書來讀，總是得不着；過了

幾個月，廚夫代我買得一部皮壳金邊的，說是賊偷來的，很便宜，只去二百文錢，我不管他，也收了，我信這就是靠那本賊家偷來的聖經，現在還保存着。我每逢學校放假跑到長沙南門內地會問道，因為沒有熟人，被守門的兵丁盤問斥退出來。到復興街循道會起初也是一樣，後來得着曹亞伯先生的介紹，會見華老牧師招我去作過幾回禮拜，可惜那個地方屢次要我磕頭，我不願意再去。又到吉羊巷聖公會，他們有個閱報室，每星期六開茶話會，來的幾乎都是學界中人，如黃興宋教仁周震麟諸先生是常見的。並且因為黃吉亭牧師容易親近談心，我們更加愛那個地方。但是這時候我對於研究宗教的意念反倒冷淡了，對於革命排滿的思潮反倒熱烈了。加以黃牧師少談教義，多談革命，我們的思想幾乎為他一人所左右。

革命黨馬福益黃興的事暴露了，端方拿人，我們大家也讀不成了，跑散了。我回到本鄉新化，會見初來開堂傳道的一位瑞威牧師是大學卒業的名士，他很招待我

，引導我，並教我大學預科的科學課程，我就交換教他中國文學。從此我在宗教道義上有了們徑，他又請我創辦新化信義會兩等小學校，不多時他就爲我施洗。這時候我心裏明白耶穌是我的教主，纔肯推誠的信仰。然而對於耶穌固屬甘心崇拜，對於外國人還是保存界限。並且傷心我們中國人爲着小故爭持，喜歡在外國人面前賣弄同胞，陷害同胞，（政學工商各界都有此種人）這是多年解不透的疑問。

• 大概到如今憑我的經驗以爲我們中國人這缺點，是夷狄入主幾百年造就的，決不是信道上有何瑕疵：證明非宗教學生同盟會罵教會華信徒是外人唯一奴才，這話是不公道的。

我在新化信義會辦學兩年，我獨採「小學六年制」，稱「學校」，不稱「學堂」，已經大惹官紳的歧視；加以我家開礦，不免與人有爭地界情形，爭不清定要打官司，教內外人都說我家借洋勢。其實我若沒有奉教官司是贏的，因爲奉教，案情反倒和緩斷外調處。這一次我家損失約以萬數計，並且受教內外人兩層逼迫，又怕革命老案發作

，不得已把事辭了，逃往山中，日夜讀書，聊以消遣免禍。一年後風潮稍息，徒步往雲南邊省投効，途中三月繞道遊覽計程八千餘里，苦楚真不可言喻。到省以布經歷職投効報到。沒有好久，考入法政學堂肄業兼着差使度日。從此五六年政海浮沉，時而法界，時而軍界，不知遇着許多試探。到底上帝在我悲哀哭之中，俯聽我的祈禱，叫我安然回家。

民國元年冬天我就放下屠刀，取道安南遊歷南洋，二年春間回到長沙，信義會依然聘我充益陽中學校長，將近半年，學生因爲反對考試與我起衝突，畢竟把我趕走了。若是我早明白今日北京大學主張廢考試種種理由。（不過當時學生也不是持着現在廢考試的理由，無非逃學）我就不與學生堅持了。我雖是不得意，研究宗教的心思比從前更加堅固懇切。那年我就進入漢口神學院半助教，半肄業，兼辦信義報。經歷五年，我也在神學院畢了業。畢業後他們請我教比較宗教學，並同艾教授編了幾部書。在這五年中間，民國五年洪憲稱帝，我在漢口被王占元飭總稽查劉

貴拘捕去，不久保釋，回湘，友人擲我担任省政府清鄉事件，我到了那裏頭，雖是騎馬帶兵，我心總覺不安，好像空中有聲音說，回來，做我主的欽差，因此我就棄職仍回神學院。到如今我覺得這樣服從，是不錯的。

我在攝口住了六年，我心稍爲覺得煩悶，要想離開那拔摩島，往交通的上海或別處住幾年。恰巧上海廣學會需人編輯，我就被請來這裡（民國九年來的）。我同季博士編譯了馬太註釋和別幾種小書，並且創辦明燈報。另外自己作了幾種小書，如實驗人生也是其中之一。我對於中國，天天樂觀，我研究中國地理歷史掌故哲學文學和國情，依我的眼光比較起來，中國人有現在的長進，也算一件奇事。

我平生最得意的就是勤苦自食其力（十五歲離開父母自立十七歲至三十五扶養父母弟妹）沒有受過人家的幫助，受過人家的憐憫，服官爲人勉強作個硬漢。我知道有人因爲我沒有接受教會的抬舉作個牧師或被人資送往外洋留學得個博士學位，來藐視我，不要我占甚麼重要地位。其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李路德）

實這正是我講平等講自立頗得意的地方，我在世一天服事上帝一天，地位高下，不去管牠。我現在暫時只有兩件困難事：（一）是我的父親中了官僚學究毒太深，不肯皈依耶穌；（二）我的愛妻去年秋間死了，留下三個幼孩，無人照料，事事要我親自動手，甚至把教會許多要緊的工夫延擱了。



徵求中華基督徒自著自譯的讚美詩歌

中華基督教文字協會委任我編著讚美詩歌一百首我不願這詩歌爲個人的著作請求全國信徒共同合作

一：要徵求的詩歌有三種：

(甲)個人自己創著；

(乙)從歐美日本讚美詩歌中譯出來的；

(丙)根據國內已通的漢文讚美歌修正而成的。

二：必須注明這歌是何種：

(甲)若係自著請把著歌的歷史略述出來也要把合用的曲寄來；

(乙)若係譯文請把歌的原文和音樂的原文寄來或者把原文第一句歌和音樂的曲名寄來也可；

(丙)若係修改的現行歌文則請附寄修改原文也請說明修改的理由。

三：無論譯的無論修正的都須和惜音樂者拍唱幾次看歌文是否可合歌的用處否則修詞雖好恐亦不能用。

四：來稿請用掛號寄至北京燕京大學神科交劉廷芳收。

劉廷芳啓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胡庭樟

前幾天我接到生命月刊劉廷芳和胡學誠兩位先生的信，叫我把個人的宗教經驗寫出來，登在三月間生命宗教經驗特號上，以作他人的參考。這個辦法，叫我有機會，回想我信仰基督的來由，並現在的景況，以及經過的事實。我就接着他們規定的次序，分述於下：

(一) 我的信基督的緣故

這個問題，使我有許多話應當說，但是不能公然的說出來。因為與他人的家族名譽大有關係，只好等到將來，隱姓借名的，另著一篇有意識有教訓有趣味的信道小史可也。我入教那一年是清光緒卅二年，即清詔預備立憲之年。但我心靈接納基督之年，是清光緒卅一年，到如今已有十六年之久。我信仰基督，老老實實的說，全是爲了我自己勝不過我的內罪，收不回我的天真，希望基督助我勝過我的內罪，恢復我的天真。其初不過抱一種試試如何的主義，不料竟成爲果然能救我勝罪，能救我復真的事實。並且又激動我不得不宣佈基督於人。閱者請讓我在此地步，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胡庭樟)

費些功夫，先說我的履歷，便可了然我信基督的原因。我是直隸磁州彭城鎮人，我家小康，雖不富也不窮。我先父是前清一位飽學有道德實行孝道的廩生。我是書香門第的一位青年。我六歲時，即從先父讀書。我受的家庭教育，是嚴肅的。除了好好讀書習字歌誦唐詩以外，別的都不許。我十歲時，先父去世，那時我真是既無伯叔終鮮兄弟的景況，全家僅有先祖母家母小弟弟和我四口了。次年小弟弟也死了。因我是讀書人的後裔，仍是讀書，就從父執李潤生先生肄業了。父執爲人，與先父相同，學規非常嚴厲，稍一犯規，定受重責。因爲這樣，我倒得的好處不少。所以我到十五歲，尚不懂人情世故，和那姑舅表親的分別，只知低頭來，低頭去，學堂讀書，家中吃飯，街坊鄰居，呼我爲女學生，大概是因爲這。一到十六歲那一年，我的學堂添了四五位比我歲數大的學生，這可就是人格破產的導火線了。前清私塾的敗壞，全是由大學生爲籽種。這幾位大學生，真是害人的撒旦，專以傳播淫穢的故事，和畫片，教人手淫，誘人入邪爲能事。不到一年，我就同

化了。聊齋，西廂，紅樓夢，平山冷燕等書，以及淫詞小說，我均愛看。於是心花怒開，甚至秘密的實行了桑中濮上的勾當。（其中有許多情節為青年的殷鑑，但不便披露。）嗚呼！我的人格墜落了，然而尙屬秘密，外人少有知道的。次年我應童子考試，進入府庠，雖親戚朋友，爲我得了功名慶賀，但我心中似有一種不可向人言的隱憂存在。未到一年，我的秘密發露了，重受殘傷，幾至死命。養傷床褥，百有餘日。創傷方愈，即往保定府師範學堂肄業，課餘之暇，除了正當或不正當種種消遣之外，有時還到西門內或南關福音堂去，聽聽外國人講書呢。我爲什麼這樣作，到現在我還莫知其原因。但我那一年的心境狀況，常常發生了人生問題，使我不知如何的解決，有時覺着我真是個小人，敗壞門第，辱沒祖宗，對不起我那守寡的母親，她爲了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傷了多少心血，我應當立志自新。孔子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其力不足者。」我要咬定牙根，作一個好人。不料空有志向，不能成功。有時覺着人生在世，不過如此，所說仁義

禮智，忠孝節義，聖賢道德，名教良心，都是騙人的話頭，那個能實行。真是堯舜偽也，桀紂性也，周公孔孟，無非是些書獃子而已。何如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乘一葉之扁舟，聽其所止而休焉，作個人名士風流，風流名士，亦已足矣，不亦樂乎？然有時情不自禁，恨吾非人，眼淚自流，頗欲自盡。此種情形，實難筆述。有時因聽科學教習講了幾句無神的話，我頗自寬一些，放心一些，舒服一些。有時聽洋人演講福音，或看萬國公報，教會月報，又覺着人生問題，是不可模糊的。我有一個同班生姓戴，是個教友。同學們都說他的壞話，我也是如此。但他的人格很好，是我良心所贊許的。但我常與他辯道，他的口才不如我，被我戰敗，而他的品格勝過我，不能不使我暗中佩服。他的年歲與我相等，他的態度真是可愛。無憂無懼，從容自得。我已不得把十六歲以前的天真，再取回來，然而沒有法子。每日靜讀人譜，及狀元譜，和格言聯璧等書。讀書時津津有味，力行時依然故我。畢業的那日，戴君送我新約一本，勸我細閱路加福音中的耶穌一生，勸我虛

心研究，有不明白處，閉目禱告，必然有一日要得着一種不可思議的醒悟。因為他好意送我，要作臨別紀念，我說謝謝你的美意，笑而受之。並說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後

會有期，再談舊雨。那時京漢車，由蘆溝僅通至正定府，由正定府坐馬車到家，須用一禮拜的功夫。這一禮拜，就是我信仰基督的動機。由保定至正定，在火車上已將路加書看完，所以長途茫茫，心旌搖搖，思前想後，萬象羣集。幼年時的天真純潔，失之可惜，青年時的暗昧放縱，何等可惡，孀母痛子的眼淚，先父泉下的不安，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憑良心論，不對青天，果有地獄，入之必我，如有天堂，我無希望，年僅廿有餘，從此已乎？立功立德立言，我將如何？種種印象，等等感想，四面環攻，無處可遁，此景此情，如臨法場，忽想到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來世拯救人格敗壞的人麼？我若信他，他能挽回我的天真，使良心復元麼？於是情不自禁，心中呼曰：耶穌如其有靈，求你救我。即此意念一轉，我即有傾向耶穌的心了。我歸家後，詳以自始至終，讀新約一遍，便決志日日

默禱，求他醫治我的靈性，恢復我的天真，從此悟道矣。從此人生問題解決矣。但尚不敢公然到教堂去報名入教，這就是我信基督的緣故。

(二) 我現在的信仰

我現在的信仰，與我早前的信仰，沒有什麼大不相同的地方。因為我信仰基督，是由慎思明辨加以實行而得來的。我是極厭惡外洋教道的人。我是極欽佩孔子教訓的人。我是不肯盲從人言的人。我是固己已見的人。我信仰基督之時，正是國中上流社會，仇視唾罵耶穌教之時。我那時，正是年富力強大有作為之時。只因我心靈中有了人生問題的衝動，即由精密考慮詳細研究中，而接納了基督的生命，變化了我的生命。不但復生了我的幼年天真的生命，而且給了我一種滿有能力的生命，足以戰勝內罪，足以發展良能。所以我承認基督為生命的主宰，是上帝的化身，是精神存在活潑潑的主，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求則得之，捨則失之的。我相信我若不信仰了基督，我無他法，可以洗刷我心靈中的不良，使之重新。我從前

信聖經是一部引人得識基督的寶卷，我現在越發相信。

我從前信祈禱是與上帝的基督惟一靈交，愈親密，愈快愉，愈快愉，愈奮發，愈奮發，愈了解人生的真意義，我現在越發相信。我從前迷信由外國來中國傳道的，都是爲了基督，現在不相信。從前迷信教堂是上帝的產業，不會閉門，現在不相信。從前迷信由神學卒業，或有神學高深知識的人，必滿有基督的生命，現在不相信。我現在更確確的相信惟有信仰基督作基督化的人，始有正當之人生觀，始配作廿世紀的人物，配作理想世界的實現人格，毫無疑惑。

(三) 我的宗教生活的經過

我信仰基督爲我救主的那一日，是我一生最大的喜日。那種心靈再造的狀況，今日思之，如在目前，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當日晚上，即向家人宣傳基督，次日即到友人處去述說我心境有了基督的現象，然而友人笑我入邪。遲了三個月之久，我纔到本鎮福音堂去拜望古約翰牧師，

(今之滿處領奮興會者)談道。古牧師很是器重我，即勸

我既然信仰基督，就當明明承認基督，簽名入教，爲衆人倡纔對。我就簽名了。從此我的心境日漸高明，但我的外境，就是那親戚，朋友及本族街坊等等的毀謗，恥笑，逼迫，造謠，紛至沓來了。沒有功夫細說，也不必細說。反到使我受了極大的感觸，發了我不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捨去作教育家的素志，而作一位克己負十字架的傳道者。嗚乎！當時之傳道者，國人不諒，社會藐視，一片愛國愛人的熱血，無處可灑。誠不想到民國以來，國情大改，到處受人歡迎了。此十六年之內，作過鄉間佈道功夫，作過旅行佈道功夫，作過城市佈道功夫，學過神道課，管過福音堂，中間作過一年餘教會中學教員，又一年多神道學教員，其餘都是實行佈道。近四年來，作青年會幹事。我的地方和工作，雖有改變，而宣佈基督主義和爲基督作見證的決心，至死不變，至死不變。因爲我惟一的信仰，是靈交基督，始有生命。見證基督，纔是人生。

(四) 宗教生活中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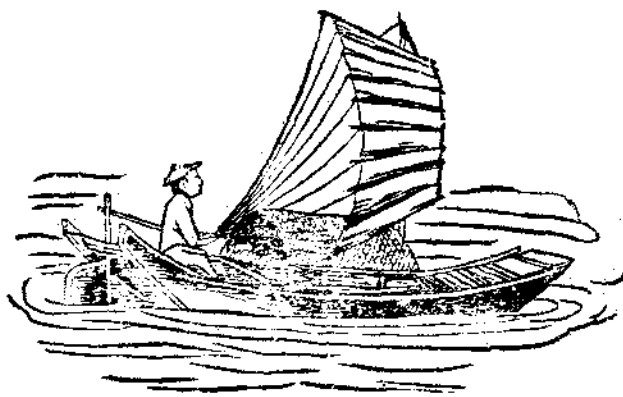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我沒有許多話說。因爲我未曾信仰基督以

前的生活，外表上，心靈中，實有許多不堪給人言的困難。自從皈依基督之後，外表上困難，不但未減，而且加多。但內心中反覺非常勝利，爲了內心的勝利，那外表的一切困難，也就算不得什麼了。惟對於當代青年人，不知有什麼正當合宜的方法，把基督的完美人格和聖潔生命，介紹給他們，使那無數的青年，成爲基督化的人物，這是我生活中的大困難。兩約聖經，我是日日研究的，中有許多地方，我真是不了解的，這也是個困難。因爲他不妨礙我與基督的親密，我就讓他不了解。祈禱功夫，我是愛作的，但有時逢着或教會，或社會，或國家。我朋友，使我極其傷心的時候，就不知道對於上帝，當說甚麼；當怎樣報告我的心意，這也是種困難。爲我所信的上帝，必有善良的計畫，我就願主旨成罷。此外雖然還有些話可說，但因爲限止我寫經驗話，自五百至一千字，又限我二月二十五號寄到，所以止筆。

十二年二月廿三號， 胡庭樟

河南開封青年會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胡庭樟）



續閱生命諸君：

本社爲避免「積存」起見，此後所印冊數均按定閱的數目，以外概不多印。閱報諸君接本社通知時，（國內在滿期冊的前一冊）如願續定者請即時照寄上的定報單詳細填好

（如寄款若干；由何卷冊起止）從早寄下以便本

（收報人的姓名和通信處。）社查核照印，否則不能補寄。

生命月刊社啓

我個人宗教的經驗

俞顯庭

聖經云「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又云「預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來，」斯語也，初聞之以爲異，但證諸事實，驗諸已往，吾人之所以信，所以蒙召，與一切之經歷，無非上帝成其預定之美意，人實莫知其所以然者也。我之個人宗教經驗，就是要表明這個意思，惟掛一漏萬，畫蛇添足，在所不免，祈閱者諒之。

當顯七歲時，表兄等已在教會學校讀書，一日偶逢聖誕節，回家時，持有水菓花片等物，一家歡欣，皆分食之，爭閱之，以爲得非常樂。顯在傍，頗有思慕之忱，惜無機緣可進，（可知聖誕節，最有關於學生之家庭，請男女校長注意之），又一主日過其校，見先生與學生談道，問曰「誰往慕尋之，曾否尋見，彼往何處？」等語。聞之毫解，但不能忘，一若顯亦往慕頭而尋耶穌，不知耶穌究竟往何處去了。常迴環胸中而不能忘。（可見聖經如活種盤根於地，而不能拔，雖不明了，亦不能忘）。越數年

，即十三歲冬，先母以家道之艱難，欲顯出外學業，時我最愛之外祖母，見顯病不勝任，即託人求進英聖公會綠慕德女士之小校，飯金每月僅四百文。既可省錢，又可讀書，一舉兩得，遽然有成，不到一年，病愈身長，外祖母喜出望外，此第就身體而論，詎知靈性亦有機會。一日，見二同學往綠女士家求洗，顯問曰「爾往何處？」彼曰「我去求洗」。顯曰「我可同去否？」彼曰「可」於是亦在預備求洗之列，至時祿賜會督爲我數人施洗。可謂記名之基督徒焉。其中之妙處，尙未十分明了，此即顯信基督之緣因也。越明年因綠慕德女士欲返英，學校解散，顯得入三一中校。至十九歲冬卒業，次年被派往杭州訓蒙，三年內獲益不少，除課蒙外，凡教會傳道機關，無不加入，有暇必偕往街上傳道。每逢星期六下午，亦往梅花牌城隍山西湖分書傳道，頗覺有味。其後因成家而求調，遂派奉鄉徐家渡訓蒙，彼處有虔敬之信徒，馬君嗣生應君榮信於休假時期，即邀顯出外傳道，有一事顯不能忘者，於正月初，即出外傳道，帶有煤燈，有時在廟門口燒飯，形同乞丐，

亦不覺恥，蓋心中之熱度，猶如燎原之大，不能遏抑。至二十五歲，按本教會通常辦法，可入神學，顯亦應試卒不得入，並非爲考試之不嘉，乃因一日自奉至甯有一病婦，欲求西醫，邀吾母導之，吾母無暇，轉命顯引之，初不識其患癘毒也，該西醫見顯引如此之婦而就醫，以爲不配入神學，於是停頓五年，亦云嚴矣。時長女生，八日領洗，命名馬刺，以誌心中之苦也，惜斯女五歲而夭，臨死時則曰「我見天使已來接我」。其後先母之信道，斯語得爲其導線。至二十九歲，方入神學，卒業后，即派往台州傳道。一年遂被該會選舉爲牧師，先臨海後黃岩太平溫嶺，直至玉環楚門等處，皆設分堂，信者頗衆，孰知聖靈作工之時，魔鬼亦作工，時有應萬德兄弟，因教而激變，殆以羅馬教勢力頗大，人民受其威福者不知凡幾，應氏不服，起而激變，當其激變之始，欲投人我會，顯等不智孰甚，爲其利用，禍及己身者小，遺害教會者大。一夜有人欲來焚堂，或兼及顯身，亦未可知。但顯於一月前，已約斯日偕陳得光湯丕生兩會長至黃岩五星牌開新堂，不知不覺，脫

于斯難，誠上帝之宏恩也。其後教會恐顯爲敵所暗算，即調顯至寧波，不數月被選爲杭州牧師，在慕會督座堂之下，共有十四年。教會漸興，經費亦足自贍，於十三年時，大小領洗者百人，爲從來所未有，且被理事部舉爲郡議會之會正，亦爲破天荒。初不料聖靈作工之時，魔鬼又用力，於是有調遣廣西之約，未調之前，留日東京教會欲聘請華牧，得介紹而至日本，至今八載，教會已於前年六月十九日，宣佈自立，開會誌盛，至今已二年，雖不敢說興盛，但蒙主恩佑，頗覺平安穩固，去年四五月橫濱牧師法士德東京會長伊悅理皆先後歸國，顯一身而兼兩屬，莫不戰兢兢，時加驚惕，蓋恐聖靈做工之時，魔鬼又來矣。

此即顯宗教生活之經過困難，蒙恩和進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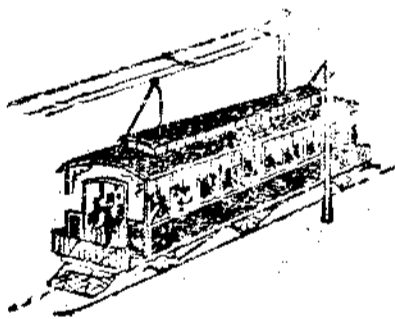
綜觀以上所述，(甲)令我知神恩之奇妙，而靡深感謝。溯自七歲之動機起，直至今日，病而愈，危而安，傾而起；錫我骨肉。(幼時有我外祖母，壯時有我內助，至今有我兒女，皆具孝忱，其中更有一子，繼我跬步，爲主作工)；訓我良師，(如綠慕德女士，至今猶在；慕會督已

逝世)·輔我密友，昇我厥職等等·無一非由上帝之安排，之賞賜，而最奇者，即魔鬼作祟時，或外人謀害，或內起嫉妒；勢不得不離別時，而天父已爲我預備去處·初無一毫己意難於其中也，正如主曰『我之恩於人懦弱時越顯』·不亦然乎；(乙)令我知信心之程序，而與時俱臻，當初信時，僅以上帝爲當敬，而崇拜之，服事之，而對於耶穌，口雖稱之爲主，但仍不以其爲我不可少唯一之救主·其後不知經過多少失敗，傾跌，犯罪，絕望，無路可走之時·遂舉目瞻望，爲我釘十字架之救主，而靡得慰藉，一面流淚一面親愛，正如哭主之婦，而吻其足不已。然則向之爲我輕忽者，今不第視爲至寶矣·惟對於聖靈，尙不能盡去私慾，而純粹服從之，作一有大用之僕，其病全在我不能去慾，以致慾反勝靈，求主錫我能力，堅我志願，使我願意純粹服從聖靈，以盡去我之肉慾爲禱；(丙)令我知受大恩之人，當倍加報答·昔先知以賽亞因得潔除，而情願奉遣；撒馬利亞婦，因蒙寬免，而立即作證；顯亦抱同樣之決心·而願意爲·我主所遣，主歟！我所欲往之處

我個人宗教的經驗(俞顯庭)

，爾早已知之，求主助我，再達到最後之目的，以榮爾名爲盼·

此即顯個人宗教之經驗也，人或知我罪我笑我罵我，在所不計，顯惟按已之經驗書之而已·



神學誌的「三千運動」及計畫

感謝諸位！你們認這小小的神學誌爲有價值的出版物，所以自己購閱，更是介紹許多朋友購閱；如此熱心，實在叫我們感
謝不盡！但是我們不敢自足，我們對於神學誌有極大的計畫，要實現這種計畫，必須從推廣銷路入手，所以有最低限度的「
三千運動」。

什麼叫「三千運動」？就是要推廣銷路到三千份。現在已經由三百份增到九百份了！若再能借重諸君的大力，不憚一舉
手一啓齒之煩，平均每人介紹二三份，便可以達到目的了。現在且把我們的計畫說一說，因爲一達到三千份的銷數，便可以

(1) 經濟獨立。預算三千份印刷費郵費，取給於每份八角收入，可有贏餘，所以售價可以一律減爲八角，畢業生及介紹
者均可贈送。

(2) 材料精美。經濟既然寬裕，便可以有給的精選著作；不但能俾實益於全國教會信徒，亦可以推廣到非基督教的智識
階級，作對外的工夫。

(3) 擴充範圍。聯絡中國各神學各聖經學校，使這神學誌成爲中國神學的機關，發表中國化的神學，稱之爲「中國神學
誌」。

(4) 改爲月刊。銷數愈多，印費愈廉，既有三千份基本閱者，由此推廣，改爲月刊，自亦不難；而且既改月刊，可以向郵局掛號，
認爲新聞紙類，減省寄費。

(5) 出版書籍。從各方面積聚經費，幾年以後，可以自辦印刷，組織團體，著作書籍，隨時出版，神學誌實爲發軔之原。

我們不能使這計畫實現，全在這一次「三千運動」的效果如何！「三千運動」能不能達到目的，全在諸君子的身上；諸君
子果能爲神學誌盡一份鼓吹之力，神學誌前途的希望，正是無窮，所以我敢代表神學誌，向諸君子作竭誠的懇求，願諸君子
協助！

金陵神學神學誌理事王治心鞠躬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浦化人

我在宗教上經驗很淺，不敢有所述說；可是既蒙本刊主筆吩咐投稿，以爲是「卻之不恭」。就把我所有的和盤托出，以便讀者知道我之爲我，無非是基督所造就的。

(一) 信基督的緣故

緣故有三個：第一我當初覺悟凡從宣教師口裏所講的，福音上所寫的，都在善的方面。我就想到先父在世所耳提面命的，是叫我做善人，現在我信基督，就是爲善，與父訓正是相合，信基督簡直是孝親了。第二因爲基督所代表的是上帝，上帝愛普天下人，我是普天下人的一份子，我一定有份。我就不預意自做門外漢；讓教會中人獨得，上帝子的權利！第三我的信仰，是在教會學校裏面培養出來的。當我沒有入校之前，我的身世沒有甚麼樂趣；後來在蘇州桃塢中學校，每晨禮拜，和同學唱和聖詩，公共祈禱，就好像身入天堂，有所倚靠，有所苦訴，心中非常愉快，萬分安慰。所以我就「破釜沉舟」，不願將來親友對於我有甚麼反響，決然歸主。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浦化人)

(二) 現在的信仰

(甲)我信基督的能力；足以增高我的人格，減少我的過錯。(乙)我的大毛病，在稍有所成就，即生驕矜的心，驕矜的第二步就是失敗；然而因爲每天查考基督的言行，我就明白我的缺點很多，無論做那一件事，總是做不好，只能承認我的軟弱和罪惡。這種覺悟，除了信基督之外，再沒有別處得着。(丙)我確信平生的轉機，都是基督在冥冥之中佈置而定。我的求學，和遠方傳道等等，都是親友所不贊成的，我個人也沒有甚麼主張；乃是因爲當時的遭遇，四面八方恰巧湊合起來，叫我非做不可。等到事過境遷，方知道所經過的，都是「天定」與我大有益處。

(三) 宗教生活的經過

我的宗教生活：第一時期因爲宗教的智識有限，帶着些盲從的色彩；第二時期看了些闡道小冊，聽了些名牧講經，又因入了神學科的緣故，對於基督教的要道，漸漸兒的知其所以然，宗教上的興味，更覺濃厚了；第三時期在出了學校之後，自己獨當一面，勝過了幾次艱難困苦的事

情，然後於主的恩惠上方纔證實，而有腳踏實地的光景。

(四) 宗教生活中的困難

當我領洗之前，我但信基督的教訓和他的道德；至於他的神蹟和復活，是莫名其妙的。以後我想基督的品格既是最高尚的，他的話一定是誠實不欺，就信他是上帝，他自有大能行各樣的神蹟。但是我冷淡的時候是很多的，其原因在乎不看聖經（初到聖約翰大學的時候）佈道不動或不願意斷絕私慾，那麼祈禱也像機械似的有口無心，心裏很不痛快。我本來有一個仇敵，有好幾年不肯饒恕他，這是我的宗教生活中最大的障礙。幸而上帝賜給我一個「勸和者」，以致我看他的情面，銷滅仇恨，能够以善勝惡，到底沒有和他決裂。於是乎世界上沒有一個不是可愛的。

結束

末了我要簡括的說一說：我所得的快樂和平安，其根源不在智識而在信仰。平生難題的解決，是在順服天父的旨意，追隨基督的脚步。現在國內國外的糾紛，不外乎仇恨二字在暗中作祟，人心厭亂，都想享和平幸福。但是要

和平實現，除了人心之中有基督的愛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蒙古郭摩西述

一，我信基督以前的本色：我是一個蒙古人，我們的民族，人家稱他是野蠻的；我們的社會，人家稱他是黑暗的；我們住的地方，人家稱他是魔鬼的；我們奉的宗教，人家稱他是迷信的。但是我們長生的地方，恰巧在內蒙外蒙黑龍江西伯利亞的當中；就算是漢族蒙族滿族斯拉夫族四大民族交通的旅舍。從前也受過滿洲制度的統治；所以我的家鄉，都帶着滿洲民族的觀念和禮俗。文化方面，我的家庭，雖然成爲漢族化，但是由滿族間接而來的；所以沒有得着純粹的漢族文化，也沒有受着他的毒害。並且我的會祖，祖父和父親，都有忠厚立身；勤儉治家；廉公從政的名望，所以我的遺傳，也帶着這幾種德性。宗教方面，我的家庭，信奉薩滿教，（參看我編的呼倫貝爾蒙族宗教紀略可以知道他容的內）也兼奉喇嘛教，再加上漢族化的觀念和禮俗；就融成一種三角形的結晶體，所以我的思想界，從幼年就沒有受着宗教的束縛，處處籠罩着自然的勢力，叫我做一個真自由真活潑的人。這是我所受遺傳和環境的背景，還可以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蒙古郭摩西述）

證明我的本身，沒有帶着甚麼深入骨髓的特別的彩色。

二，我信基督的緣故：我的知識，完全是由漢族，的新舊教得來的。一九一〇年我升入黑龍江的省立中學，那時候自由平等學說，也流到黑龍江。梁啓超先生的「飲冰室文集」是我的一個很好的伴侶。我的思想界全叫他征服了。後來康有爲先生的「不忍雜誌」，也成了我的聖經，崇拜的程度，已經達到沸點。那時候林傳甲先生在龍江宣講孔教，也設立過孔教支會，我就成了他的高足弟子；孔道西傳的責任，是我自告奮勇的。這是我做孔教徒的時代。

一九一六年我升入北京外交部俄文修館念書，那時候纔曉得中國內部的情形；道德墮落的程度，也曉得孔教不能成爲宗教；連確實的組織也是沒有的，所以我對於孔教的信仰，立刻降到冰點。一方面看一看基督教的事業和精神，確有很好的現象；於是纔發生研究的好心，就和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有了關係了。同時也明白佛教是很高尚的宗教，我們的喇嘛教就是佛教之一派，和我們的民族實在有生死的關係；所以也起了研究佛教的熱心。認識幾個

和尚，念了幾部佛經，纔明白一點佛教的奧妙。這是耶佛二教爭拉我的時代。他的結果，基督戰勝了；因為我研究宗教的對象，就看他對於社會發生的關係，和對於個人的行為做立腳點。我認定：一，基督教的事業和社會很有關係；二，基督教的精神和行為很有關係。那時候我病了，入協和醫院治好的。我的朋友徐寶謙先生，起初和我沒有甚麼交情，但是因為我查經曠課的緣故，幾次來我的私寓，很懇切的勸勵過我；這也是給我很大的感動。再看一看上中流社會中的基督徒，人格高尚的也很多，比較那高談闊論的孔教派；和那厭世避居的和尚們，實在是真確的多了。這是我信基督的緣故。

三，我的宗教生活的經過：我從一九一七年在北京中華基督教會領洗做基督徒以後，我就實行每天早禱，晚禱，早查經等課。每星期做禮拜後就在青年會聽名人演講。那時候我竭力向俄文館同學中佈道，募得同學二十多人，編做兩班，考查聖經，預備艾迪先生的來北京佈道，這是我在北京社會裏所做的工作。不久，我的環境就變了，我

的家鄉被蒙匪擾亂了，我也回家鄉來了。從這時候我就創辦蒙旗學校。對於周圍的蒙古青年都輸入了基督的道理。大家也知道我是基督徒了，但是我們的這裏基督教會是沒有的，我的教會裏的生活是很短期的；所以我的外表照從前沒有甚麼改變；所以大家只認為我是講述外國式的新中國教育，並不拿我當一個傳道士；所以我的宗教生活是很順利的。

一九二〇年我作「蒙古與世界」一部書，那書裏有一章是專論「基督教與蒙古」的關係。我就決定藉基督教救治蒙古，擬在家鄉裏創辦蒙古模範學校；做為佈道的基礎。我抱着這個希望，來到北京，恰巧遇着青年會全國協會二十五年的紀念大會，在天津開會，我也赴了大會，就在天津的各教會裏演講「蒙古佈道的問題」。我的「為蒙古代禱啓」就是那個時候的演講稿，我的朋友徐寶謙胡學誠先生們替我印刷散播了五千本，結果是就算提倡罷了。

那年夏天，我仍舊接續着辦從前創立的蒙旗學校。日本東京中國青年會的美國幹事師渡爾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康

普同小姐，還有馬伯援先生，同我的同鄉胡石光敖霖秦二位，來遊呼倫貝爾。（就是我生長的地方）我就竭力招待他們，在我的親戚的家裏，和他們做過講道禱告的工作；這是我所播的種子們，初次看見基督徒內部工作的一個好機會。他的結果，我的姪兒郭文尙跟他們去東京留學，也做了基督徒，現在宣傳「蒙古佈道」的問題。我這裏仍奮奮闖着在家鄉建築一所校舍，但是因為沒有主任的人物，還沒有一定的計畫和很好的結果。這幾件就算我宗教生活的經過，也算是我基督徒生活的黃金時代。

四，我的宗教生活中的困難：從一九二一年夏天，我的宗教生活就起了很大的革命了。我的家庭，本來信奉薩滿教的。我對於他雖然不信仰，也不想撲滅他；因為薩滿教是不講道理，也沒有強人信仰的舉動，對於佛教他向來領受一部分的。等到一種文化普遍的時候，他自然就會消滅；我們要仔細研究滿族蒙族原來的宗教，就會明白的。但是幾年以來，我的家裏人；死的死；病的病，簡直是成了一個苦海。我的一個出嫁的姐姐，時常被附着薩滿的神靈說：我的家裏，若是不叫她當做薩滿，永遠不得享安寧的。我們被病災逼迫着，醫藥都是無靈的，沒有法兒請一個薩滿來跳神的時候，我忽然就被薩滿教的神靈征服了。他佔領我的心靈說了：他的來歷和痛苦。後來當我姐姐做成薩滿的時候，我也被他佔領着心靈，做了一個「鄂特師」，（這是一個蒙語藉着神靈的力量能施接骨按摩等術）治好了許多的病人。從這個時候，我好像成了一個瘋人，那信仰我來拜謝的也有許多人。

從這個時候起，我的青年同志們都和我反臉了。有的說：我是糟蹋了名譽了。有的說：我沒有希望了。有的說：我放棄修養了。有的說：我不是基督徒了。所以他們都勸我不叫我做一個「鄂特師」。但是我的本心，的確不希望薩滿教的奇蹟，也並不願意做什麼鬼神的使徒，可是我當不住他來佔領我的心靈。我這樣的過了有半年的光景，後來也沒有治過病人；但是我自己倒害起病來了。我也試用了醫藥，都是白白的，所以前幾天請薩滿來跳神，祭祀了有關係的鬼神，現在覺得有完全治癒的希望了。這是

我一年來很奇怪的生活。

五，我現在的信仰：現在有人知道，我這一年半來很奇怪的生活，一定說我不是基督徒了。可是我對於薩滿教，始終沒有甚麼信仰，但是對於基督偉大的人格，光明的真理，越發生確實的信仰。一方面對於他的「天堂」「地獄」「靈魂」「神蹟」等各種問題，倒失了確實的觀念；因為中國新文化運動，這一年半來，我纔曉得他的大概。也研究一點新思想新心理新哲學等書籍，我的思想界很受了解放的影響；所以對於宗教的原理，就成了一個懷疑派。一方面仔細考察我自己這一年半的奇怪生活，再加上啦嘛教的種種奇蹟預言，也時常濡染我的耳目；所以我對於哲學的本體，就成了一個神秘派。這是一個很不相容的矛盾現象。但是叫我解決這個矛盾問題，現在是不能的；因為我對於各種哲學和各種宗教，都沒有經過澈底的考察和研究，所以我現在仍舊本着研究宗教的對象「社會和個人」，絕對信仰基督的真理和人格。大家說，我是基督徒，我是承認的。說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反對。

六，我將來的希望：我在這一年半裏頭，雖然過了奇怪的生活，可是我確定了自己立身處世的五大條件：一真；二愛；三敬；四勤；五儉。我對於我的學生，也拿這五條來教導他們。我們蒙古的社會雖然簡單樸實，可是我所處的地方，就是漢滿蒙俄四大民族接觸的旅舍。所以帝制派哪，平民派哪，新舊黨哪，老少黨哪，共產主義和個人主義哪，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哪；都有出沒誘惑的機會。我用結交觀察的工夫，看破了他們的真相和結果；所以我現在不承認什主義是頂好，也不贊成什麼黨派是很對。我的研究實驗的對象，仍舊是「個人和社會」；不論他是個人和社會，若是不隨着這五條走，到底沒有穩固平安的境遇。我的這話，好像是太武斷罷！但是這個五條；我由個人的經驗得來的，也是由千門萬戶，互相矛盾的社會裏研究出來的。基督敎果有這五條的道理呢，他一定有在地上建設天國的能力。基督徒果有這五條的精神呢，他們一定有解決世界人類幸福的天職。我主張的並不是甚麼死主義空道德，就是一種實踐的行爲。我們用這五條來衡量

自己的行爲就夠了，也何必和別人辯論甚麼曲直是非呢。一方面我對於宗教的原理和哲學的本體，一定要用各種方法來仔細考察研究的。現在沒有我的發言權，因為我的學識經驗太淺了。最後的一句話，我對於我們的蒙古，實在有很大的希望；因為蒙古民族的背景，就有我這五條的本色。並且蒙古的土地，廣大無邊，物產豐富，和世界的經濟問題，很有絕大的關係。若有人能夠將蒙古的兩大特點支配得當，叫他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和世界民族交際，就一定發生很大的事業；這不但蒙古本身的問題，也恐怕是救人類的問題罷！我的身體雖然微小，可是我的心靈是這樣的偉大。宇宙的內外，果有上帝呢，他就領着我的心靈，向這條大道上走罷！因為我心靈的門戶是開放的。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蒙古郭摩西述）

主張「教育」，「革命」的

教育新刊出版了。

(1) 內容；

(a) 介紹，研究，譯述，歐美教育方法；

(b) 調查，介紹，蘇俄教育精神，組織，制度，計畫；

(c) 調查，統計國內教育實況；

(d) 討論教育上實際的改革，振興問題；

(e) 批評，教育界所發生事變；

(f) 解釋教育和社會，政治，經濟，的關係。

(2) 特點；

(a) 和單純講美國教育的不同；

(b) 和單純教育改造社會論者不同；

(c) 和囫圇讀西洋教育的不同。

(3) 價目

零售銅元兩枚；連郵費二分。

(4) 發行所

北京高師教育革新社。

●請注意●

真理週刊

是北京幾個基督徒辦的。

宗旨：

研究和批評教會中的各種問題；發表我們對於政治，社會的主張。

發行所——北京，西四，缸瓦市，三十六號。每份一分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四角五分。

我的信仰

徐寶和

承蒙生命月刊的盛情，叫我把我自己的信仰寫出來，做我人生歷程中的一種「雪泥鴻爪。」只是我現在的生活，正像海水翻浪，一波未靜，一波又起，顛波得非常厲害。我自己的人生，弄得顛三倒四，沒有一刻安寧。所以終日之間，腦想中也生了許多沒頭沒尾的殘想亂思，叫我處處覺着人生的不穩定，同生命的不真實。因此在這種搖搖不定的生活之下，我的信仰也當然受了一種變遷，然而竟要在這般龐雜的動境之中，寫出我的信仰，豈單是這種信仰不甚切實，不足憑靠，簡截也不知從那裡下手寫起，方能够把一種退潮刷江岸的淤泥痕跡，描寫出來。

然而我仔細地自己思忖，如今雖然沒有一種牢固堅定的信仰，做我生命的慰藉物；但是無論如何，還有一種人生至終必具的信仰，時時伴着我做我寂寞人生旅途中的樂隊，和失望時的慰安者。因為我望着她，便參透了人生的神秘「不過如此。」而且覺得於別的信仰盡歸失敗，而這最後的信仰，不但不離棄我，反可以明白比別的信仰是真

實的多了。什麼是這個信仰？便是「信其所不信。」

怎麼叫「信其所不信？」簡單地解釋一句，就是「不信其所信。」而這不信的行爲，又成了新的信仰，居有原來信其所信的位置了。或者這還不足以把我的完全意思表明出來，所以不妨用別的方法，來把他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們記得那年天文學家告訴我們說，有一顆慧星，要在某日某時和地球相碰，地球就從此粉碎。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都是相顧失色，信爲畢真。所以聽說竟有一般人，整備着死；而且也有守候着於地球破裂時，要瞧個清白的。不過後來，這話失了應驗。反叫一般先前深信天文學家的人，從此發生一種疑信參半的問題。這問題的結果，便覺到了不應該先前一般信任天文學家，更不應該如此地輕易信仰；而且再明瞭再確實的一種新信仰也從此產生，便是天文學家的話，到底也是一假說，與事實是不相符。

我再說個比方，解釋這件事。譬如一個鄉下婦人，她原是崇拜偶像的。從她的行爲中，表示出很真誠的模樣。這種雖然片面而堅實的信仰，我們實在不能說她，這不是

她的信仰；或者就說她是迷信。後來從她自身的經驗之中，得到一種印象，便是素來仰為天神的偶像，只是一塊木頭，是幾把污泥。素來以為很有權力的東西，到這個時候，也只知道是人類心理中恐怖作用所假設的威嚴。那末她此時的信仰，自然是與前大相背馳，並且有了一種更新的信仰。但我們也不能說她這時可沒有信仰了。因為她果然不信其原來所信的東西，但是這時她確實以為這樣是對的，而且她對於自己信仰的轉移，一點不發生別的猶疑，更是深深地自信，這般決然捨棄，恍然大悟，是一種勇敢的行爲。直截些說，這個不信其所信，竟是信其所不信了。

從上面的兩個比方之中，我就感受了幾個意思，現在把他總括起來：

- 一 信仰不是永不可轉移的東西；
- 二 信仰是隨著環境，及其餘的幾種他力而改變的；
- 三 信仰與迷信，原只是一物，不過程度上的差別，不是性質上的差別。我們以為原始時代人所有的信仰是迷信，那末我們現在的信仰，在以後來或智識

程度較高的人看着，也就是屬於迷信了；

四 人生之中，決不能缺少信仰。不是信此，便是信彼。不是迷信，也就懷疑。而迷信同懷疑，到底還有一種使之迷信，使之懷疑的信仰在先。不然，決不能發生懷疑同迷信的行爲；

五 信仰果然是人生所不能缺少，到底還是一種心理上要求過切，而下的假說。這個假說的對象，有否其實體，還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信仰的自身，也是同別的假說一樣，都隨主體而異。不然，信仰如果是實在的，與對象極符合的，屬於客體而彰顯的，不是主體自己的假說；何以竟可朝三暮四，隨時隨地而改變？而且人生於向上要求不滿足時，何以竟可把舊信仰拋棄，再建立別一種信仰呢？

有人說：『信仰的發生，都根據信仰的對象而來的。信仰的真假及動定，與他所信的對象大有關係。如果他的信仰底對象，原是不澈底的，自然他的信仰也必虛偽，而且必要失落，以至一無所有。如果他信仰中的對象，是確

切的，是堅固的，那末他的信仰，自然也是很穩定可靠，不會發生別的動搖。即使別人有了信仰上的動搖，但是這個人，必定因為對象的可靠，不至於發生危險的。換句話說，有真對象的信仰，才算真信仰，而且不會改變。否則，便是假的。所以信仰的第一步，應該認清對象的真假，然後去信仰。」

我想這話，未必是對。但我以為將信仰的對象，用一番辨清的工夫，探求他是假，是真，是有，是無，到也是一種切要的步驟。但是從許多方面觀察，說信仰的對象是個假的，或竟說是沒有這樣東西，那是很難證明。但是要說信仰的對象是有的，或竟說這個對象是真的，那也很難一口咬定。總之：信仰的對象，明說他有無真假，是極難的。到不如說人類的信仰，是為一種補足生性上缺憾的要求之假設；而信仰的對象，也隨各個性而定的一種假說。因為信仰的對象，即使實有其事，與各人的信仰，到底相差甚遠或者竟不相符。人類的秉性上，既有這樣要求，所以用這種信仰來充塞他的慾求，做他暫時的安慰物。在情

理上。也自然很說得過去。不過假說的東西，沒有永遠達到的時候。人類為向上的不完全，要求一種假說的信仰，所以這個假說，至終也沒有使他能完全。不過作他一時的安慰，等到事過境遷，這個信仰，也便要遷換。而且有時竟有強烈的反響，可以叫他嚮以為真實的信仰一變而為不可信不足信的反動。這個反動，決不是對象的本體發生了甚麼問題，還是他自己假設的對象，——不是那或有或無的真對象——發生了變化了。有時雖然看有些人，對於他自己的信仰，確是絲毫沒有移動，其實並不是一些不動，不過好像海波，有的是微微地盪漾看不出什麼波浪的痕跡；有的是波濤洶湧排山倒海的翻動；性質上是一樣的，程度上可不同了。因為人類的信仰，原是為補足不完全而生產的，人生的不能滿足，又是生性上所同有的。

上面所說，都是我對於信仰見解，及信仰自身的結論。說我自己的信仰，總括一句，便是「信所不信，」前面也已提過。這信所不信，不是一種絕對的信仰，乃是一種相對的信仰。絕對的信仰，果然是關於信仰對象的問題，

但也是這種信仰無轉換的餘地無遷移的可能，只是如是我信。因為這是重在信仰的客體。相對的信仰，不但可以隨時遷移轉換，而且還要時時從舊信仰的不滿足，產生別一種的信仰，因為這是重在主體。大概人類的信仰，都是屬於相對的信仰，沒有所謂絕對的。信其所信，也是相對的信仰中之一種，和其他的信仰正相同。因為其餘的信仰，屬於主體的假定，這信其所不信，也是主體所假設的。

總之信仰的東西，果然人人生性上同具的一種慾求，到底各人的背景不同，心理不同，生理不同，智識程度不同，環境不同，所以各人的生活，也隨之不同。因為生活不同則為人生缺憾而要求的信仰，也自然不同了。喜樂的人生，自然有將來的幸福，做他的信仰。失敗的人生，自然是失望，悲哀，做他的信仰。因失敗的人生，很信人生的結局，都是如此。世間既沒有所為喜樂同幸福，更沒有所謂成功同滿足。有時雖然有些人得到了一種類似成功的喜樂，還是一種自性的安慰，與事實相差甚遠。即使有了成功，也決不是他們心目中所信仰同預期的。他們心目中

預期的成功同滿足，是不會實現的，而且是永無相符的可能。因為假設的事實，與真的事實，相差甚遠。

各人的信仰，既然因着許多的緣故，發生了不同，這是極明顯的趨勢。但是一般人用一種模型式的信仰，要許多不同背景的人，去削足適履遵守一種共同的信仰，因此發生出慘無人道的悲劇，我怕這於假說的信仰底對象，不特相差太遠，而且連根本上也錯了。人生果然個個不滿足於現在，藉信仰而補足向高要求底缺憾，無如人生雖然長時期地為將來求滿足，而一到將來成了過去，所謂希望的完全，更是成了一種已往的不滿足。所以我更信信仰只是一種假說的東西，不便能滿足人的慾求，只好進一步而信其不信了。因為這樣，或者比較的不會太支離。然而信其所不信，還是我自己的一種自慰作用的假說，他的可以遷換，是和別的信仰一般的。更從我不滿足於已往，及為將來的滿足而另設較新的信仰，那末我這個信其所不信的信仰，至終也是一種雪泥鴻爪。一直等到飛去了鴻，溶化了雪，這個泥上的印爪，怕也要失蹤了。十一年除夕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張欽士 一九二三，三，七。

我願將我個人宗教的經驗，與我宗教生活的經過，我信耶穌的理由，我宗教生活的困難，和我現在的信仰，四項，坦直的，簡略的，說明如下，以應「生命」記者的請求。

甲：我宗教生活的經過——十年前的一月一日，我在北京稅務學校，因要造良好的習慣，同徐寶謙君起首用英漢台璧本每天早晨讀馬可福音一章。是年春穆德博士來京演講，我同徐君去聽，正趕他講「戰勝試誘的方法」我們就簽名入了查經班。我們兩個人分在兩班。是年夏天徐君與夏令會，就決志作基督徒，並在冬季受了洗。我當時以為他是很無意識，但因素來敬愛他的緣故，也就看重了基督教。次年夏我也與夏令會，得聽艾迪先生演講「去疑的方法，」我就定志試行六個月基督教的生活。是年冬長老會安約翰牧師，請我到順德講道，結果有三十餘人定志查經，十七人決志受洗。我當時很受感動，因亦決志領洗入教。當時我家，很是反對，然我的良心却不容我再事遲延。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張欽士）

，以為家人的反對，不過出於成見，將來自可諒解，遂在是年聖誕日，加入教會。次年春，決定不就海關職，到前西城青年會服務。一九一八年我因卜克門先生的幫助，得到美國哈提佛神學院，研究神學二年；更在法國華工青年會服務半年。一九二一年回京，仍在北京青年會服務，擔任宗教工作。

乙：我信耶穌的理由——我信耶穌的動機，簡單說來，就是要得着能力，戰勝試誘，作好人，救中國。我既看見我的朋友徐君，因信耶穌得着能力，我自己的試驗，也很成功，所以我就願傾心置腹的信仰耶穌，加入他的教會。

丙：我宗教生活的困難——在我起首信教的時候，最大困難是信仰上帝，和得家人的諒解。後來我既在一個基督教團體裏作事，關於宗教的問題，雖有時發生，然隨起隨得一種的解答，家庭的誤會亦漸漸去掉，故當時宗教的生活，我以為很是順利。其實當時所得宗教的知識，都是舊式的，輸入的，就是在哈提佛神學院的時候，也是如此。

。所以我自回國以來，一遇劇烈的試探，事務的困難，新潮的鼓蕩，我信仰的根本，就搖動起來了。幸因同朋友的一切碰，和用工夫研究非教的運動，並耶穌革命的精神，我方覺得我應積極的改造我的信仰。現在我還是在改造的路上，但是我覺得我現在，離耶穌所發明的真理，比前幾年，似乎是已經進一程了。

丁：我個人現在的信仰——我現在宗教的信仰，既在改造的路上，要將我的信仰，一一寫出來，我很覺爲難。後來仔細想了，好在只限於我個人，現在的信仰，到也不妨把牠們寫出來，作爲後日的參考。牠們共有五條，如下：

(一)我信上帝是宇宙間至真，至美，至善的靈力，萬有的起點，進化的嚮導，與人類天性中，趨向至真，至美，至善的部分，有父子的關係。他對人有無限的愛，無時不願向人表現，但他最完全的表現，是要借着最完全的人；

(二)我信人是宇宙進化的極峯，人類是一體的，每個

人，都可參變更進化的趨向，與上帝同工。所以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最後的自由，絕對的價值。人的真生命，是永遠繼續，不會消滅的；

(三)我信耶穌是空前絕後，最完全的人，所以他是上帝最完全的表現。他的生死，給上帝顯露他恕人大愛，無上的機會，與人群改造莫大的動力。他更證實了人類的可能，創造了新社會的理想，——天國的理想——所以他是信者的救主，新人類的長兄；

(四)我信世界上的罪惡，和苦痛，都是人類愚昧，錯用自由，並違背上帝意旨的結果。人類的得救，只在個人和團體的生活，真能採取耶穌的主張，和他生活的方法。我也信世界能化爲天國，但是他實現的遲速，全在個人和團體，能否照耶穌那樣捨己，和犧牲；

(五)我信教會是保存耶穌的精神，繼續耶穌的事工之機關。她能否完全成她的使命，全在他裏面的分子。所以每個耶穌的門徒，都負維持她，改善她的責任。

我的宗教信仰的困難

張羣英女士

我是基督徒的一分子，已經十幾年了，平心靜氣的迴想我的宗教生活的過程，尋出許多的困難和目前的隔膜來，我的靈性生活幾乎沒有絲毫的生氣，將近五年了，這樣的困苦不能不求根本上的解決啦！

我十一歲的時候，在美以美會初辦的華美男女小學念書，每天的功課三分之二是與宗教有關係的，一年過去，學會了許多的唱詩，能講聖經上名人的故事，和耶穌的神蹟，禱告文使徒信經八福十條誡，早已背的爛熟了，儼然就是一個小教徒，早晚同之我的兄弟跪下禱告，凡先生所講的都篤信不疑，我與天父的交通非常的密切，真覺得有他的靈力在我身上，步步領導我作好孩子，我常帶着我的同學上廟裏去偷偶像，扔在池裏，這樣激烈的行爲，可以表明我當時對於宗教的信仰是何等誠篤哪！

當我在高小的時候，很有胆量向人傳說福音，勸人信道，我的母親也受感動領洗入教了，直到進了中學，因着環境的變遷，和科學智識的進步，對於宗教的信仰就漸漸

我的宗教信仰的困難

的退化，那火般熱的信心不知不覺的熄滅了，對於聖經也覺得虛假不可靠了，素來交通最密切的天父也被隔膜間斷了，環繞着我的基督徒，漸漸的變成另一類的人了，我確實的明白這樣的變遷不全由于物質文明，科學進步，或潮流的刺激，就是因爲大凡經過高初兩步階級的青年，便起了建設的思想；換言之就是定志的時代，在這個時期中，對於事事都持着研究的態度，尋求真理決不像盲目的時代以他人的是非爲是非，「宗教」本是沒有規定的標本，以供研究者的實驗，並沒有確實的答案，可以校對研究的結果，無變更的聖經同樣的章節，經十個人講演，有十樣的解釋，聽者今天以甲所說的爲是，明天以乙所講的爲是而以甲爲非，對於上帝不能有清楚的觀念，那無根據的信仰，漸漸的就消滅了，我在這個時代中，又常想在比我學問高尚的人的行爲裏尋求上帝結果終歸失望，明白上帝深奧道理的人反不能盡爲善，上帝既不能感化他，怎樣能感化我呢？因此不免在宗教生活裏發生了許多的困難，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似乎沒有很大的差別，宗教對於我是漠不相

關，做禮拜不過是守校規，唱詩，禱告，也不過是必須的儀式，雖是很有感力的奮興會，從始至終不能激刺我的心靈，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既然失去，無神的觀念漸漸的就澎漲了，我的生命小船在這陰雨霾暈黑茫茫的大海中，飄來浮去的，正不知道何去可從！

常有一種聲浪震動我的耳鼓，是甚麼呢？就是許多同學的基督徒說：「不知道怎麼樣的現在我對於宗教失了信仰，」難道他們也遇見了我同樣的困難麼？他們與我年齡相若，程度相同，環境相似，對於宗教也有很不滿意的態度，當然有可研究的價值，因着求解決我的困難，保守未來青年的信仰，所以願意將我的宗教生活的情形，完完全全的述說出來，求讀者的指教。

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後迄今三十年的閱歷

張亦鏡

我是廣西平樂離城一百幾十里的村間一個農民，今年已五十二歲了。我獲信基督的緣故：因為我十七歲那年，往鄰縣一個小市集讀書，市中有間雜貨鋪，字號叫做「天成」的，他主人也是文墨中人，與我們書館裏的師友，來往得很親密，我們也常到他鋪裡去談天；瓜田李下，不避嫌疑。一日我在他櫃檯內小坐，翻身看見他貨架上有一本舊書，我那時已頗能作八股文六韻詩，見着書籍，很有貪得的毛病；在三四十年前的古裝，衣袖又比今寬大，乘人不覺，就把那卷舊書取而納諸袖中。歸館拿出來看，見書面印着四個字曰「新約聖書」，展開，而第一面第一行即不可曉，就擱在書箱裏不看。十八歲，承嚴命學風水擇日之術；既學會，能將書中所列的神煞，一一用掌訣點出他的方位，心裏就有些懷疑。說：那些神煞，究竟是有一個大神分發他在下界來禍福人的呢？還是人所巧立的呢？由前之說，是權在大神，我們應不能知道他所在的方位；由

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後迄今三十年的閱歷

後之說，那麼，那神煞是在風水師擇日師的掌中，我們究怎用趨避他？恰巧辛卯年，（光緒十七年）我的住宅中宮後庚西方的墻，有些不穩，要把他重修一下子，先父叫我擇日動土，我想辛卯年的庚西方，正是犯着歲破兼三煞，兇惡無比，常情必不敢惹他；我就想乘機把他來實地試驗一試驗，對我父親說：不用看日子，要修無論那一天都可以修。先父聽了我的話，就在那天與工動起土來了。修好之後，一百天之內，並不見有些兒影響，我就逢人說風水擇日之說之不足信，知道我這事的，無不咋舌驚服我的膽大。我從此就把羅經毀棄，不再作風水師擇日師了。第二年壬辰春，有一位蒙館先生名叫張繡堂的，到我家裏來借書看，我叫他自擇，他一共拿了有十幾本，連「新約聖書」也給他疊上去，我見着，故意對他講幾句不由衷的話說：「這書我所寶貴，你看完務須送回，千萬不要把我的弄失。」他不知道我是說笑話，回去就先拿新約閱看，不幾天就送回來，說：「嘎嘎！這書倒奇怪；說有個什麼耶穌，生在木工之家，年長周遊傳道，能行各種奇蹟，後被忌他的人

釘死在十字架，墜下坟墓三日，又能復活起來，亦可以當作一種趣怪小說看哩。我隨口答說：是的，所以我這樣寶貴他。其實我丟在書箱裏三四年，並沒有拿他來看，也不知道其中是說些甚麼東西。因張繼堂這樣說，我纔勉強展開來閱讀，第一版仍是不可曉。後讀到耶穌之生如左之下，纔略略找着些頭緒，於是就從頭至尾看下去。看完，覺得耶穌所說的道理，和所行的事，實在奇特，於是乎看完又看，幾幾乎馬太一福音，全卷都背得出了。然仍不知道是要來作甚麼用的書，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聽見天壤間有所謂耶穌教。後因逢人說這部書好，就有一位姓莫的朋友對我說：那書是天主教的經典；天主教是怎樣怎樣壞的，你千萬不要上他的當。我聽着，將信將疑。那年冬，有二位傳道人，一姓譚名保德一姓李名弼廷，一姓余名寶光，自廣州到我那地方探訪一位教友陳受生。陳，潮州揭陽人，纔遷來未久的。我那地方，小地名叫同安墟；我祖父也是自廣東潮州遷來，在原籍與陳原是同府，不過他是揭陽，我是豐順，不同縣罷了。他遷上同安後，因為我的室人

也是姓陳，他與我室人的外家居同里間，彼此認是姻親，曾與相識。獨不知道他是已奉了一個什麼耶穌教。此次譚李余等到去探他，原由揭陽的教會，因為他已遷居廣西，遠難照顧，就寫信托廣州的教會派人上去存問，故有譚李余三人到同安訪陳受生之一事。他三人到了之後，我適在同安圩街上，遇見陳帶他們三人同行，我指而問陳！此三人為誰？陳答是從廣州來傳上帝道的，姓某某。我聽見「傳上帝道」四個字，心裏頭很覺詫異；又以為上帝道即天主教，記起姓莫的朋友的話，就疑譚李余都是壞人，不睬他。後因有一位同姓的兄弟，曾聽過陳受生之勸，招他奉教；他是有一口鴉片烟癮的，不知道他在那裏聽見人家說信天主教每月有四兩銀子領，他得此機會，就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想跑到陳家去奉教，好領那四兩銀子來買鴉片烟吃。途中適遇着我，也強我同去打一個轉。我至此，纔知道陳受生是一位教徒。既至陳家，見譚保德問我那位兄弟，有無賭博和抽大烟的毛病？有，就要戒絕纔可以奉教。好！他老哥子隱几而臥，不喜歡聽他的話了。我見譚能

說這些話，知道他不是壞人，就插口與他攀談。並稱：你們的經典，我已讀過，道理的確很好；獨恐怕奉教的不能照着來行，未免貽人口實是了。譚一一爲我解釋，並出好幾種小冊子給我看，我纔知道他們是耶穌教，不是天主教。又知道他們無給銀與奉教人的事；又知道他們也力闢風水擇日的謬說；於是就引爲同調，天天都到去同他研究道理，比前此自己所讀更加明白，於是就下了決心要做基督徒。明年癸巳春，譚就帶高要魯子珍牧師來同我行浸禮。同時受浸的，一共有十二三個人。這是我信基督的緣故。

信了之後，先父很不喜歡，常常說要打死我，曾有一次拿起鐵棒到陳家去找我，幸虧那一次是在另一個教友家研經，不然，就不死也會脫身皮了。我爲此，常常私下裏哭泣祈禱，求上帝默化我的父母和一家的人，并求他默佑我有機會離家下廣東學習聖經。後承譚先生允許護我東下，我知道我父親一定不答應，故旅行費襪被，一切都不敢自備，悉惟譚先生是賴。既定了行期，期到，就星夜逃走。

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後迄今三十年的閱歷

，不給父母知道。那時廣州的浸信會，未經辦有什麼神道學堂，祇在五仙西福音堂樓上招信徒到那裏學道理，叫做讀四季書而已。我自那年四月到去，讀到五月底暑假，就承派我到四會廣寧兩縣地方去賣兩個月書，月給四塊錢做伙食。我拿起書沿途求售，受了很多很多的侮辱。假滿回堂再讀一個月，就由魯子珍牧師護送我回廣西去了。

那時梧廣未通輪船，由我家到廣州，要成兩個禮拜；轉上是逆水，而由梧州上平樂，灘又多而且險，就動不動要三個多禮拜，往返一次，非常之難！又未設有郵政，我離家時雖會寫一封信托人於我起程二日後送交我父親，他知道我已經下了廣東；可是到了廣東幾個月久，不能有一隻字寄回報知，他在家非常焦急，並常常到陳家去吵鬧，幾乎打起大官司來。直鬧到見了我的面纔沒事。這是我最困難的時期了。

從此以後，他把我防範很密，再不能給我有東下的機會，我也只得在家幫作農功，或做下訓蒙的事業；并因在廣州會拾了有幾卷舊爛的論道書和格致書回來，得空就把

他研究研究，却也宗教知識與科學知識能同時得着點點的進步。又因為常常乘傳道人來往之便，與廖卓庵張允文諸君通信，得着他們這點萬國公報和舊日報我看，也頗頗曉得下時事，可以慰我的岑寂。獨有一事令我抱恨終天的：既不肯修舉業，受親戚的慫恿去應試，博人間的科若第爲父母榮；（因厭惡滿洲的頂戴難看的緣故。）又不能把所信的救道，勸回親心，同得着基督的愛；致我的父親，因各種的不滿和了解，憤懣成疾，於我奉教後第三年乙未冬就咯血以死，哀哉！

到了光緒廿五年己亥，香港教友謝榮與李賢士君并譚保德先生等，在港中辦一七日報，叫做中國郵報，聘廖卓庵君做主筆，廖君荐我去當一份撰述；那時家父已亡故，家母也不阻攔，就居然以一個不學無術的村氓，充起洋場的報館記者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置身報界以文字佈道的宗教生活。

半年回來，因感受港中強國人對待弱國人那種不平等的激刺，并自己本會的西教士，也疑他不可與羣，就函托

某傳道轉請某西牧准我出會，聽憑我個人在外作個無會的信徒，從此就與教斷絕交通。如是者有好幾年。*但是我仍然未大喜歡與教會來往。又明年癸卯，我同安辦團練，各團紳推舉我司筆札，因那年一年到晚。先後由團丁拿了十七個著名匪犯，通是由我一管筆錄供稟縣正法我想起心裏頭很寒！第二年就不幹了。以後或教館，或作閒人，悠悠忽忽又兩年。至乙巳年，我家已因我三弟壽南在余建磐先生那裏聞道受感信教，家人自我母親以下，也就陸續續歸了主。適頭一年甲辰秋重九那天，同安的酒肉朋友，邀我去登高，歸時宿半途友人家，那天晚上，友人家中的燈花開得很鬧熱，一人說：這是張先生的喜氣，我們搭傍他，賭字標一定勝。於是他們各人皆湊錢點字，預備托人帶上桂林去賭。我那時不便掃他們的興，也只得由他們入我一份，却尙幸未有科着我的錢。歸至家之明日，我即入市對他們說：我是不肯賭錢的，你們務須要將我那一份取消。他們說：你怕輸嗎？我說：我不是怕輸；怕贏。輸了，沒人曉得；贏了拿一大注錢進屋，轟傳遠近，叫我拿什麼

面目見人？他們覺得這些話很奇怪，答說：我們已用了你的名字去了，怎樣能取消？我說：你怎麼要用我的名字？他說：因為你紅火咯。現在這橫直幾百里，那個不知道你是我們同安的惡爺，所以特用你的名字投票，中了之後，那票據即遺失，也沒人敢要。我說：這就笑話了！但無論怎樣，我是不賭的。即真是中了，我也是一文不受的。他們知不可強，乃許我退股，將我那一份頂與第二個人。後來果然中了。不知道他們共得了多少彩；平樂代理人永貞蘇杭鋪許敬之，見那張票據，單是寫我的名字，以為真是我中了，還說要來燒燔仗賀我。我對寫我名的人說：好啦好啦，你如今不趕快寫信出平樂同我洗刷；就不得了啦。於是他們纔把我退股的原委，寫信出平樂說明。張某人中字標的妖聲，乃漸歸消滅。因有這一事，我知道教與外人親密，實在是有損無益。那時同安傳道余建磐，聞着我能這樣拒誘，特地到我家來道慰，我也就從此復歸於教會了。

次年即上所謂乙巳年，我因我家人已漸就光明，時正在家中設一私塾，就每晚都聚集家人和學生祈禱讀經，後

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後迄今三十年的閱歷

多已因此信教。回溯我自己亥冬至甲辰冬，這五年之內，可謂已沒有了宗教的生活。至乙巳春，纔啓始復甦。是年冬，因帶一學生生東下學道，路遇前在香港邨報的舊同事廖卓庵，夾硬留我在真光報勸理筆政，因為那時廖君自日本留學歸主持真光報務。我辭不獲命，遂歸而挈眷東下。這是我第二次置身報界以文字佈道的宗教生活。

從丙午春至民國元年壬子，一連六週年，所撰出的關道文字，亦已不少；總是自己是鄉間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別說新學沒有受過學堂的教育；就舊學也仍是一個門外漢，怎配當報館主筆？於是就年年節衣縮食，買書閱讀。做了六週年，已經買了有四百多銀子書了。所買多半是中國的古書，如十三經注疏，廿四史，紫陽綱目，諸子百家，及四朝學案，與各家文鈔文集，各種叢書類書說部之類，為數亦頗不少。獨可惜報務忙碌，沒有甚餘暇的時候去閱看，於是就於民國元年，托名告假，輦書歸讀。詎知纔專心致志讀了半年，真光報的總理洪羅弼先生，和代理人楊海峯先生，竟屢次促我回局。洪先生且說要親自上平樂拉

我下來。我沒法，只得又再下來。經與子兩種，雖已讀完好幾部；却仍是滄海之一勺。然已比前有別了。康門子弟想拿什麼禮運大同說，春秋三世說，來非難基督教，我可以從根本來駁正他了。故自民國元年後，我在真光報做了不少長篇的辯道文字。（去荆鋤國教說解剖兩種，就是這個時候做的。）若非會歸家用那半年功，我恐怕今吾還是故吾呢。

民國四年夏，因忽遇一特別好機會，得解職遷港，與尹文楷醫生女公子聖士提反女校教習淑貞女士講究中國文字之學一年，（此役於我自己的舊學，得益不小，曾著一詳注秋水軒尺牘，可作一小詞源看未出版。并擬撰一莊子挾微，未脫稿。隨復與尹醫生組織一談天週刊，在大光報館出版，也是一種以文字佈道的宗教生活，頗得海內外閱者歡迎。民五夏，真光報主任師雅各牧師（因湛牧師回國，交他代理。）囑在港遙攝美華印書局編纂佈道小叢書事務，因義不容辭，而又兩頭不能兼顧，乃不得不將談天放下，專用力於編書。而談天因無人接理，也就停刊了。

民六二月初，香港康徒之孔教會，組織一「國是報」以鼓吹定孔教為國教為宗旨；開端之發刊詞及宣言，即極力詆毀基督教，港中各公會大譁，齊叫我為文登大光報駁斥他。我那時適因有不得已事故，已將遙攝廣州美華書局編書事結束，在大光報別組一大光週刊，以續完談天報未竟之工。正在籌備出版，忽遇着這一件事發生，又勉從各同人之命，暫展緩出版期，從事與國是報筆戰。甫發表一篇駁論，他那邊用「菱花」名為文詆毀基督教的，已退縮不敢再登場了。過一兩天，找着一個名「登霞」的出而頂替，我再一駁他，又退了。最後在廣州孔教會找一個最富戰鬥力的名「澄父」的出來與我鏖戰，這個人死不怕醜，既開了「三代大同」笑話，還苦苦要在那裏捱，直戰到被我笑得他站立不住了，纔如反舌之無聲而退。計共戰了三十多天，他那邊共三易將，卒被我們這邊的真理收最後五分鐘的勝利，港中各公會皆大歡喜！囑將兩方的筆戰文，彙刊為一冊，留作永遠的紀念。書名「大光破暗集」，在大光報出版。現在已讓版權於廣州美華書局，由廣州美華書

局再版發行了。

當筆戰報罷，接續辦大光週刊未久，廣州美華書局師雅各牧師，忽又親臨我寓，囑再在港遙攝編書事務，又不得不將週刊另覓人接辦，而重理舊業。時遂將前在大光報及談天報所撰之「清明掃墓攷」、「祭先源流考」、「駁無神論」等文修正，寄局印單行本問世，頗暢銷，今各已再版三四次或六七次了。又撰「二約焚香典禮攷」、「王充問孔正」、「道釋關係」、「太上老君」、「觀世音」等書印行，亦頗蒙閱者歡迎。又其時適香安保險公司書記陳鳴山君，接其姑丈余彤雲一紙教長函，交我看，叫我駁正；我撰一「與老學究語」給他，今亦已在美華書局出版。曾謬蒙上海興華報稱許為清言見骨，頭頭是道，令人猛省，令人破笑的妙文。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幹事鍾可託先生，稱許為國化教會發軔之先鋒，近日翼教書中之僅見者。固知這都情過是之譽；然亦已足以窺見他未嘗於佈道無裨了。

到了民七七月，師雅各牧師，以廣州美華書局書報部

我信基督教的緣起和信後迄今三十年的閱歷

編輯事務遷往汕頭，囑回到汕頭辦事，兼在汕重負真光報編輯責任，我初不答應；後因他催得多了，乃不得不離港遷汕。在汕二年，適民八孔子誕，汕頭長老會華英學校有拜孔大風潮發生，潮汕各公立學校及各報館，皆為文攻擊該校及教會，以長那在教會學校爭拜孔的學生的氣燄。沒一篇不是瞎鬧。我看不過眼，特將真光報出一「拜孔風潮號」來駁斥他。并多印一百，分送潮汕各公立學校和各報館。他們得着來看之後，纔覺悟華英此次的風潮，純是各學生的無理取鬧。此文也已成專書，叫做「華英拜孔風潮記」，在美華書局出版。

既在汕兩年，因為編輯部與印刷所（在廣州東山）相隔千有餘里，辦事諸多不便；且每期真光及每種小冊子出版，臨印不獲親自校勘，錯誤無人負責，心裏很感受痛苦；於是乃不得不遷回廣州居住。時是在一九二〇年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迄今又兩週年有多了。這兩週年之內，為梧州救國日報的詆毀，出了一厚冊的特號；為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又出了兩厚冊的特號；前一

特號已經印成專書，叫做『糾謬新編』；後兩特號，第一冊會銷至二萬多本，不一月就要再版，頗為教會雜誌中一件破天荒的快事。

總是我是沒有學問的；所有著述，都是厚起臉皮大着膽子做的，都是為一般程度比我尤低下的人設的；論起智識和文字來，實在是不配濫廁於著作之林。而今竟因為我們這裏的教會人才缺乏的緣故，要用着我來做了十幾二十年的報館記者和編書的主任，想着實在羞愧！實在可歎！但我規在雖已有了五十多歲，壯心仍是未已；倘若上帝肯再賜我一個好機會，放得下這個擔子，我還想循序從小學，中學，神科大學，逐級讀到畢業，得了有豐富的智識，和中西兩文都兼優的文字，再來開始做過以文字佈道的工夫哩。

至論到我的信仰，我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新，什麼叫做舊；我只信上帝是三位一體的造化主；耶穌是上帝子，是全人類唯一的救主；聖靈是凡屬真信基督的人所必能得他的來幫助的保惠師；人身後必有天堂地獄兩去處；普及了耶

穌的福音真理，真能變斯世為天國，但不能因此就武斷沒有末日的審判；我并信凡事必有天父的旨意在內；我只把我所以獲信教和信教後三十年的經歷一回想，就可以知了。惟說到耶穌釘身十字架替人贖罪一層，我的見解，似乎與別人有些不同。因為這些話，對中國人說，是沒有一個能夠了悟的。惟猶太人和曾進過猶太教的異邦人，纔明白這一回事。怎說呢？因為猶太教有流牛羊血作贖罪祭的舊例，中國是沒有；雖也可說古代本會有這一說，但已失傳了幾千年了，沒有一些兒印象存在人的腦中了，對他說耶穌流血是最後的挽回祭，人誰能懂？惟猶太教年年行着這些祭，而這些祭又是沒有用處的，不能贖人的罪的，早應該把他廢掉；但是在猶太教已久成了天經地義，不輕易本白把他推翻。恰值耶穌濫世宣天國的福音，招人悔改，被反對黨釘死他在十字架；明白上帝旨意的人，省起古先知曾得上帝的默示，說過『我欲矜恤，不欲祭祀；』此次耶穌濫世，正是上帝欲實行他矜恤人的大作用，凡倚賴他的，不用再作上帝所不欲的流牛羊血的贖罪祭了；耶穌

這一次被人釘身流血，就是最可靠的，又一次就够的最後的贖罪祭了。按之于先知書，又常常有預指他是負世人罪的聖羔的話，對猶太人根據猶太經來導引他歸信基督，這樣講是最易叫他明白的。所以彼得等能於一日中得三千人悔改信主。對中國人，即使叫彼得復生，照舊用五旬節對猶太人和進猶太教的異邦人所說的話勸他悔改，莫說一日三千人，就三千日都恐怕不能得一人了悟。（請試問現在已信教十年八年的，有幾個能澈悟耶穌贖罪說之所以然）所以我說耶穌流血贖罪和他是最後的挽回祭的話，只是拿來推翻猶太古祭禮的替代品；對中國人，還要變通用過別一種說話，纔能輸得進耶穌的救道。板執一千九百年前行之於猶太一族或一教人的舊法子，是不行的。

總之耶穌是不會病不會死的；他是從上帝那裏來應該歸回上帝那裏去；肉身未變爲靈體，是末由歸得到他所從出的上帝那裏的。所以三湊六合，到水到渠成時，有一班恨惡他的人拿他去處以極刑，來死他不會死的身，他即假是途復活，變靈體復歸於父處。雖說古代也曾有人如以諾

以利亞等，不用嘗過死味，也可以直返帝所；但耶穌所負的責任，與他們不同；所處的境地，也他們不同；既然天時人事相交迫，把他被惡人捕釘十字架了，其取道於死以復活，爲返父之捷徑，雖有似於創例；然若沒有此一舉，功成即安然自由返父，而上帝不欲祭祀的徵旨究無從實現；彼猶太人流牛羊血之贖罪祭亦無自推翻；必永永舉行不替，有耶穌亦如無耶穌了。故耶穌直甘以他的肉身付之一死，以改革猶太教，而爲茲後的世界開一新紀元。這本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的上帝的定旨。我們只認定人皆是上帝的兒女；皆宜得上帝爲人備的永生幸福；惟因有罪惡的緣故，皆流下忘返，不知尋得救之路，耶穌爲拯救罪人降世，并因拯救罪人故，奮不顧身，爲惡人害死；那麼，他的死即是爲我們全世界的罪人犧牲；他復活陟帝右，即是爲我們全世的人就父的前導；這無論猶太非猶太，都應該同此信仰的。流血贖罪挽回祭的話，我們非猶太人，對此無歷史上的關係，不容易明白；譯者又「不出他的所以然給人聽，還不如分別清楚點來說好些。

我的信仰是這樣，不知道對不對。因為承劉廷芳胡學誠兩先生叫我做一篇「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登生命月刊的「宗教經驗特號，」并囑要在文內述明（一）你信基督的緣故；（二）你現在的信仰；（三）你的宗教生活的經過；（四）你宗教生活中的困難；（五）其餘各種問題請隨意寫；我想：我信教一十多年，僅一三兩款，已不知要多少字纔寫得清楚；所以我照直又簡括寫來，已不覺言之如此之長，（餘的還有很多與此題有關係還不能盡寫。）兩先生來的信，只說「字數自五百至一千字，」我這篇這麼長的東西又另外自己安過題目，不知道合不合用，既把他草就了，也只管費幾分郵票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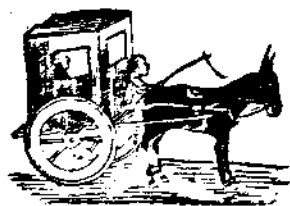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三，二，十六，脫稿於廣州東山萍寄廬

張先生的這篇文字很長因限於篇幅我將中間一段刪去

特向張先生道歉

胡學誠

*記號是表明中間刪去了一段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張志鵬

余幼年嘗肄業於北京滙文大學附學館專科，習學英文，並在該校寄宿，星期日亦隨衆守禮拜。惟彼時余方十餘齡，又適在庚子之後，經拳匪之恫嚇，是以視耶穌教如蛇蝎，不敢深求，且亦不知宗教爲何物也。雖在校數年，幾於日聞祈禱歌詩之聲，而於心毫無所動。隨班唱和，亦不過敷衍塞責而已。雖時有同學者係基督徒，謂余曰：請君研考聖經，自能窺見堂奧，欽蹈明規，因即勉讀數節，然究以扞格不入，味如嚼蠟。即有時繙閱英文聖經，亦不得其意旨，而遇其他宗教者談道，則余更不之信。且以事涉迷妄，多方爲之問難，當是時也，余不獨對耶穌教如此，即視一切神仙佛老之說，亦不折服，直成一無神教之人。及至民國七年，與張君志新相友善。聞其證道，覺其言行相副，因深服其爲人。張君曾有忠告，欲余入青年會查經班，余敬遵，不敢違。入班後研究四福音，約有六週之久，（每星期六日一次）嗣是復蒙張君之介紹，以入教記名於公理會。此時余之宗教觀念，稍有萌芽，但仍似在於盲從

之列。未幾余投身郵界，晝夜從公，而張君又游學美洲，去國西往，良友睽違，師承無自，因此靈修上之工夫，遂完全廢棄矣。余在郵局，迭經遷調，由京而津而奉，奔馳數載，未有甯息。迨民國十年之秋末，以京中家務，既乏照料之人，老母年高，尤深倚閭之望。遂乃立行辭職，東裝回里，甫至京，適張君志新亦已回華，於是又得時相聚首，論道談經。張君並力囑余多讀關於新思潮之書籍，如中國哲學史，胡適文存，及信仰之意義等類。余均已依次遵讀，思想因而頓改，澈悟之下，實覺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自是而腦海中，遂發生人之生存於一世，究爲何來之一大問題。此一問題，乃爲人生首應解決者，蓋世俗之虛榮，不滿吾人之慾望，而家庭之和樂，亦不足解吾人之隱憂也。爰於去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米市中華基督教會受洗入教。是舉本應早日爲之，而所以遲之又久者，實因余之環境，妨礙甚多，是以徘徊歧路，莫由自決。既而思之，設不受洗，則以我之爲我，終必無毅力以戰勝惡魔，因始毅然決定，皈依基督，願將一己身心，完全付諸上帝。

此余個人受洗入教之始末也。個人之於宗教，其關係有如此，推而至於國家社會，亦何莫不然。試觀我國之政治糾紛，社會污濁，商業萎靡，教育不興。上自元首，下及庶民，舍飯碗問題外，別無所圖。所謂國利民福者，無非欺人之誑語，輿言及此，能不痛心。長此執迷，何堪設想。夫不欲救中國則亦已矣，如欲救中國者則舍基督教外，別無他道矣。誠以基督教者聖教也，教有聖經，聖經者，改革人心之利器也，造就人格之模範也。吾國之衰弱至此，是否由於一般行政者之人格缺乏，人心險惡，只知權利，不顧人民，則殊不敢知。第偉人之中，如馮檢閱使玉祥其人者，究未多見。君固為吾中國人生色，亦為吾中國基督徒生色，惜乎僅此一人而已。考馮君所以能如此清潔自持者，則實考究聖經，日事祈禱，以故得有聖靈之感動之所致。余對於聖靈之感動一節，當夫未受洗以前，深以為荒誕不經，而於祈禱一舉，更視為迷信之尤。然自今日觀之，則凡屬得有聖靈者，智慧可以加增，是非可以明瞭，惡者峻拒之，善者力行之。視道義若奇珍，等貨財於糞土。

嗚呼聖靈之助力，固不大哉。然必受洗入教以後，方能領受之。余宗耶穌日淺，非敢謂有所宣傳。茲篇所述，僅據一己之經驗，來相印證耳。鄙俚無文，惟閱者諒之為幸。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張子謀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可分三期，述之而下：

第一爲混沌期又爲敵基督期：我家相傳，迷信多神，我亦爲其所深染，故事偶像甚篤，曾憶爲母求壽，而向麻衣仙師神，許終其身每年朝拜一次。爲早求雨，而向仙姑仙嫂二神焚香祈拜。我又信有鬼，每憶童時見鬼事，輒爲人歷歷道之。然是時鬼與神的觀念，尙未明瞭，故基督徒某對余談真神，余每以世間無神對，而不知自己已信有多神。一日某謂余曰：「汝相信有鬼否？」余曰：「信」某謂「汝既信有鬼，焉得謂無神」。余語塞，無以爲對，然自是無神之見稍稍活動，不似從前一味蠻抗。

我幼讀儒書，從古聖賢格言，每書以自警；此亦足爲余信奉基督之阻碍。意謂我奉中國古聖賢爲師，亦已足矣，何必再事耶穌，故某常爲余談基督真理，余雖領之，內心實存一「任你說得如何好，如何是，我總不聽」之頑見；及某談罷，余卽起而答曰：「孔孟好不好？」某曰：「好」余曰：「既好，俟我學到孔孟不足爲余師時，來學耶穌

可也」。某亦語塞，雖復爲余解說，余總不聽，某固熱心主道者，不問余之聽不聽，總總對余談道，余卒以此得與基督教會往來，而至於受洗作主門徒。

循道會初來平江傳道，時余在天岳書院讀書，院生約二百餘人，群起反抗，周某介紹該會買房子爲傳道所，余輩蜂擁至其家，將治以死，周某逃，周母受傷，縣正堂王福厚，出示嚴禁暴動，余輩雖不敢公然攻擊福音，然余每過福音堂門首，必反面向向，以表示余之棄絕與恨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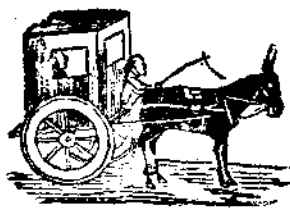
縣正堂王福厚是時初到任，觀風課題，係詢福音堂來利害如何？（題意如是）余是時本名維，乃更姓爲蘇換名爲民以應課。意謂福音之來是要爲害於民，余將蘇之，文中力斥福音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云云。此均華夷之見，爲余之阻碍使余敵基督者。

第二爲篤信期：及余漸漸查考基督真道（約二年之久）遂漸漸打破以前種種混沌觀念謬誤觀念，力行祈禱，於是覺得以前書格言以自警者，只不過自欺欺人耳。實際上不著一毫力量，一言之出，一念之動，仍是漫無節制，見色

逐色，見相逐相；自行祈禱，於心中邪念，實收摧陷之功。余嘗語人云：「孔孟之教，是個指路碑，能指人當走路程，而不能予人以足力；耶穌既能指路，復能予人以足力者也。」及閱王陽明書，以謂人只要問心無愧，何必時時祈禱，因此而祈禱遂廢不行。一夕夢見孔子，問曰「去欲如何？」孔曰「去欲不過是靜心而已」（尙有二問二答被忘）因此悟及去欲是克己，克己尤須復禮，復禮如舟行，祈禱如水浮，祈禱者所以爲復禮者也，故此又回復祈禱如初。迨後新潮澎湃而來，無神之說甚盛，余復爲之動搖，遂得現時之變化如下。

第三爲變化期：余之變化，非推翻宗教根本觀念，惟對現教會，大起懷疑。這個懷疑心，適令余對前途大起恐怖，且或冷却余之熱忱，消沉余之志氣；然此等意態不過表余之怯弱而已。然于千鈞將墮之怯弱中幸有一髮係之，這一髮，就是耶穌，故余現時之宗教思想，惟以實現耶穌爲主腦，這實現之力量，惟于耶穌處求之，此卽余祈禱之內包與外延也，此外如對人的祈禱，分付真神與耶穌的祈

禱，有信無行的祈禱，顯口才的祈禱，依樣畫葫蘆的祈禱，余誓力絕之。余甚願耶穌改造余之生命，使余能撇下一切，背著十字架跟隨主。並願海內信徒有以教我。呵們！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

齊樹芸

一，我信基督以前的經過

我生在一個儒教的家庭，我的父親在前清是一個科第出身的官吏，篤信儒教；所以我六七歲的時候，就在一個私塾念四書五經，家庭的教育也是本着孔子的道理。我十二歲的時候，考入縣立高等小學校，那時候是前清的末年，學校裏的情形仍然是科舉時代的風氣。我在這種教育之下，又目睹本縣天主教徒土匪式的行爲——那時候本縣尚無基督教的足跡——，我在幼年時代對於外國人和外國來的教理，很有惡感。

民國元年我考入保定官立中學校，同學當中有幾位是基督教徒，我纔起始和基督教接觸。最初我很反對他們，因為我好奇的心盛，後來跟着他們赴過幾次查經班，他們也利用機會來拉攏我。我查經一年多的工夫，一點心得也沒有，因為一方面我有成見，一方面牧師講的不透澈。民國四年暑假的時候，我病了一個多月，在休養靜默的時候，時常思想人生的意義，和社會上一切活動的究竟，由這

我個人的宗教經驗（齊樹芸）

虛心研究的結果，稍微覺悟基督教的精義和價值。所以我對家裡說，我將要信基督教，家裏因為喜愛我，諸事讓我完全自由，也不反對。

二，我信基督以後的生活

民國四年秋天我再查經的時候，我覺着有趣味也能够漸漸的多明白，那年冬天我就在保定長老會領洗。民國五年，我考入天津北洋大學校，在那一年當中，我只有信仰，只有基督教的生活（*Christian Life*）。沒有在基督教上工作（*Christian Service*），所以在基督教的理想上，沒有進步。到現在我想起來，我深信「信而不行是死的」這一句話。

民國六年我轉入北京大學校以後，我同徐六吉先生和寇潤嵐先生認識，他們引導我在基督教上工作，我從這上頭我的信仰愈堅固，我的基督教的理想愈進步。這幾年以來，我在基督教工作上辦了許多的事情，我的生活我的知識我的才能，同時也得了很大的進步；現在我的信仰差不多同我專門所學的合爲一爐，我對於社會上一切的事情都有基督教的看法，有活潑有爲的精神。

三，我現在的信仰和基督教生活中的困難

在這個思潮澎湃各種主義盛行的時代，我的信仰一點也不搖動。我深信宇宙間有神靈——上帝——管理宇宙間一切的活動；我深信耶穌偉大的人格，是神靈的結晶，耶穌的言行，是上帝期望於世人的表現；再進一步說，我深信基督的道理，是改良社會最完美的原則。處在這個惡劣社會當中，除了基督教團體以外，我時常和各界的人接觸，時常受試探，所以我的生活時常有墮落的危險。但是我的信仰既是很堅固，又和基督教團體有聯絡，作為我 *Refugee* 的地方，我尚能夠和這個惡劣社會奮鬥，我的基督教的生活尚不至於失敗。



介紹舊約歷史出版

近來教會中學校最缺乏教授聖經的課本就是舊約歷史廣學會知道這種的急需就請美國教師勵德厚中華教師陳金鏞編輯這書他們在教會學校有多年教授的經驗所以這書是適合近代教會中學的學識全書分十二章共計百九十多餘面有八萬餘字用語體文編成用外國紙刷印不但普通中學可用就是聖經專門學校也很適用的每冊價大洋貳角五分每拾冊價大洋貳元郵費另加上海北四川路廣學會出版發行

我的宗教經驗

謝扶雅

「第一是菩薩第二是祖宗」，是母親在去年陰曆大除夕時祖先祭拜後的一句話。這話很值錢，使我竟能將此抵償了我對於生命「宗教經驗號」的一筆短期公債。

今日西方的基督徒，一大半從宗教家庭的大工廠中製造出來。我也是宗教家庭中生長者之一，不過我老家的宗教，不是耶穌的宗教，乃是鬼神式的宗教。我家向來祭神最虔祭祖最勤；我從四五歲到十五歲的十多年，差不多儘在香港紙錠中經歷。我記得七歲時，我兄弟生大病，我每天一大早起身便向窗外天空禱求「九天玄母娘娘」祝福，繼續七七四十九天不間，那一副憂愁和希望交織的面容和虔誠信靠的精神，深印在我心目之內，至今回想也還十分感動。其他諸如此類的敬虔行爲，也說不得許多。總之我幼少時宗教經驗，要算受母親潛移默化爲最大。

我自動的宗教經驗，在距今七年前受洗的那一年，最爲顯明熱烈。受洗前後的幾個月，多在愛的服務上做工夫，那時不覺得所做的是愛是犧牲，只覺得別有一種超自然

力，運用我的身手做去。會朋友時見有機會，立即介紹基督給人看，好似耶穌處處和我同走一樣。給朋友寫信時，不期然而下筆千言，滔滔不盡。那時覺得聖靈之火把我一顆心燃燒到熔化無存，不覺我還有一個「我」在背後。我對人談話中所流的熱淚所彈的心弦，都好似不是我的淚我的弦。我至今要想回到那樣「無我」的心境，無論如何努力，也終辦不到了。

從學校進入社會，和「事務」「會客」「信件」「報告」爲伍，發見了主觀和對象間一個很大的矛盾，察知實社會是一個很冷酷很沉寂很陰慘很浩茫的死海。在這汪洋的冷波中，我從前心情之火，抵擋不住，完全被澆熄無餘，却結成一把寒光奪魄的利劍。從前我的上帝，是溫暖親熱的慈母，現在我的上帝是協商合作的同工。從前我在上帝的懷抱中跳躍自如，時時和他接吻，現在我和上帝同登一座極崎嶇極險峻的摩天嶺。從前我禱告上帝，上帝就立刻給我，有時還賜過於求；現在我禱告上帝，他叫我想想看，叫我做做看，若想得不周妥，做得不堅毅，上帝就決不允

我所求。我會對朋友說：「我從前是情感的寵兒，現在是理智的「整三」和意志的「鐵牛」。」我深知神和我的交誼，前後今者都無非是愛，不過愛的實體雖無變，愛的表現却不同，有詩為證：

松柏不開花，
北風吹雪來，
耐得萬般寒，
堅貞與歲增，

巖阿自孤潔，
披上身一白，
顯出中心跡，
萬古永蒼碧！



北京基督教通信研究社啓事

本社新編「革命的耶穌」講義七課，每星期郵寄一課，七課合訂，可成小冊。凡願用這講義，與我們通信研究的人，只將他的姓名和住址，寄交北京青年會，轉與本社；本社即按期寄與講義，並不收費用。七課講義，分緒言，耶穌的環境，程序，遭遇，和成功，並耶穌的三大原則。但是我們研究，並不徵引古代，關於神學的解釋，也不理會現今教會的一切組織和規制；只就耶穌改造的理想，革命的精神，證明他的主張，和實踐，足以適應今日中國，和世界的需要。希望有志研究的人，不要失掉這個機會。

著 論

信條底利用

美國卜郎恩原著
郭復瑛譯

粗心淺見的人，極喜歡輕蔑信條。他們中間有人一遇見「教義」或「信條」字樣，就覺得怒發萬丈，非用腳踐踏不可。這真是蠢笨的舉動。這就是那般對待宗教思想用脚面不用腦的人底舉動。其實我們都有我們的信條，有簡質的，有繁文的，有積壓的，有消極的。而且我們必須有信條，除非我們甘心犯着智識的自殺罪，停止思想罷了。

信條二字，英文稱爲 *Creed* 魁得，從拉丁的語源（*credo*）魁多而來，意思是「我信。」這個字是論到人的確信，關于一種主張底真偽，不能立刻實證出來，如同我們實證二加二爲四，或是實證一直線是兩點間最短之綫一樣。在一個人的信條中所表示的確信，原來屬于另一範圍。一個懷抱這些確信的人，覺得實有把握，只是不一定能夠將內中的真理證實出來，令別人不敢不接受。這些就是他的

信條底利用

信條。

愚人心裡說道「沒有神靈。」那就是這個愚人的信條。他并不知道宇宙間沒有神靈，若是有什麼人知道那層，他就知道萬事。因爲在這廣大的宇宙間，有他的智力所未曾達到什麼荒遠區域，神靈亦許在那里。那句信仰的論述，像是薄弱愚蠢，只是不能不當牠爲一宗信條。

赫胥黎氏口誅筆伐，竭力攻擊其幾種神學的信條，但他自己亦是十九世紀中最武斷的一人。那是他有他的信條，而且他爲着那個奮鬥，與衛斯明斯特勒的神學士爲着神學的問題奮鬥，一樣的強勇。就是那些以爲關於神靈，祈禱，永生等事，我們全然不能知道底不知論者，亦是一個有信條的人。若他是一個澈底不知論者，他必保守他絕望的信條，至死爲止。什麼時候思想超越物質的事體，或是超越數學底精細實證，或是超越邏輯學底當然結論，就是懷抱一宗確信。有確信即可成爲信條。所以輕看信條的習慣，全是智識的罪孽。

有人主張「若是一個信條誠然守着，這個信條同別的

信條是一樣地好。」然而一個信條只是無別的信條一樣地真實，才算無別的一樣地好。只是在牠能够表明其中的實在理由那麼多，能够發生道義的與性靈的果實那麼富，才算無別的一樣地好。凡在道義的理由，與性靈的經驗上，顯示最優美的信條，方可為嚴刻的，明辨的思想所容受。

有人又說「我們不管一個人所信的是什麼。」這又是無知的話！一個人所信的是真理，或是妄證，所根據的是事實或是幻想，我們不能不管！凡是頭腦清爽的人必要管的。智識的自由，並不是說任何妄念臆想，一一可以自由信服。這個只是充分機會發現真理的意思。一個愚拙的人建設他的生活，只在那像糠粃的信仰上，慧風一吹，立即飛散。愚拙的人，只是拒絕合理的信仰，其實此等信仰如果接受，就可鼓舞他的熱望，言辭，與行動。只有真理，終久是用得着的。憑虛公子暫時或有所成就，只是經過長期的試驗後，惟有那些基于理由合乎事體的信仰，方能發生力量，喜樂，與和平，所以人民所信仰的是什麼，極關

重要。

有些人覺得他們接受宗教的信條時，必須不顧理性底要求。他們想宗教全是少理性的情緒，感情，與想像底事件。他們或者要贊同某學生所寫的活，「信仰是我們所知，道不是這樣而信是這樣底心才。」

這却不是耶穌的態度。這位大宗師的話是「我是真理」。他對門徒所說的應許，是「你們必知道真理。」他又指明充分的智識底結果說，「真理要令你們自由。」

而且他所宣佈涵蓋一切律法與先知的兩大誠命，更可玩味。「你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受主你的神。」免得有淺見的人，設想有一部分心才可以脫出宗教範圍，所以他一連四個盡字，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有人以為宗教的信仰，不容睿智的考查，這種意想，大宗師絕不表示同情。他吩咐人用他們的腦力發現令他們自由的真理，脫離一切損害或阻擋他們生命的事情。

有人又想我們越信得少越好。他們憂容滿面地對宣教師說，「若是我們為基督徒，必須信服多少？這個我們必

須信麼？那個我們必須信麼？」他們想若將福音的宣言縮至最小分量，他們就能够接受了。

這是一個單行的態度。人在別的事業上，就不是這樣做法。我們不能設想一個人肯這樣說，「我若要活在世上，應該吃多少？我只吃令我活養的至少數量。」從前唐乃勒博士 Doctor Tanner 四十天全靠水度日。然而他不勸人這樣做。緊要的問題，不是「令我存的至少數量是什麼？」乃是「我應當吃多少，可得最多健康，快樂，效能呢？」就宗教的信仰而論，有些同魂似乎只吃最薄的神學的稀飯。我們很喜歡他們依然無恙，惟願他們吃得好些！若是他們吃得更多些，論到宗教的問題時，他們就不至于這樣瘦弱而憂悶。

那位生來的替者，當他發起他的基督徒生活時，很覺識自己的薄弱才能。他并不知道耶穌基督是罪人不是。他只在一要點上，又剛毅，又清楚——「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然而他是胸懷坦白的

法利賽人將他趕出會堂後，耶穌對他說，「你信神的兒

信條底利用

子麼？」這位眼睛睜開的人。還不知道。他不輕于懷抱這樣的信仰，亦不輕于拒絕這樣的信仰。「主阿，誰是神的兒子，叫我信他呢？」于是耶穌就對那眼睛明亮的替者，啓示他自己。及至叙談完了時，那人就說「主阿，我信。」這才是健全的態度。凡是思想開明者，必願意接受一個理性的人可接受的信仰。

緊要的問題，不是有若干我們必須信服，乃是有若干我們可以合理地信服。我們不願成爲悖理的人，迷信的人，服從不可能的事的人，只欲接受全然可能的信條。一個信服那稱爲天父的神的人，比一個守着愚者的信條說「沒有神靈」的人，生命必是更豐富些，更芳香些。一個信服祈禱底效用，不死底可能，與含有天道的聖書的人，比一個沒有這些助手而跛行的人，生命亦是更光榮些，更自由些。所以我們用不着拋棄我們的智識，蔑視理性底要求，儘管問着說「有若干合乎理性的事體，可爲具熱望的人所信服？」

縱然我們的推理官能，有時遇着事體，不像數理上全

三

大于分，水性，就下那樣可信；縱然學者對於宗教上某幾種要求的結論，不像數學的實證那樣確切；若是那些要求明明是裨益我們的健康與精神，增長我們內在的愉快與安慰，並且沒有荒謬背理的附帶品，我們按着常識的本分，就當接受。

無奈有些人總怕沾染信仰，免得信錯。這個要點金慕斯 James 教授在立志相信那篇文章上已有定論。這些意態蹣跚的人似乎說「永遠不要信仰，亦比在我們的希望中，容受絲毫錯謬好些。」此種態度，全是愚而無用！過于信服神靈的美善性，過于信服我們有希望的歸宿點，究竟總比不信好。小信與無信，對於內在的生命底利益，爲害才是無窮。在這個奧秘的世界中，有多少事體，我們既然沒得把握，那位說「主阿他是誰，叫我信他呢？」的人底態度，總是雄健而有希望些。

生命住在合理的信仰底風光中，比在任何風光中，更覺愉快而有效果，這個事實足以保證基督教的重要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底風光，是保持優美生命又廣大又長久的唯

一風光。一個人能够住在黑暗的地窖中數年，但是他的面色，精神，效能與愉快等事，比那住在上層有陽光的屋中底人，相差很遠。實際的結果，表明人應當要住在陽光屋裏。若干男男女女，所住的處所，許多年沒有神子福音底信望與愛的光照。然而他們的生命底面色，心氣，效能，與愉快，與那些住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線裡面的人一比，足以表明基督底道路，是更可羨慕的。

這樣在本書上，我曾經指明一些根據地，就是我用以隨時答覆那盤問我所希望的理由者底立腳點。此處我們所重在理由，不在強人的憑據，不在最後的實證！人羣一切大信仰，都閃入奧秘中，還不在人類睿智所統轄的範圍。太陽底熱力，行星底運動，吸力底權能，磁針北向底理由，心物相關底原故等等假說，似乎就是我們合理的，實用的理論。這些都是科學還不能作最後回報的事體。這些在我們眼前，都是未解明的奧秘，但是我們既然能够令自己順應那已知的部分，又有致用的假說，對付那未知的部分，我們儘管可以這樣度日了。

宗教上某幾種主張，既然沒有憑據與實証，我們不妨擇善而從。凡是能夠顯明含有最大數量的理由，並且發生最大性靈的果實的，我們就採取牠。一信有神，一信無神，我們左袒那一方呢？我們堅信祈禱確有效驗呢，還是要解說這廣長的新禱習慣，以為牠毫無功用呢？我們深信來生底必有，還是拋棄不死底希望，想得一個公義的，合理的宇宙秩序呢？我們一旦誠心虛懷的採取，我們自己就覺得能夠說明我們所懷抱的希望。

要為一位基督徒，找好好的信條，我不妨引用我從前十五年之久所履行牧師職務的公會底信條。這些信條是喀利福尼亞，阿克蘭公理會審查過的，且是一致通過的。這是表明一大團體的信徒，蒙真理底聖靈所指導，得以意見一致的事體。這信條的文字既簡明，意義又宏富，特為轉錄于此，以為他山之助。

「我們信神是我們的天父，信他的兒子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並信聖靈。」

「我們信聖書是信仰與行為底天則，信服務的生活，

信條底利用

並信祈禱。」

「我們信天下一家的聖教會，信從罪裏得救，信從死中復活，並信永生。」

「我們如今在這裡宣告我們的宗旨，要把這樣的信仰度基督徒的生活。」

這裡並沒有講到神學的定義，只是提示基督教信仰實在最要緊的元素。他們並不表明凡是那個公會所信的；他們並不包含凡是有些人看為最重要的；他們亦不論述這裡所提的一切真理，照着一般人所願意要論述的，只是顯出他們大家贊同的「要旨。」

我們信神。我們深信他對於我們的品性，他為着我們將來的旨意稱為「天父」是最合式的。「據我們看來，只有一神，就是天父。」我們一切的宗教思想，都是與這個基礎的要求相適應。

我們深信他的兒子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他是我們的救主，因為他是一切生命所受審判最後的標準。他是人類底永生主，因為我們必須終極地歸順他。他是我們的救

主，因為我們確信他救拔的權能，道義恢復的樂能，與性靈革新的權能。對於那救恩成就的方法，理論雖各不同，然而都承認他是所交付于他的生命底救主。

我們信聖靈。他于各人心中，是神之人格的存在，非罪惡志意所能排斥。他在各各虔誠心中，啓迪開導，引入于一切的真理。他是人類底希望，仗着他繼續的引領，世人可以發表他們最誠實的，最聖潔的熱望。所以我們深信神靈為我們的天父，深信聖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救主，且信訓誨指導我們的聖靈保惠師。

我們信聖書是信仰與行為底天則。關於這些神聖著作底時日，編纂，與著作之人的種種問題，我們就讓文學的研究去規定。我們斷不確認在這六十六卷中，是有醇無疵，亦不是說一切陳義，都可等量齊觀。我們所確認的，是任何正心誠意的人在這裡可以尋着信仰底規則，行為底指針。那就是神聖的，天與的。

我們深信祈禱乃是天父與他的子女間，經常的，有效的友誼方法。我們又信有益人羣的服務生活，因為與天父

相交的生活，自然要在好行為上發表出來。

我們信天下一家的聖教會，比公理宗，美以美宗，羅馬宗或其他任一宗的公會大得多，實在得多。凡是在他們裏頭真實的，都須兼容并包于此大公會之內。這個大公會是凡擁有并順從基督底靈的人所歸屬的。我們信這個大公會，在我們對於一切基督教團體的態度上，亦願努力表示這種信仰。

我們信從罪惡裏得救。世人由着悔悟及對神思的信仰，得以脫離一切阻擋他們生成神子底肖像的事件。我們更信死而復活，且信永生。論到在將來世界的最後安置如何，我們覺得聖書，理由，經驗，都未指明一宗理論，取消其他理論。所以我們在此點不敢聚下斷語，且聽將來的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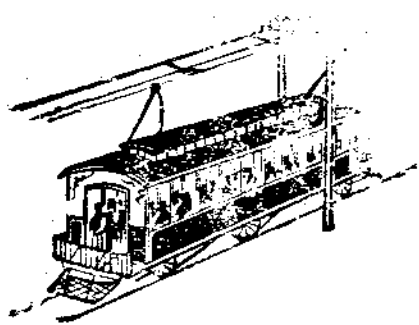
方才所提的公會，其中會友對於不死底觀念，各分數派，然而他們都贊同這說「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亦是什麼」，並且深信，在大決算時，就可看出那位全地的大士師，已按正義而行。他們按這里所條舉的公同信仰，宣佈他

們爲基督徒的公同決心。

現今不是還有無數的人士，未作教會的會員，未曾公然承認他們的信仰，然而他們若是平心靜氣地自己思量，不是就能够奮興，講說這些信望愛的着語麼？知識有所限，學術有所窮，只是一番仰慕的情，熱望的心，百折不回的志意，都必要求這些基督教真理，爲內在的生命底食糧！

這個以理性爲基礎，與尋常職務相銜接，由性靈經驗而活潑，底基督教信仰，乃是任何人今生最精美的，最可愛，亦是令人豫備來生唯一的，滿意的工具。

信條底利用



生
命



因信得救

美國卜郎恩原著
郭瓊瑤譯

乍看起來，聖經上似乎有三種不同的見解，論及救道。保羅所宣講的，是「因信得救。」「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亦因着信。」「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當信主耶穌，你必得救。」這些都是保羅所傳的特色，而為人人所熟知的。

雅各所傳講的，是「因行得救。」「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眷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亦是一樣因行為稱義麼？這樣看來有人稱義是因着行為，不是單因着信。」他的話語，似乎是引我們另從一種見地，來看救道。

約翰又主張「因愛得救。」「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由死入生，因為我們有愛。」

因信得救

「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然而這三種見解，非相反而實相成。真實的信仰，必在行為上發表；在天國內有效的行為，只能從我們所稱的信仰——即人對於神的態度——而來。雅各所描寫的行為，又只能從約翰所稱道的仁愛作出。實在的仁愛，對於神是信仰底態度，對於人是服役底態度。所以任何種論及救道的詳備見解，信仰，行為，與仁愛三者，是並行而相悖。

這里所以發生困難，由於認定信仰是「神學的意見」底原故。人得救不得救，不能憑着意見。救恩亦不是屬於神學的某宗派。所謂得救，就是革新而發展道義的生活，又接受又培養一種對神的兒子關係。這不是僅僅抱着適合的意見所能成就的。「優秀的德行，不是那種植物，只在正宗底土壤上開花。他們在正宗所不屑睨視的異端屬境內，亦舒瓣揚蕊，有時且含苞怒放，滿地芳菲。」

由意見而得救恩的說法底害處，在與人一種感想，以為永久的歸宿點，是憑着接受或拒絕某教條為得失，不憑

着道義的革新，及承受與神發生父子的關係為轉移。昏花喪亂者在臨終垂死的時候，仍被敦促的說，他們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是普世的救主，好像那樣宣佈神學的意見，大可改變未來的景象，真是奇中之奇。

信仰只是人對於神底道義的態度。牠是信賴底情狀，是委任他方的樣式，是盡量承受神待時所賜於人的仁慈。人自願自知地轉向神靈而服從神旨，就是改悔，就是轉宗。人既然同心改念，神就賜與恩典，並寬恕他，承認他輔助他。寬恕以前種種罪惡，認為天家的人員，助作天父的子女，這些就是組成救道的元素。我們只因信心接受這些由神所賜的。

譬如你家令郎，在你家中的地位，不是由於行為而有，亦不是由於他所服役的價值而來。他在你家有一分，只因爲順承你的慈愛，欣受你的輔助。他並不想用法子賺得那兒子地位，唯有因信靠你，受着就是。憑着你的仁愛——本乎恩——因着他的信仰，他在你家中有一地位。保羅所說就是這層意思，得救的道理，就是一人承受在天家的位

置。那不是你賺得來的。那不是存留在那里，等你服役工夫滿足，有權要求時，才行發放的。你唯有將所賜的寬恕，承認與輔助，一一檢收。「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亦因着信。」

惜乎我們所行，有邪無正。我們不像順命兒女，常住天父的屋中。此處我們不妨再引伸上文的譬喻。你家令郎，業已離鄉遠遊。他在那里結交敗類，胡作非爲。日日放蕩邪行，只見江河愈下。你有什麼辦法？你囑咐他急速歸來。你又確實地告知他，若是他改邪歸正，你豫備寬恕他，接受他爲兒子，輔助他作一新人。這是給他因信得救的道理。

令郎却主張說，他不配回家；他的行為污穢；他的邪惡，侮辱父親的尊嚴。他苦苦地求你，暫准他在外方改過自新，轉惡爲善以後，就回故鄉。這是由道德的修養或善良的行為而得救的見解。

你要他即刻返家，不是爲着他有什麼功德，只爲着他愛他，願賜他寬恕，承認，與輔助，這纔同他作成他得救

的事。若是他比時領受你的恩寵，他就是因信得救了。

浪子底比喻，確含有簡單可用的神學。使者到浪子那裏，明明提醒他說，他父親愛心不改常度，若是他回故鄉，仍住家中，他父親預備饒恕他。浪子既然離惡認罪，那作父親的，馬上就饒恕他，領他進入家中。他又即刻幫助他在家中的新生活。他大聲喊道，「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牛犢牽來宰了——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這個人是由他對於父親的仁愛有信仰，奮奔歸家而得救。這是聖書論救道的見解——不由行爲，不由意見，亦不由禮儀，只因信服這層事實：神是預備好了，來饒恕行爲不正的子女，恢復他們在天家中的位分，輔助他們度正義的生活。」

我們愛我們的小孩既然深厚，希望他們作好兒女的心更覺懇切，但是他們在家中的地位全憑一團信心。他們現今的好行爲，全由於那經常的，健全的信仰所推動。這是表明信仰與行爲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作天家的一分子，不

因信得救

是因為我們曾經獻上十一的進款於上主，不是因為我們用清正忠厚的道理待人，亦不是因為能夠循規蹈矩地到禮堂敬拜，只是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他仁愛底邀請。我們已經轉向天父，又已經盡力接受他的寬恕，承認與輔助；那末這種藉着我們確信主恩而建設的關係，就是我們好行爲出發的地方。

這層因信得救底真理，詩家早已見到。所以他歌詠道

：「你不喜愛祭禮，

不然我獻給你

燔祭你亦不喜。

……

神所要的祭禮，

是憂傷悔改的心。」

寬恕能用燔祭買來麼？實在不能。人能用服役換得過來麼？亦是不能。他只能用悔悟的心前來，白白地接受。這個因信得救的法子，是世人不可不用的。

宗教底真理，常被儀文所蒙蔽。世人只是獻祭燔牲，

洗杯潔盤，薄荷茴香，十分奉一，以為生死關頭，只在這些事上。此時耶穌不得不來，重新宣傳這萬古不磨的福音——神愛世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世界。世人信他，領取他所賜的東西，效法他的服務，就是得救了。

羅馬教會後來又大興繁文縟節，直令宗教成為儀文苦行的宗教，冀邀天寵。此時要澄清教會的浮渣，又不能不屬望於哲人。幸路得氏乘時而出，目擊羅馬教制的乖邪，趕急用他因信得救的教義，鼓動日耳曼以及全歐。於是宗教的革新事業，大告成功。總之，神的寬恕，承認，與輔助，絕不能從祭司買來，亦不能用儀文換來，更不能拿苦行賺來；完全是神所賜的恩物。

我們展讀歷史，就查得，除非藉着簡單的，大膽的向罪世宣傳「因信得救」的福音，不能有宗教底大奮興。使徒保羅，克涉屯，路得，衛斯理，厄德瓦，芬尼諸氏底講題，都是這個。救道是白得的，不能買的神賜，信仰是取得神賜的人工。

因信得救底道理，亦可用羅俄氏 Victor Hugo's 所著

的孤星淚“Les Misérables”作一說明。書中所描寫的費斤氏，Jean Valjean原來是一搖櫓犯。他覺得處處受人藐視，似乎社會因他有犯罪行為，絕不肯施以寬恕。刑期已滿，雖被開釋，只是他一往酒店，酒店下逐客之令；意欲尋機操作，又無人稍肯僱用；甚至於投宿狗舍，狗亦信信相待，不任逗遛。天地雖寬大，容身在何處！最後他走到會督家中，會督竟招他進去。會督稱他為先生，尊他為君子，請他坐上席，留他住精舍。這位會督早知費斤氏曾作過搖櫓犯，但是仍寬恕他，承認他為同胞，幫助他度一新人的生活。

那種待遇，是費斤氏賺來的麼？他絕不會為會督作過一點事體。那罪犯得那種利益，是由於他的神學的意見麼？他還有什麼神學的意見，因為帆船中無人教授神學。那會督將恩惠白白地給他，費斤氏亦白白地受着就是。那就是他所得的福音真理。那亦是他的救底起頭。在這位神僕身上，他看出一張畫圖，表明神靈自己願意赦宥，輔助那會作邪惡者底事實。他既然承受這天賜的佳音，就奮力前進地

投入基督式的服務。起點只在那會督用身教言教，傳講因信得救底簡明教義。所以本乎恩典，非本乎意見，非本乎儀節，非本乎行爲，只是本乎恩典，人方因信得救。

世人誤以爲信仰這件東西，人若行用一次，就算完事，以爲遵從某種計劃，某種教條，就永遠成「得救的人」。其實信仰全是對於神靈底恒常的道德的態度。「義人因信生活」這話足表明信仰是靈魂對於神一種永續的關係。

我們一旦回頭看耶穌實用的方法，就更覺得這端道理何等的明白！他到底是怎樣救人。他走到一個慳吝的，貧婪的，不義的稅吏底家中。撒該不知道他如何需要基督，只是惠顧他。此時稅吏心中，不得不怦怦然動。「這個稱爲神子的大教師來我家中，認我爲人，竟與人人所賤視的稅吏的我同坐同食！」他們二人相與晤談時，撒該對於生活，乃得一新見地。因爲基督的友誼底感力，撒該已成爲新人。在耶穌臨行以前，這位有罪的稅吏肅然說道，「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隨即說道，「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爲他亦是

亞伯拉罕的子孫。」

撒該不會贏得他的救法。現在他改邪歸正。他已宣佈一個豫備未來的新意向。他已欣然承受耶穌所給的寬恕，承認與輔助。那主張苦行及儀文的人並不能夥蒙蔽過義的復元工夫。就是關於代身論，政體論等等的特別意見，亦在所不需。一件確有價值的事，只是比時承受耶穌所常常給與新的生命恩物。這種白白地施，白白地受，底生命恩物，就大大發出復新的品性，與在天家的子嗣關係。



生
命



詩

永生永死

(一名唯識論與啓示
錄十二月十二日)

(我不該用宗教的經驗打做油詩
只是人生有時實在是滑稽之極)

知爲

串錢的麻繩一斷而爲兩
無數的小錢在瓦片裏亂滾
又似霹靂打散了一群羊
山邊上不可收拾的狂奔
但是人生最後的解組
要剩種種斬不斷的因緣
變大我爲無數小我的痛苦
所以某少年有自殺的今天
今天以前某少年的記憶
是黑板上擦了去鉛粉
再沒有戀愛憂愁的痕跡
這才是所謂看破了紅塵

詩

這世界不必爲他哀哭

又不是寡婦孤兒的狂死

上了這山坡的不再退縮

茅亭上好掛他得勝的死尸

到此有許多人解除了隱痛

有許多人得見最後的靈光

除了普陀山的觀音洞

沒有比此地好死的地方

上山坡大約在五天左右

每一步是不會再跨的一步

總不料在那山路的盡頭

早有一個不要死的聖徒

從前有四個白髮的聖徒

每在五更來此地祈禱

後來有三個走上了天路

留他一個人天天的起早

「神呀，我的主呀，天國快來唉

生 命

像經上說太陽要變血
你放火燒盡這戰爭的世界
來接我進永遠太平的神國
你把這根白髮變成黑
讓我睡在亞拉伯罕的胸前
天使的洋喇叭不停一刻
聖徒的賽會不間斷一天
少年人再忍不住冷笑了
那一笑是大旱以後的細雨
生命樹的枝葉不再枯焦
求死反不及求生的有趣
老聖徒聽了惡魔的笑聲
心裏仗着聖靈的寶劍
破口而出的「魔鬼的子孫
竟敢趁五更來同我相見」

後來在下山坡的路上

兩個人像已經悟會了人生
大凡太陽照到的山坡上
也沒有永死，也沒有永生



討論

基督徒與信仰

劉汝剛

甚麼叫信仰？你把這句話問個多年入教的教友或者在教會裏也佔個甚麼位置的人，我想他，不能還你一個正確的回答。

對於基督教種種的問題，你的「信仰衡」有沒有準確的定論呢？對於聖經你是怎麼個信仰呢？這兩句話，也是叫他難以回答的問題。

我可以自豪的，就是我從小的時候受過基督教洗的。基督教和他的聖經，是會研究過的，到了今天還是依就的往前研究。所自愧的，未曾在神學家面前受過業。因此這「信仰」二字，我也不會給他一個定而不移的界說。所幸的是著作希伯來書的這位古聖，在他的著述裏曾說「信仰就是所盼望的事的實底，是未見的事的確據」我倒也還滿意這種的定義。

基督徒與信仰

我們對於基督教由於聖經中而發現，需待信仰而解決的種種問題，是站在甚麼地位上呢？

自然，這不是一言兩語所可解決的問題。要打算追究這種種的問題：第一，須要舉出這些問題來；第二，要研究；第三，要決定。如此這因研究而成立的，理性的信仰，便不是迷信，便不是站在沙土的根基上。人云亦云，道聽途說的信仰，便用不著這三步了。

我們對待這些已經舉出來，發表於世的問題，以及個人對於聖經疑慮，而待發表的問題，絕不可因噎廢食，怕一研究，就從這「舊信仰派」跳進「新信仰派」去。也絕不可取「索隱行怪」和「鑽牛角」的研究法，以至漸漸的演到非新非舊，且信仰也沒有了。

我很相信，今天有好些中國人，研究這聖經中所發現種種不可思議的問題。因為他們不可思議，所以需待信仰而解決了。我對於研究這種問題的人們，要介紹四句話。兩句話是論到研究當持的態度。兩句話是論到研究難免的危機。

我們研究這些需待信仰而解決的聖經問題，當持的是那兩種態度呢？第一，是不怕干涉的態度。第二，是尊重別人信仰的態度。

不怕干涉的態度 基督教傳到中國，近百二十年。最可憐的是聖經還沒有成了中國人的聖經！這話怎麼講呢？我們看今天的神學校，有那個是中國神學家設立的呢？有幾個中國人執神學界的牛耳呢？就是今天側身在神學界的幾個中國人，對於這些問題，爲了各方面的壓迫，能不能够「盡量的」「自由的」發表出來呢？有時他們有幾篇文章，傳述於世。不研的，不研究。一般有心追索真理的人，味朽壞境空氣的密率，即或贊同，焉敢執詞。這要算是中國教會今日極不幸中之一大不幸事了。非宗教的出版物關乎基督教的問題，每有著述，由於他們論文的字裏行間，可見了他們的研究，和那不怕干涉的研究。然而基督教的出版物，偶或有之，亦絕少快斧利刃的具體文字。以對外而論，不能不算可惜，不能不算奇怪。以對內而論，爲了種種的緣因，也算是有大不可能的理由了。那麼，中國

教徒今天怎麼樣使這本聖經，成爲中國人的聖經呢？這本聖經在中國裏今天已經有了他的價值和地位，所以中國教徒必須勇敢的接受，方能應付今日所謂新文化的潮流，使基督光，照耀於今日中國人的人心。怎麼接受呢？一，現在掌教會權，爲宣教師，爲牧師的人，對於中國教徒所表示的信仰，應持旁觀的態度，免去這宗教專制。二，中國教徒須取一種不怕干涉的研究聖經，敦厚你這宗教的真正信仰。如此的聖經，方能算得中國人的聖經。纔能造成中國人的信仰。

尊重別人的信仰態度 這信仰在一個人的腦府裏，靈魂裏，是神聖的，是獨裁的，是最高的，是隨智識，能有變遷的。前十多年北方的鐵路，還沒有修好。有一位從上海赴會的一位牧師回去報告說，在上海有火車，一列四五輛，不用騾馬，只借汽機，一點鐘要走百餘里地了。有一位教友，不但不信，且說，我們本鄉頂好的騾車，起早睡晚，一天也不過走個百餘里路，焉有不用騾馬，而會走的車呢？現在你報告他所沒見過的飛行機，無線電，舉一反

三的，他也都信了。這聖經的信仰也是如此。你的「信仰眼」見了一種的確的真理，只因爲信仰是神聖的，是獨裁的，是自認爲最準確的，所以他不會領受你的信仰。因此進種種的辯難，便行銷於神學界歷久不休。所幸的，「信仰」是隨智識，能有變遷的，所以你須尊重別人的信仰，免人們的跌倒和同情，吸收人們的高見和同情，久而久之，真理便發了那極燦爛的光輝。古聖保羅曾說，「恐怕你們這自由，成了軟弱的人的絆腳石，」又說「食物若叫弟兄跌倒，我就不吃肉，這就是一個尊重別人信仰的遺範了。」（哥林多前書八章全篇）

研究這些聖經信仰的問題，有什麼危機呢？一，驕傲；二，分爭。

驕傲：研究這些聖經中信仰的問題，不是一種靈修的工夫麼？驕傲！不是品行中的一種惡品行麼？二者焉能相提並論呢？法利賽人和稅吏的祈禱，不是有趾高氣揚，和低頭伏小的分別。禱告是與上帝說話，尙能驕傲，研究聖經，自亦無不可了。人們對於他自己的信仰，既承認是最

準確的，這是正對的，是應該的。但是同時他不該拿他的「信仰衡」去量別人的信仰，品評別人的信仰是異端啦，是新道理啦，是舊道理啦，是不合乎聖經啦。加了別人的一種罪名，也就看別人在地獄門前侍立，等候進去的了。這輕看別人信仰的事，便是驕傲的對待名詞。這種的事，最能叫真理生鏽，不發光輝。最能消滅自己的追索心，以爲今日的見解，便是千古不移的信仰。叫人們不會進步的，就是這種驕傲虫了。

分爭：今天的中國教會，已經露了這種危機的苗頭，將來爲禍不小。全國的中國教徒不可不急起直追，以期挽回的，就是這中國教會將來分門別戶的禍。中國的教會已經被這遠西教會歷史的沿革，經濟的來原，信仰的爭辯，教政的派別，國際的牆垣等等的關係，把個整個圓圈的教會給四分五裂，造成了這七零八落的教會了。這幾年由於各方面的熱心禱告和提倡，這教會合一的事，是日演日近，大有了成效。那知「信仰潮」又流入華夏，分了新舊，彼此遞了衰的美敦書宣起戰來了。這不體恤，不虛心，互

持成見，各走極端。真叫中國教會吃了無形而無限的虧損!!!一般的人們，還沒把新舊的界限弄清，只要有人對於聖經的問題，解釋稍異於前，講法略開新奇，便給他加上個新派的頭銜，從此就採取黨同伐異的手段，大施總攻擊的行爲，不勝不休。嗚乎！真理安在？善意的互相攻錯，藉資策勵，固無不可。吹毛求疵的爭辯，和不准是非的成見，我實在認爲是追求真理的魔障。聖經還沒有成了中國人的聖經，教會還沒有中國人的教會，信仰何能有中國人的信仰。中國教徒現在既談不到「信仰」二字，這新新，舊舊的幾派別，自然不是由於中國教徒產生出來的了。所以今日握教會政柄的使者，你們不可再把難擔的擔子，加在中國教會的肩上了，就是這由信仰而生的擔子，以致叫這七零八落的教會，又裂爲新新，舊舊的七零八落的教會了。教會來日的裂紋，都是由於今日的分爭，就是這無味的辯難。古聖保羅勸提摩太的（提摩太後書二章二三節）今日我們也可以引來互相勸勉了。

以上諸端，是否有當，尚望國人指導。



關於童嬰領受洗禮底討論

我不是基督信徒；但是我的基礎底以至大學底教育，差不多全是在教會學校裏受到的。我參與過宗教底儀式，已不只十百次了。有一件事，最使我不佩服底，就是童嬰領受洗禮。

我深信這件事與教會和童嬰本身，都是有損無益。常時看見看為父母的，抱着個週歲底嬰兒，或是拖着個五七歲底幼童；到會堂裡當眾由牧師給施行洗禮。我總不明白，「為甚麼他們要這樣做？」

信教不是要真誠底嗎？教會不是要真誠底信徒嗎？奇了！那週歲底嬰兒，和那五七歲底幼童，也懂得真誠底信主嗎？真慚愧！怎麼我在教會學校受過多年教育，還不如小孩子們參透了真道，誠信底受洗呀？

要真誠信教，必須先明白這個教，然後甘心情願底皈依；甘心情願底皈依，是自動底呵！那為父母的，果能感動嬰童，使嬰童明白，然後嬰童甘心情願底信主嗎？我敢說，幼年嬰童的理智，決不能理解到，或是決定，他們終

關於童嬰領受洗禮底討論

身當依從虔信的主。我曾見牧師的手，剛向嬰兒頭上摸，那呱呱底啼聲，已震滿全堂了。那童嬰是悔罪哀哭麼？嬰童那得有罪；那得有可哭的呢？童嬰受洗，不過為父母的多此一舉罷了！基督徒當宣揚主道，是對底；在家庭內宣傳也是對底。但是宣傳自是宣傳，明知童嬰不能作有把握底確信，就不必強拉他們入教。我認一家之中，父母信教；而子女不信教，不是基督徒家庭的缺點。我見幼年受過洗，長年脫離教籍的真不少了。他們都說是父母當初是那樣包辦的，却非他們自願，所以出教，不算敗德，不算無信仰心，因為從小他們便沒信過！

教會的發達，好處，和榮耀，在乎真信徒多；不在乎泛泛底信徒多。那末，教會給那不信底童嬰們施洗，並也接受他們，却為什麼呢？這類矛盾底事，簡直似乎不能理解！聖經說：上帝（或基督）愛小孩，因為他們的心地清潔。（此類話，在聖經中多有，我不便引原文了）。看來接收童嬰，給童嬰施洗，似乎是有聖經可據底了。但是，我說，這是錯了！這是誤會了聖經的話了。童嬰的心地是

清潔，其奈他們不懂教，不信教何？他們不懂，不信，那末教會何必要這不信的人們作爲信徒呢？我信，我認，聖經的這類話，是不錯底。牠的意義是要人——有信仰且有理致底人——的心地，當如嬰兒的心地那般光明誠摯，無欺僞渣滓，才得上帝喜悅。原來是有信仰底人，心地應當有嬰兒底清潔，或說似嬰兒般清潔。並不可看死了原文！

教會是何等莊嚴底啊！（我却不是說教會常有階級和其他底畛域！）但是教會當以「誠信」和「不信」爲界，爲教徒的條件，或鑑別器。假冒爲善底大人——有理智的人——，是不能看出的。我們不能證實他們是「誠信」或是「假信」，只得由他良心，他們要混入界內，也是沒法；但是我們確信童嬰沒有「明教」「信教」底智力，我們不應使他們被動底加入教會！我們，或是基督徒們，應該向童嬰說教，却不要強他們經過那儀式底信教，免得失了教會的莊嚴！

我的話算說完了。我總恐怕我的思想太幼稚，或是研究太淺，說出來，要算在大師，長老，們面前放肆了。但我想懷疑着，倒不如領教一下，所以大膽寫將出來。

這是燕大的某君的投稿，他在稿上未署名，而我又拿他的來信失去，所以未能將作者姓名登出，特向作者道歉。

（記者）



耶穌的戰爭觀

紹明

耶穌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約翰十六章十二節）足見他當日只是因機立教，隨順時地因緣。時地因緣既是變動不居的，那末耶穌的教訓，也常常時引申擴大，然後能應用到無窮。乃後世宗徒自保羅而後，於發揮真理，闡揚道要的事業，二千年來，竟成絕響。不但無所闡發，就是教主博大無極的精神，也被他們掩蔽了許多，現在的教會，幾乎都不是真耶穌教了。推原其故，約有四種：

甲，因陋不通：動說聖經上的話已經說盡了，一字不可增減；頌主詩歌一百五十一首，反來覆去的說：「其言已說盡，尙有何可再增。」我以為以此頌主，正是辱主呢！

乙，習於謔妄，顛倒是非，陽託教徒之名，陰亡教徒之實：就如獨身不娶一義，自路德改教後，新教的人，竟多視為異端，并不想耶穌在世是如何，保羅又曾說過什麼來；諸如此類，真不勝舉啊！

耶穌的戰爭觀

丙，注重支離瑣碎穿鑿附會的考據：今天說這一章是假的，明天說那一節是真的；這個人以為是真的，那個人偏說是假的；這個人說是如此，那個人偏以為是如彼；紛紛聚訟，罔知宗趣。以至啓示錄上幾個不關宏旨的數目字，也要講得連篇累牘，自詡淵博；神學校便拿了去做講義，淆亂學生的思想，耽誤青年的光陰，至於根本教義，却茫無所知，辜負主恩，莫此為甚哪！

丁，附會舊約，迎合世情：舊約不過是猶太的歷史，夾雜着許多的神話，和野蠻時代的鄙風陋俗，於真理上實在無可借重。耶穌當日引用，不過是對猶太人說法的權變，不必一定執着。就如詩篇十八篇所說的上帝，完全是部落時代保護神的觀念，全背耶穌的教義；現代的宗徒，應該提出來辯駁才是，為什麼聚會的時候，還強迫着學生，齊聲去念呢？難道你心目中的基督教，就是如此嗎？現在是二十世紀啦，離着利用人民龐雜不純的迷信心理，以滿足自心的欲望的時代，

已經遠了！我們教會中的人，也該醒醒啦！

如上所述，都與耶穌淵深如海的智慧，廣大無外的愛情相背；竟將一個活潑潑地，萬世常新的基督教，變成一種遠古時代的廢物，爲一切學者所蔑視；使我救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就有增無減了。紹明不自量度，敢發宏願，盡此短生，爲我救主掃除塵羅，伸此奇冤；今日此文，便本斯旨；願一世同心人，有以教我。

贊成戰爭的人，往往說出兩種最大的理由：（一）爲公義合人道；例如美洲獨立及釋放黑奴等戰；最近的歐戰，美國人也是打着這個旗幟，加入戰團；（二）抵禦強暴的侵略；此等事例最多，主戰的人，幾乎全是如此說；均勢主義，亦依託其下。

這兩條理由的是非，要分開講；一方面是屬於世俗的道理，一方面是違背耶穌的教訓。世俗的道理，果能行得公允，便爲正當；（但以戰爭爲道理，斷不能公允正當；既不公允正當，又與盜賊何異。）非僅無過，且有尊榮；什麼漢簡留名啦，丹青垂相啦，多是紀念此種事業的。在

耶穌的看法，却正相反，後世宗徒囿於世俗，人欲橫流，不明真理，鬧得基督教愈盛行，戰爭也就愈加多；基督教愈推廣，侵略主義也隨着他伸張；請就近看中國的國恥，幾何不是與基督教有關哪！這也是基督立教的本意嗎？講到此處，我就不能爲西國恃武力爲護符的教士，曲加寬宥了。耶穌的觀念，根本上說只是一個愛字可以包盡；分析着說，有以下四條：

（一）犯而不校：「不要與惡人作對，有打你的右臉的，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馬太五章三十九節）

（二）以德報怨：「要愛你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五章四十四節）

（三）尙同於天：「他（指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五章四十五節）

（四）恆久饒恕：「因爲上帝以外，沒有良善的；自己眼

中有梁木，怎能對弟兄說，容我去掉的眼中的刺呢。所以應當饒恕人，到七十個七次」。(就是無限的意思)

再看耶穌的行爲，寧肯自身到十字架上，始終不與仇視他的人作對；當着彼得砍了大祭司的僕人的耳朵，他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爲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馬太二十六章五十三節) 天使二字，不可死看；但就耶穌當日的神通，決非羅馬兵丁所能擒捉。他自己也曾說：「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捨的，在世上沒有人能奪我的生命。」可見救主上十字架，完全要發揮自始至終無抵抗的奧妙意義。在十字架上又禱告着說：「求父饒恕他們，因爲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作的是什麼。」這種教訓，是何等真實！爲什麼後世宗徒，毫不念及；仍自攜帶刀槍去爭戰不休呢？基督在天，當如何歎息！

但就上述，耶穌的言行歸結起來，就是：既有戰爭，既有抵禦，便無人道，便無公義。人道公義，只是愛，只

耶穌的戰爭觀

是饒恕，只是忍耐，全人類無一不是弟兄，無一是仇敵。無有國界，因爲國界是罪惡湊成的，無有種界，因爲信奉主的人，全是兄弟姊妹；(馬太十三章五十節)一切分別，皆是迷惑。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用刑罰懲戒其他的人，即知沒有一個國常用武力強奪其他的國；因爲殺人流血，無論如何，都是罪惡。就是十字軍的戰爭者，在耶穌看，也只有罪過，毫不足稱。因爲耶穌的道理，完全是愛，只有愛，別無他事。

我開章說後世宗徒掩蔽了耶穌的精神，且於此處略舉數例說明：

甲，千九十九年高德夫瑞率領十字軍，攻進耶路撒冷；將城中的回民，屠殺殆盡。教會中人，對此反公然稱讚，視爲典型，至今不衰。(見王克思教授教會偉人傳略)

乙，英法戰時，英國牧師禱告上帝，幫助英國軍隊打法國；法國的神甫，也是如此的禱告。(見斯賓塞羣學肆言)

丙，歐戰時，我親耳聽見過多少西國的教士禱告，求上帝

幫助聯軍打德國；並且看見他們許多的人，扔下他們的工作，回國從軍。更有一段事實，可以證明：前四個禮拜，劉廷芳先生主領學界禮拜，演說基督教的新文化，提起美國教會的精神，他說了幾件事，內中有一件說：「歐戰的時候，美國政府徵兵去打德國，第一番去了，接着徵第二番；第二番又去了，接着又徵第三番；當着這個時候，爲父母的，實在有點捨不得這第三個兒子，再去打仗；於是國內各地的牧師，忙着預備祈禱詞，和演說文，直費了幾天的工夫；到了禮拜日，牧師登台祈禱演說，果然痛快淋漓，散會後，父母愛兒子的態度，爲之一變，歡歡喜喜的打發他們的老三去上陣」。這個消息出自劉先生口裏，當然可靠；但我當時聽了，心中是何等難過！

丁，西國來華教士，多帶防身手鎗。（此事我亦有切實的證據，此處不必說出。）

像這類的事，說兩個月也說不盡；我以爲這都是但驚

傳教虛名，不肯真心求道的結果。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要同諸位先覺們商量：我以爲傳教第一要看得真理透切；第二要不隨世俗轉移。現在的教會裏，第一步就難得；第二步簡直無有。試看他們無論做什麼事，似乎全要迎合社會的心理，甚至也要迎合一般卑鄙齷齪軍閥政客的心理，就可明白。在他們的意思，以爲不如此，道理就不能廣傳。就我看來，這樣傳法，愈廣傳，愈亂真，非徒無益，反爲有害；因爲他們只求人的喜歡，不求上帝的喜歡。如此便是帮助人心的罪惡增長，尙可稱基督徒嗎？耶穌當日，如何上了十字架；現在爲他的門徒，就當如何跟隨；不如此，就算不得真基督徒。耶穌說：「你們要進窄門」，就是此意。現在教會的大弊病，就是少有人來上十字架；這不是故意與自己爲難，因爲耶穌的立足點，現在的教會幾乎完全背棄了。豈知不用我們自己的血來傳教，真道就無人了解。耶穌反對戰爭，因爲那是流旁人的血；要在我們自己的血，無論何時，當爲大衆流出來；能如此，便算基督徒，可以去傳道；不能如此，

便不是基督徒，不配去傳道。道種是不斷的，不勞你瞎操心，你那害基督教的傳法，終是毫無益處的。俄國詩人愛先珂說：「我們自始至終，是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我們厭惡一切戰爭，我們憎恨一切壓迫。……我們決不加入革命黨，為他們的而呼號，反抗壓迫他們的人，為祖國的政治上和經濟上而戰爭；不，我們寧可同不懂革命的民衆在一處，我們陪着他們忍受，用我們的友誼的，胞與的愛，安慰他們的憂愁；用我們自由的歌，鼓勵那弱者；用希望振作失望者的心；扶起那些壓在社會負擔之下的，陷於悽慘生活之中的，踏在強有力脚下的人們。……我們決不學共產黨用武力剝奪別人的財，但我決不為保護自己的才產而開仗」。(錄晨報副刊)英人霍德進在西山夏令會演說：「有一個俄國少年，當着國家要他打仗的時候，他說：『天國近了，我不去打仗。』他的軍官說：『現在的世界，只講強權，那裏會近天國，』一少年說：『天國對你尚遠，對我已近，並且已經在我心內了。』像這樣的人，他就是沒有在教會裡記過名，受過洗；在這一點上我必

信他比現在那些牧師，今天在會堂裡講博愛，明天就到戰場上去殺人，高出萬倍。我更信，這樣的人，就是反對基督教，將來也必能得救，因為他們已經得着了耶穌的心。那些假冒為善的牧師，雖然天天站在教堂裡祈禱，却永遠見不着上帝，不能得救；因為他們已經丟棄了自己心中的基督。現在英美的傳教士，在中國口口聲聲講親愛，但是他們却不反對戰爭；他們的話，就終不可信，他們所傳的道，也萬不足信。料想將來再有戰爭，他們對付德國的手段，——祈禱演說，必再發現，立刻出會堂，上戰場，與他素日講親愛的教友們相見於鎗林彈雨之下，這便是他們實行親愛了。但是這實在害了他所信的耶穌教道啊！大丈夫存心，總要光明磊落，不可盲從世俗的習氣。果然我所信是真的，便當說出來，行出來；如果所信不真，便不必帶這副假面具向人。如耶穌言：『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進去，』這不但

不配做基督徒，在世俗中，還算下流呢！

本月刊是幾個同志組織成的，一切費用均由同人自己擔任，對於同情者的投稿，自是歡迎，惟酬金因經費不充裕的緣故，祇好從缺。因時有人來函詢問，特此聲明。

生命月刊社

THE LIFE JOURNAL is a publication of Cheng Tao Tuan, an organization of Christians who wish to do their share in meeting the religious needs of the Chinese in response to the Renaissance Movement. Its aim is to witness to the real power and strength of the truth of Christianity.

The scope of the paper is to study:—

1. Biblical liter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2. Christian theology.
3. The social application of Christianity.
4.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hurch.
5.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religion.
6. The problem of religious education.
7. The problems of a Christian Renaissance i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per are:—

1. International.
2. Interdenominational.
3. Non-partisan in politics.
4. Independent of ecclesiastical control.
5. Scientific.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monthly except in July and August. It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 of Cheng Tao Tuan,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nce, material and publication.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erve also as contributing editors

J. S. Burgess, M. A.	Timothy Yu-wan Jen, M. A.
P. C. Chang	T. T. Lew, Ph. D., B. D.
T. C. Chao, M. A., B. D.	H. F. Lin, B. A.
K. L. Chen	Y. C. Mei
S. P. Chen	Luella Miner, Litt. D.
C. Y. Cheng, D. D.	John W. Nipps
Ruth K. Y. Cheng	K. L. Pao
S. Y. Chi	L. C. Porter, M. A., B. D.
J. L. Child, B. A.	J. L. Stuart, D. D.
Lily K. Haass	S. C. Ting
P. C. Hsu	L. C. Wu
Hsueh Cheng Ha	Y. T. Wu
P. Hutchinson, Ph. B., S. T. E.	David Z. T. Yui, Litt. D.

Vol. III, No. 7 &

April 1923

命 生

THE LIFE

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Editor—N. T. Lewis

主 幹 劉廷芳

Managing Editor—H. C. Hu

經 理 胡學誠

Religious Experience Number

Address all Communications to the Managing Editor

Y. M. C. A. Peking